

旧约中的福音

四面受敌却满怀盼望

但以理书中的福音

乔治·M·施瓦布

四面受敌却满怀盼望

旧约中的福音

本系列以旧约人物生平为主题，面向
平信徒与牧者，旨在鼓励以基督为中
心的旧约阅读、教导与宣讲。

伊恩·M·杜古德
丛书主编

- 《合神心意的人》，马克·J·博达著
《呼求申冤》，大卫·R·杰克逊著
《背道中的信仰》，雷蒙德·B·迪拉德著
《从奴役到自由》，安东尼·塞尔吉瓦奥著
《从饥荒到丰盛》，迪恩·R·乌尔里希 著
《四面受敌却满怀盼望》，乔治·M·施瓦布著
《以马内利，我们的代替》，特伦珀·朗曼三世著
《隐秘的护理》，布莱恩·R·格雷戈里著
《一段通向完全的旅程》，马克·贝尔兹著
《游走于应许与现实之间》，伊恩·M·杜古德著
《活在不息恩典的保守之中》，伊恩·M·杜古德著
《活在不灭的希望之中》，伊恩·M·杜古德和马修·P·哈蒙合著
《在风雨如晦的时代渴慕神》，特伦珀·朗曼三世著
《神圣之爱永不止息》，迈克尔·P·V·巴雷特著
《重返伊甸园》，扎克·埃斯温著
《行他们眼中看为正的事》，乔治·M·施瓦布著
《审判与怜悯中的救赎》，布莱恩·D·埃斯特尔著

四面受敌却满怀盼望

但以理书中的福音

乔治·M·施瓦布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Hope in the Midst of a Hostile Worl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Daniel

George M. Schwab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6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本书献给那些背井离乡、在异域（喻指“巴比伦”）中坚守信仰、直面各种挑战与张力的人们，特别致敬厄斯金神学院院长、美国陆军少校兼随军牧师 R.J. Gore Jr.

愿他平安凯旋。

目 录

前言	ix
序言	xiii

第一部分

将但以理书作为一部完整著作来解读

1. 如何阅读但以理书	3
2. 为何选择叙事体和末世启示风格?	11
3. 作为智慧书的但以理书	19
4. 范式	25

第二部分

亚兰文篇章：黄金与白银时代	35
5. 尼布甲尼撒的头	37
6. 尼布甲尼撒的伟业	47
7. 尼布甲尼撒的树墩（疯狂）	57
8. 墙上的字迹	69
9. 崇拜人类	81
10. 驾云者	95

第三部分

希伯来篇章：青铜时代	109
11. 次末的小角	111
12. 理智	121

13. 卷轴上的字迹	131
14. 天界之战	149
15. 地上的战争	157
 第四部分：尾声	 173
16. 离终结还有多久？	175
结束语	181
 注释	 183
延伸阅读	189
经文索引	192

前言

新约藏于旧约之中；
旧约显于新约之内。

——奥古斯丁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彼前 1:10-12）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2-27）

先知们苦苦探寻，天使们渴望得见，门徒们却未能领悟。然而摩西、众先知及全部旧约圣经早已预言——耶稣将要来临，受难，而后得荣耀。上帝在旧约中开始讲述一个故事，其结局令听众翘首以盼。但旧约时代的听众始终悬望未竟：情节已然铺陈，高潮却迟迟未至。这个未完成的故事亟需一个结局。在基督里，上帝为旧约故事赋予了高潮。耶稣并非不宣而至；他的到来早已预先在旧约中宣告——不仅通过关于弥赛亚的明确预言，更藉由旧约中所有事件、人物与境遇的故事脉络。上帝正在讲述一个更宏大、贯穿始终、浑然一体的故事。从创世记的创造叙事，到被掳归回的最终篇章，上帝逐步展开他的救赎计划。而旧约对这个计划的记载，总以某种方式指向基督。

本系列的目标

《旧约中的福音》系列丛书由我的两位恩师——特伦珀·朗曼和阿尔·格罗夫斯发起，我个人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从他们身上，我学会了如何辨识旧约中蕴含的福音信息。我深切认同他们的信念：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是上帝整全的启示，其主题的整体性体现在基督身上。本系列研究将继续秉承他们的初衷：

- 阐明基督的启示如何贯通于旧约之中

前言

- 促进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阅读
- 推动基于旧约、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与教导

本丛书主要面向牧师与平信徒而非学者撰写，其设计初衷首先是服务于教会，而非学术界。

我与特伦珀和阿尔的期盼与祷告始终一致：愿这个系列能持续激发人们对旧约的兴趣，因为它是一本不断指向耶稣基督的书卷——指向他的受难，以及随后来临的荣耀。

伊恩·M·杜古德

序言

我的但以理书课程于 2001 年 9 月 12 日开课，就在恐怖分子炸毁世界贸易中心的第二天，约三千人丧生。与全国其他人一样，学生们陷入震惊，试图理解这难以想象的事件。有人近乎歇斯底里地说：“我们已经输了，因为他们愿意为信仰赴死！”另一人淡化恐怖：“这没什么，几百万在奴隶制度里死去的人，也没人为他们掉眼泪。”有人怒火中烧：“他们是疯狗，只配被核弹消灭！”少数人痛苦地问：“基督徒不该宽恕敌人吗？”一位学生困惑地问我：“人们能以上帝之名行此恶事？”，他望向讲台上的我寻求答案。

我开始讲述但以理书。我们目睹双子塔倒塌时的感受——正如犹太人看着圣殿焚毁坍塌。他们的同胞同样以巴比伦神马尔杜克之名被屠杀。那个黑暗日子里美国人的感受，与但以理书中可怕的时代背景共鸣。但以理本人也被骇人异象所困，生活在智慧失效、无法辨识时代征兆的族群中。这不是用来轻松填充末世论框架的愉快读物，而是为需要神学视角与坚实根基的困感受难者而写。这既刻画了圣殿废墟中的流亡犹太人，也映射着现代读者的处境，他们当世界似乎在他们周围崩塌时阅读但以理书为了希望和安慰。耶稣是

万王之王，是承受国度的人子。他是站在圣徒位置上的唯一形象，其命运与圣徒紧密相连。历史将充满兴衰更迭、可怕的战争与战争风声、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分子。上帝的子民在这罪恶的世界中呻吟，等待最终的昭雪。正是在现实世界的熔炉里，基督徒透过这份坚定的希望异象寻见耶稣。不仅于此，在世界悲剧历史的展开中，耶稣始终是统管万有的君王。

第一部分

将但以理书作为一部完整著作来解读

第一章阐述了如何解读但以理书中的叙事与启示录部分，并提供了全书框架（需考虑其采两种语言书写的特性）。关于但以理书成书年代的考证及其对解读的影响，将在第一、二章中重点探讨。

第三章论证了但以理书作为智慧书的本质，其特质与箴言、约伯记相仿。该书的核心教导之一在于：圣徒在逆境中能实践上帝启示的智慧——这种智慧比世俗智慧更为深邃，能切实解决现实困境。

最后，但以理书第一章为全书奠定了模式框架。某种意义上，所有重大议题都最先体现在开篇章节中。这一观点将在第四章展开讨论。

第一章

如何阅读但以理书

这本但以理书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这是圣经中最易理解的部分之一；其次，也是最难的部分之一。前六章是一系列故事，明显旨在向读者传达“效法”的信息。世界各地的孩童都听过但以理在狮坑中的故事，并被鼓励“敢于做但以理”。这种对故事的运是恰当的，也是作者的本意。然而，即便在此处也存在启示学元素。尼布甲尼撒在第二章和第四章的梦境极具象征性，需要解读——与但以理书后半部的式完全相同。后半部中，那些深奥的异梦和异象同样呼吁读者与圣徒认同，并为即将来临的试炼做好准备。事实上，前半部的故事可视为流亡时期犹太人经历的案例或例证，它们以具体的现实感充实了但以理书后半部分的内容，后半部分则更具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内容。但这些故事并非为未来设定程式化的模板——这正是启示篇章的功。因此，但以理书的前后两部分相互映照；唯有二者兼备，这部经卷能成就其意义。

但以理书作为一个复合整体

将但以理书划分为两部分并非易事。如前所述，即便是叙事部分也包含启示文学元素。自然的划分点并非位于故事与梦境之间，而是延后了一章。此外，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存在显著分野——语言差异。第二到七章用亚兰文写成，而第一章与第八到十二章则使用希伯来文。因此，第二到七章构成了但以理书中的亚兰文语料库，被希伯来文本前后包裹。读者可将希伯来文写成的第一章视为全书导论，其后接亚兰文部分，再续以希伯来文部分。

亚兰文部分采用交错对称结构：首尾章节呼应，次章与倒数第二章关联，中间章节彼此对应（A. Lenglet 的框架结构见图 1.¹）。但以理关于四兽的异梦（第七章）本属后半部启示异象，却与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雕像之梦形成关联。这种勾连使前后两部分不致割裂。（遗憾的是，某些评论家仍按本书刻意避免的方式强行划分但以理书。）

图 1

第二到七章的交叉结构但以理书

- A 象征四国的梦像（第二章）
 - B 敬拜金像或死于火窑（第三章）
 - C 尼布甲尼撒受审判（第四章）
 - C 伯沙撒受审判（第五章）
 - B 敬拜大流士或下坑灭（第六章）
- D. 四兽与四国（第七章）

在圣经中，唯有但以理书包含用亚兰文而非希伯来文撰写的原始材料。² 亚兰文是巴比伦的语言，并持续作为帝国语言直至古代世界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希腊化。新约圣经则以新兴的通用希腊语，因为但以理书第二到七章是用亚兰文写成的。这是尼布甲尼撒宫廷的语言，可以想象但以理这样的宫廷官员用这种语言记录非凡的编年史。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所有的旧约书籍都被翻译成亚兰文（塔古姆译本），但这些译本并未与希伯来原文混淆。亚兰文的使用证明了但以理书作为流亡时期文献的真实性。

但以理书的文学传统 —— 希腊文增补部分

我曾向一位东正教神父和他的妻子提及这本书的写作，她立即回应道：“你会处理但以理书的希腊文增补部分吗？”我回答说，大多数新教徒并不知道存在希腊文增补部分。如果将希腊文增补部分包括在内，那么但以理文集将由三种语言组成，而不是两种！

在流放后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创作了许多著作，通常以希腊文写成。其中一些作品与但以理书关联如此紧密，以至于当该书被翻译成希腊文时，这些故事也被收录其中。这部希腊文旧约译本成为早期教会的圣经 —— 一部包含但以理书希腊文增补内容的圣经。尽管直到宗教改革后，连罗马教会才将这些内容宣布为次经，而阿塔那修等早期正典书目也未曾收录它们，但如今许多非新教传统仍视其为神圣启示。

每位新教徒都应熟悉但以理书的希腊文增补内容，原因如下：首先，这将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早期基督徒将这些增补内容纳入其圣经时的思维方式。其次，这些增补内容被基督教世界大部分地区视为圣经正典，因此，首先，它们至少值得一读。第三，它们揭示了但以理书在基督降生前几个世纪里如何被阅读和看待。第四，马拉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记载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的事件与迫害，并详细描述了“小角”即“北王”的崛起历程。

但以理书有三篇增补内容：彼勒与大龙、苏撒拿传以及亚撒利雅的祷告与三童歌。彼勒与大龙和苏撒拿传将但以理·福尔摩斯——他调查了犹太长老描绘成古代版的夏洛克对虔诚的苏撒拿的诬告，并揭露了异教祭司企图让彼勒神像显灵的骗局。但以理还拆穿了巴比伦人对一条龙的愚昧崇拜。这些故事展现了基督降临前几个世纪里人们对但以理的认——他是一位智者，其核心形象是贤士·非先知。他阐知释奥秘，破解谜题。这与我们解读但以理书的式一致——将其视为传递与弘扬智慧的启示文学典范。

亚撒利雅的祈祷与三童歌描绘了烈火窑中发生的事迹。这再次表明但以理书在流放后的数世纪间如何被看待——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与楷模。去吧，也当如此。

但以理的年代与信息

传统上认为但以理书是流放时期（即公元前六世纪）的文献。若考虑稍晚的编撰过程，公元前五世纪的成书年代也在传统认可范围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成书于希腊化时

代，即大约四百年之后。支持但以理书成书年代较晚的论据如下：其启示文学段落部分所载历史与已知史实吻合，直至描述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之死（公元前 164 年）后开始出现偏差；因此，该部分内容可判定为史实记载终止、真实（错误）预言开始的年代。故启示文学部分全部或部分应创作于极晚时期，约公元 168-165 前年。这可能也包括第二章与第七章的异梦。第六章中的米底人大流士不见于史册，显然是后世作者因不熟悉波斯真实历史而虚构的人物——显然远晚于公元前六世纪。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的疯癫并无史实依据，但其继任者拿波尼度确有精神异常。这再次表明作 "Dan-iel" 者混淆了两位君王。以西结提及的（拼写异于圣经中的但以理，却与乌加里特文献中的古代人物同名）证明犹太人知晓这个古代 "但以理" 形象（以西结书 14:12-20；28:1-3）。或许被掳时期并无但以理其人，而是后世作者借用古代传说人物之名虚构。此外，但以理书前段故事含希腊语词汇——这明确指向较晚年代（或为公元前三世纪）。在希伯来圣经正典中，但以理书未被归入 "先知书"，而是列入更晚的 "著作集"。可能亚兰文段落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故事，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又补充了希伯来文段落，此后但以理文献继续增补希腊文附录。

当然，六世纪的年代说相对容易抵御这些批评。但以理书于公元 168-163 前年（即二世纪中叶）被翻译成希腊文。一部预言明显错误的晚期作品，怎会如此迅速被奉为神圣经典？它在艾赛尼派中极受欢迎，马加比一书也引用了其内容——其被纳入正典的时间对于二世纪中叶的成书年代

而言实在太早。有充分理由认为第二章和第七章的第四王国所指的是罗马，这在公元前 165 年是无法预见的，因此即便按较晚的成书年代，但以理仍在预言未来；安条克四世并非故事的终点。此外，希腊外来词主要出现在乐器名称列表——这不足以将但以理书定位到希腊化时中代；令人惊奇的是其中希腊外来词如此稀少。该书还表现出对外邦民族与统治者的开放友好态度，这与真实的公元前二世纪文献截然不同。至于认为作者不谙历史的论点——伯沙撒曾被视作虚构人物，直到拿破仑度圆柱的发现证实了但以理的准确性。但以理应获得存疑之益，因他展现出对波斯时代超越古今任何作者的认知。关于大流士的身份有多种推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可能正是居鲁士本人。这些观察共同指向一个早期成书的统一文本；它早到足以知晓伯沙撒的存在，并得以与其他著作一同被纳入正典，其内容预见的王国序列远超其编纂与修订的年代。

但以理书的成书年代直接影响其信息传递。若它本质上是公元前六世纪的文献，则彰显了上帝预知未来并掌控历史进程的大能。当事件逐一应验时，受暴君恶国压迫的犹太人可从中获得安慰——一切皆按既定计划行进。这种盼望确实在极端艰难时期支撑着他们，如马加比一书所载。毫无疑问，这一信仰群体中的历史记录使该书在希伯来圣经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激励了其他以但以理为主角的希腊文学作品诞生。基督降临后，贯穿教会时代，基督徒同样享有对上帝的确信。他们在迫害与挫折中坚持不懈，因为他们深信上帝

会保佑他们，上帝曾预言了导致人类第一次降临的种种事件——这些事件同样处于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之下。

若采用晚成书年代假说，这种坚定的盼望便会荡然无存。事件皆事后追记——全然无法彰显上帝的预知。当作者试图真实预言时，又屡屡出错。这样的价值何在？故事未被给予存疑的余地，反因充斥历史谬误而遭贬斥；此书既不能真实讲述过去，遑论预言未来。其故事不过是伪装成史实的传说或寓言——而古犹太人竟如此轻信，将其与真实的预言和著作并列于圣经中，奉为上帝之言。

本书作者采纳早期成书说，旨在凸显对但以理之上帝信仰与信赖的坚实根基，此根基引向基督的人格与事工，并持续延伸直至一切应验。

深入思考

1. 如果你能找到包含次经的圣经版本，请阅读苏撒拿书。
2. 书中是如何描述但以理的？思考一下，你对但以理的理解会有哪些不同。阅读同样收录在次经中的贝尔与龙。这会如何挑战你对但以理书的理解？
3. 上帝知道你的过去，也知道你的未来。这一事实会如何改变你应对逆境的方式？

第二章

为何选择叙事体和末世启示风格？

历史上的可信性赋予但以理书一种“冲击力”；若缺失这一点，文本中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容将不复存在。尤其是在启示性篇章中更是如此：一旦抽离其预言性的维度，文本本身便几乎失去了阅读价值。另一方面，但以理书的故事并非旨在向读者传递流亡时期的生活实况。

如何阅读这些故事

这六则故事经过高度筛选，作者仅提供足以支撑神学观点的必要细节——这才是但以理书真正的核心意图。例如在梦境记载中，仅保留对叙事至关重要的元素，其余梦境内容皆不予记录，因此任何基于文本的心理分析都背离了主旨。虽然但以理书中的历史参照经得起推敲，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将其视为直白的流亡史实录。正因为叙事如此精炼，读者必须专注于其中呈现的神学信息。

詹姆斯·蒙哥马利指出，尽管伯沙撒确实统治过巴比伦（从而证实了但以理作为历史来源的可靠性），但故事中许多内容仍与已知的古代巴比伦和波斯史实相悖。¹他观察到，一个严守犹太教规的人担任首席术士是行不通的；尼布甲尼撒崇拜但以理的上帝而非自己的神也令人难以置信。但以理呈现的并非符合已知历史的事件，而是一部充满刺激与超现实戏剧性的冒险故事集。蒙哥马利提出用这一体裁来解释。虽然事件确实“宗教传奇”发生过，但但以理书并非关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历史记载，而是关乎信徒在任何世纪都应当宣认与信仰的真理。

若解经者仅以捍卫或否定但以理书的历史真实性为目的，便可能错失故事的精髓。例如第三章中，三位主人公因忠于上帝而陷入生死危机。有人会问：“但以理在哪里？”各类注释试图通过重构情景来解答：或许但以理被临时调离，或许他当时不在场。有些注释家明智地完全忽略这个问题。然而唯一有价值的答案不在于重构历史，而应将本章作为文学作品、作为宗教传奇来解读。问题应转化为：“但以理的缺席如何改变了全书？”其他章节都以但以理为主角，其朋友偶尔作为配角出现。通过第三章排除但以理，明确表明除他之外还有人在逆境中坚守对上帝的忠诚。全书因此并非只关于一位英雄，同时也纠正了对流放时期特征的潜在误解。这就是但以理在第三章缺席的原因——答案在于故事的文学意图，而非任何重构的历史场景。

神学植入信徒心灵的方式，是通过故事的讲述。一图胜千言。劝诫信徒在试炼中坚守是一回事：或理性解释永

恒天堂值得当下受苦；或逻辑推演堕落后果与苦难必然；或系统论证所有正确论点。但这些教导远不如但以理在狮子坑的形象与“敢于做但以理！”的劝勉来得震撼。就此而言，这些故事与启示录极为相似。

重塑世界

启示文学源于受压迫的族群。但以理书成于流亡中的犹太人之手，启示录为受迫害的基督徒所作。两约之间的启示文学诞生于外族铁蹄下的犹太人。即便更早的启示文学鼻祖——美索不达米亚启示文学，也出自被压迫阶级之手。²这种压迫背景解释了文中暴虐邪恶的可怖意象与痛苦求援的哀嚎特质。救赎尚在遥远未来，启示录旨在抚慰受压迫者，鼓舞患难中的信徒。

启示录是为那些感到无力或无助、承受压力、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人而写；为那些因信仰而成为嘲讽与讥笑对象的人而写；为那些受苦并呼喊“还要多久？”的人而写。它写给每一个感到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怀疑生活是否正从身边溜走的人。它写给所有悲伤的人，那些未能从生活中获得期望之物的人，那些沮丧与愤怒的人。简而言之，启示录是为需要视野与洞见的人而作。

在最近的一次葬礼上，我被要求诵读启示录 21:1-7，关于新天新地、万物更新，以及为坚持到底之人预备的产业。启示录聚焦于善与恶的终极对决，以及最终的胜利者。一位年轻人深夜时常被焦虑与恐惧困扰；此时他会从头到尾通读启示录。书中响亮而清晰的主题是胜利——因此无需畏惧。

这种对读者的影响，与那些因教师对末世论的误解而恐惧末日灾难、囤积物资武器之人的反应截然相反。

若将约翰的书卷一气呵成读完，纵使象征意义晦涩难解，其核心信息却清晰可辨：上帝终将战胜邪恶。书中迸发出的最强音是“希望！”但以理书传递了相同的信息，并与两约之间的历史交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明其意义，使圣徒的信心得以增长而非衰减。但以理书成书于危机时刻。通读全书者必能领会：尽管表象纷乱，上帝始终掌权。义人终将得胜。

苦难与痛苦不仅是心智体验，更是深刻的情感共鸣。那些超现实意象捕捉了人类对极端境况的本能反应。启示文学通过将压迫群体的目光引向彼岸世界的希望——一种不在此地此时显现的救赎，从而缓解令人窒息的焦虑。正因如此，这些象征的价值与内涵难以轻易拆解。仅凭理性框架解释象征，只能勾勒出启示文学中那个浑厚磅礴、令人敬畏之象征的苍白投影。启示录中万民畅饮殉道者鲜血的画面，绝非简单释义所能穷尽！这些象征旨在为信仰群体的生命带来更新之力。

启示录文学是“诉诸想象力的”。³它描绘未来的图景，传递其氛围，对上帝圣徒将面临的境遇提出带有倾向性的预见。异象与解读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异象是对生命的诠释。像“哥斯拉”般的可怖兽像本无诱人堕落的魔力——但那正是罗马的本质，尽管它拥有宏伟建筑与行进中令人敬畏的军队。真相并非可见之物，而是隐匿于历史背后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异象中比史册里显现得更为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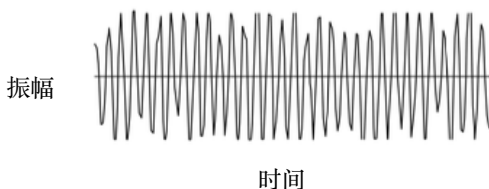
例如，回想世贸中心双子塔的恐怖袭击事件。在最初的混乱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皆不知如何面对这场毁灭——但他们必须从中寻得意义。人们不断抛出认知框架直至其合理化：奥萨马·本·拉登是需以雷霆手段铲除的恶魔；因同性恋与堕胎，上帝不再庇护美国；美国人应承认恐怖主义是生活常态；缉拿本·拉登的机会曾被白白浪费；撒旦的面容可自烟雾中辨识。每种框架都承载着沉重情感，因人类本能需要在苦难中寻找意义。双子塔与五角大楼的毁灭是谜面；人们执着提供的认知框架，正是迫切所需的谜底。启示录同样为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悲剧事件提供了途径。

转化

理解如何解读启示录的一种方式，是借鉴通信理论中的数学变换模型。在“时域”中，无线电信号表现为随机波动；各种广播混杂在一起无法区分，如图 2 所示。要辨别单个广播，必须进行傅里叶变换。一旦转换到频域后，无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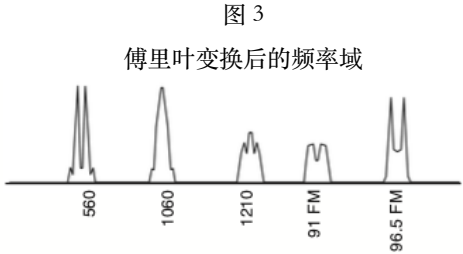
图 2

无线电信号在时间域中的表现



电信号的真实特性便能清晰可辨，如图 3 所示。现在每个广播都能被调谐至收音机播放。在一个域中信号呈现一种面貌；

要看清它就必须转换到另一个域。然而这完全是同一个信号——只是以两种域的形式呈现。



在耶稣撒种的比喻中，有一位真实的撒种者将真实的种子撒在四种真实的土地上。这是比喻的领域。一旦转换到存在与历史领域，就不再是撒种者而是传福音者，不再是种子而是上帝的话语，不再是飞鸟而是撒旦。在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绝望巨人”是一个“真实”的怪物；当它被转化后，不再有巨大的威胁性生物，取而代之的是沮丧与无望。摩西用杖击打天路客；转化后只剩下试图遵守律法时的内疚与道德失败。渡河这一行为经转化后，象征天路客之死。

在启示录的领域中，有金灯台、香、白衣、七头、十四万四千人、兽印与被捆绑千年的撒旦。而在现实与历史领域，则存在活跃的教会（1:20）、圣徒的祷告（5:8）、义行（19:8）、山丘与君王（17:10-11）、无数群众（7:3-9）、或人类之数（13:18），以及传遍全世界的福音与宣教呼召（20:1-6）。以西结所见的枯骨山谷或宏伟圣殿必须转化为历史与经验的领域——这才是其真义。

必须将这些意象从启示录的领域转化至人类生存与历史的领域。一图胜千言。启示录将圣经其余部分的教义通过令人难忘的意象表达出来。（合理的释经原则是：用清晰的经文解释晦涩的经文，而非反之。）对于受苦的圣徒而言，有时冰冷科学的现实罗列无法唤起心灵对上帝的信靠；而一幅图画或许能结出更美的属灵果实。盼望在他处；盼望属彼岸；盼望不植根于可理解的事件。上帝是超然的；上帝近在咫尺；未来确凿无疑。

但以理书中没有千禧年，没有系统的天使学或魔鬼学论述，没有撒旦；对基督再临和圣徒最终压迫者的提及也仅隐晦而间接。然而，仍有学者难以抗拒将启示录作为诠释框架，并将时代论神学植入经文。例如斯蒂芬·米勒在注释中写道：“初看之下，人们可能会接收到错误的印象即义人与恶人的复活将同时发生……但根据其他经文，尤其是启实录 20:4-6 的平行段落，这是不可能的。”⁴ 这表明对但以理书缺乏敏感度。人们应当思考为何在但以理书中义人与恶人会一同复活。这一安排传递了怎样的真理？米勒会激烈辩称但以理书在涉及历史时是“真实的”，但当触及末世论时他却退缩了！如果但以理书在末世论上不可信，又如何能相信其历史记载？

对但以理书的敏感度源于关注其独特性质。例如，耶和華的名字仅出现在但以理的祈祷中而全书再无提及，这有其深意。解经的目标应是感受但以理书的冲击力，而非用预设的神学框架将其扁平化。

深入思考

为何选择叙事体和末世启示风格？

1. 你曾如何尝试在悲剧事件中寻找意义？
2.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即使在坏事发生时上帝仍掌权？
3. 启示文学与耶稣的比喻有何相似之处？
4. 启示意象如何比直接的教义陈述更能触动我们的内心层面？

第三章

作为智慧书的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可以被读做一本智慧书，智慧文学，与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并列。在希伯来圣经中，但以理书并不归入先知书，而是归入著作集，其中包含了智慧书卷。我们在箴言中发现的某些专门表达智慧词汇在但以理书中得到了呼应。诸如 *hokmah*（“智慧”）、*bin*（“聪明”）和 *sakal*（“明智”）等词语频繁出现。箴言的语言也是但以理的语言。在但以理书 1:17 中，上帝赐给这四个少年人知识和 *sakal*，使他们通晓各类文献和 *hokmah*，又赐给但以理 *bin*，能明白异象和梦兆。在最后一章（12:3）世界的终结将显明“智者”（源自 *sakal*）的光辉（如天上的星辰）。但以理本人被异教王族视为“有圣神之灵”的人；他拥有“慧眼和 *sakal*，以及 *hokmah*，如同上帝的 *hokmah*”（5:11）。以西结书 28:3 首先将但以理视为智者，而在旧约中，除了所罗门，但以理被称为智者的次数超过任何人。¹

传道书 8:1 写道：“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解释（ pesher ）² 一词在圣经别处仅见于约瑟有关的叙述（ 14 次 ）和但以理书（ 33 次 ）中，指的是他们对梦和异象的解释。解释奥秘、解决难题、辨别上帝在某事上意图揭示什么，这是智慧人的标志。这是以西结所欣赏的但以理的卓越特征。

揭露谁是智者

解开谜团需要解读。在但以理书中，“奥秘”或“秘密”对应的词是 raz。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raz 指的是尼布甲尼撒王梦境的内容与含义。这梦境令王深感不安，因为他无法理解。神明正通过梦境与他沟通，显然意义重大，但其含义却难以捉摸。由于不了解上帝的旨意，王不知该如何回应，并对未知的可怕后果充满恐惧。梦境属于王所面对的诡谲骇人世界的一部分，它们闯入他的生活，使他陷入惊恐。

尼布甲尼撒在第四章中的另一个梦境同样是一个奥秘（ raz ），无论是他还是巴比伦的哲士都无法解读。直到上帝将解释（ pesher ）启示给但以理后，王才明白其含义。尽管这是来自上天的严厉警告，但王得知解释（ pesher ）后反而如释重负。另一个待解的谜团是第五章中超自然手指在墙上留下的字迹。但以理再次进行解读，缓解了王的焦虑，尽管解释（ pesher ）宣判了死刑，王仍为此感到欣慰。对未知的恐惧比审判信息本身更令人煎熬。

第二、四、五章都将但以理与所谓的巴比伦智者对立起来。问题在于，谁才是真正的智者？智慧究竟存在于何

处？巴比伦传说中的智慧一再被证明是无能与徒劳的，而来自上帝的智慧则可以说，这是给那些认识他、并在他面前忠心生活之人的恩典赐福。有人可能会认为但以理书的核心议题在于：辨识时代、解开奥秘及辨别世上谁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在书卷接近尾声的 12:3-4 中，描绘了“智慧人”的图景——他们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发光，像天使一样，直到永远。这个图像与巴比伦的“智慧人”形成对比；那些人徒劳无功地四处奔走，追寻难以捉摸的知识，以及他们未来的继承者。圣徒与罪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智慧与理解。“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封闭、密封，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被洁净、洗净、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恶人都不明白，惟独智慧人必明白。”（12:9-10）智慧人与恶人正好相对，真正的理解应许给智慧人。按照但以理书的历史观，历史的高潮将发生在真正的智慧人被显明的时候。

救赎与创造

像箴言、约伯记、传道书这样的智慧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往往淡化了圣经其他部分中极为重要的主题。整本圣经深深浸润在“救赎”的主题之中，展示上帝如何在历史中行动，拯救他的百姓。但智慧书对上帝的认识路径有所不同，它们更多指向创造中那些恒久不变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同样彰显上帝的性情。例如，在约伯记中，上帝回答约伯时，是指向创造——如果上帝有能力掌管世界，那

么即便在受苦中，约伯也可以信靠他。上帝还可以给出别的回答吗？他本可以讲述自己的救赎作为，比如用大能的手将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讲述他伟大的应许等等。今天我们或许会指向耶稣从死里复活。然而在约伯记中奇妙的创造足以成为信靠上帝的根基。在智慧书中，从埃及得拯救并非议题所在。与亚伯拉罕、摩西或大卫所立的约也非重点。圣殿中的献祭崇拜、洁净条例及禁止拜偶像的律法，皆不属于智慧书的精髓。摩西律法并非构成要素；事实上，箴言中的“律法”被重新定义为父母的智慧训言（1:8；3:1；4:2）。传道书甚至未曾使用上帝立约之名——耶和華。

在但以理书中，这些主题同样未见踪迹。但以理的故事无关上帝立约或更新盟约，亦非关于上帝呼召悖逆顽梗的百姓归向自己。它不涉及圣殿崇拜、祭祀洁净、动物献祭或摩西律法。除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外，上帝立约之名未被使用，甚至“义人”也未被称为以色列人，而是“圣徒”。但以理与上帝互动的方式迥异于圣经大部分书卷，反倒与箴言、约伯记等智慧文学有诸多共通之处。

圣经在古代世界中独树一帜的诸多特质，并非智慧书的构成要素。由于独特的救赎主题被置于次要地位，智慧书与其他圣经篇章相比，更近似于周边民族的文学作品。智慧文学比其他圣经经卷更具国际性特征。但以理书与非以色列文化的共鸣如此之深，以至于其半部内容甚至不是用希伯来语书写，而是采用了巴比伦的亚兰语！

但以理书后半部由一系列神秘梦境构成，这些奥秘（raz）需要解释（pesher）来解读。智者既会做梦，也擅

解梦。那些狂野、象征、暴力且色彩斑斓的梦境，作为幕后现实的加密符号，被称为“启示录”（apocalypse），意为“揭示真相”。但以理书后半部属于启示文学，而启示文学历来与智慧素材相关联。格哈德·冯·拉德曾列举“末世论二元论”与“纯粹超验主义”作为启示文学的特征，其“声称是揭示的知识”。³与预言不同，启示的信息并非主要源自上帝在历史中的救赎行为，如出埃及或赐予律法。

一旦认识到……知识是启示文学的核心，这种知识基于普遍的耶和华信仰，却惊人地脱离了救赎历史，就不难确定启示文学真正的起源。这就是智慧，其中……显现出完全相同的特征。⁴

启示文学与智慧文学在神学视角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平行性。二者都沉醉于上帝的超越性，并将宇宙视为知识的启示。尽管方式不同，但都强调事物的终局与生命的终结。二者均不从救赎历史的角度论证，而是使用强烈的意象，如但以理书中的巨山羊与公绵羊，或约伯记中的利维坦与比希摩斯。在以诺一书中，启示性质的异梦异象可被视为“以神秘符号编码的智慧，而非箴言和西拉赫直白、经验性的智慧”。⁵

换言之，阅读启示文学所获得的乃是智慧。这种智慧并非如谚语般直白的箴言，而是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洞见——理解上帝如何立于创世背后、事件如何被道德目的所引导，以及一个拥有此等知识之人应如何自处。另一部启示

录是约翰的启示录，即新约中的启示录。书中七次提醒读者，此书要旨在于装备圣徒以持守信仰。约翰自称是与所有基督徒一同受苦并耐心忍耐的人（启示录 1:9）。耶稣对推雅推喇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忍耐”（启示录 2:19），又对非拉铁非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从海中上来、有权柄杀害圣徒的兽之可怖异象，最终宣告：“这就要求圣徒们有忍耐和忠心”（启示录 13:1-10）。对待那些敬拜兽的人，“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 14:12）。

我们得以象征性地窥见世界的运作机制，为的是在艰难时刻来临之际能够坚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阅读但以理书的故事与异象，视其为智慧文学——这本书的构思方式让我们在以下情境中确信上帝的掌权：当我们对上帝的能力或良善产生怀疑时，当目睹周遭世界分崩离析时，当世贸双塔轰然倒塌、我们对文明未来突然失去把握时，我们知道上帝仍执掌全局；他必按其美意扭转乾坤。而在此期间，当历史疾驰向那启示录式的高潮时，我们应当在他面前忠心生活。

深入思考

1. 基督信仰对当今问题的解答在哪些方面优于世俗方案？
2. 挫折与困境如何为你提供了展现上帝所赐智慧的机会？
3. 你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原因是什么？
4. 将但以理书作为智慧文学阅读，如何与书卷的增补部分相呼应？

第四章

范式

但以理书第一章为整本但以理书定下了基调。这是但以理的自述，不宜匆匆掠过。此处读者将首次认识上帝，也是全书唯一明确记载上帝直接作为之处。

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在但以理书其余部分中，全知叙述者刻意避免将行动直接归因于上帝。除第一章外，上帝并非故事中的行动者；他是超然的，其作为皆通过代理人间接完成。例如经文不说“上帝启示了 *raz*（奥秘）”（2:19），而说“*raz* 这奥秘的事……显明”；不说“上帝恢复我的理智”而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4:36）；“玛代人大流士……取了迦勒底国”而非“上帝将王国赐予大流士”（5:31）；“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而非“上帝启示他明白这信息”（10:1）。凡行动被归因于上帝时，皆通过故事角色之口间接表述，而非出自全知叙述者之笔——例如当但以理向大流士讲述上帝派天使封住狮子之口的事迹，我们是通过

二手信息得知的。这一特点贯穿但以理书的故事和启示篇章——上帝并非戏剧展开中的直接角色。

但这种避免将行动直接归因于上帝的写作模式并不适用于第一章。此处明确记载上帝直接成就了三件事，这三件事为但以理书后续内容乃至整个历史进程奠定了基调：上帝将约雅敬交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手，使犹太青年在官员眼前蒙恩，并赐予他们非凡智慧。这三件事构成了未来历史走向的核心要素。

圣徒在历史长河中常受制于敌对势力，通常不执掌权柄。但在压迫终结、上帝之国降临前，他们往往能享有某种程度的恩待——这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和第六章犹太人得昭雪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在此期间，圣徒将获得超越同侪的智慧（1:20）。压迫实为彰显上帝智慧的契机。

圣徒的辩护

在接下来的每个故事中，被指控者最终都得到了平反。即便他们已越过无法回头的临界点，仍被揭示为清白无罪且蒙上帝眷顾。那些权势显赫的统治者被证明应当受谴责，必须悔改转变。而在启示录章节中，坚定的盼望在于当上帝的国度充满全地时，圣徒们将获得辩白；尘世的国度将在宇宙尺度上被揭露为虚妄与败亡。

“辩白”的另一表述是“称义”。得辩白即是被证明为义，被判定为公义。参看提摩太前书 3: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或作“在灵性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耶稣被证明为义（dikaioom）——换言之，因他的复活被宣告为义而称义。罪人称义是因耶稣本为义。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蒙上帝喜悦且被定为义人。他的死是极大的不公，是史上最大的冤屈，因此耶稣不可能长久被死亡拘禁。此处的称义，是指在遭受不公对待时被宣告为义胜过仇敌。这是上帝一劳永逸地宣告谁是义者。

凡属耶稣的一切也属我们，并且在他的复活中，他显然被宣告在上帝面前为义。基督徒既与他的复活有份，也就与他的称义有份。因此，但以理书中整个称义的主题都指向基督并预表他的复活。若没有基督，这些就只是故事。若以基督为视角，但以理便成为耶稣教会与他同死同复活（罗马书 6:5）的例证。

逆转

但以理书第一章作为典范性章节引入的另一个主题是逆转。故事沿一个方向发展，直到读者突然被意想不到的转折所震惊。这在饮食事件中可见一斑。这些年轻人在但以理书 1:4 节中被描述为毫无瑕疵（mum）。在雅歌 4:7 中，少女被描述为“毫无瑕疵”，指的是她外在的美貌。但这个

词也用于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中，形容适合祭祀使用的无瑕疵动物，即在耶和華面前献祭的祭牲。使用 mum 可能是为了唤起已被尼布甲尼撒摧毁的圣殿崇拜。这些年轻人仪式上纯洁，适合在上帝面前服侍，这种纯洁体现在他们拒绝食用王的丰盛食物（patbag）。他们向“监护人”（meltsar，英王钦定本将其视为专有名词“Melzar”）请求用蔬菜和水测试十天。十天后，他们比其他年轻人更胖更健康，因此被允许继续他们的饮食。

这里的明显目的，是呈现年轻人出人意料且奇迹般的逆转，并最终得以证义。违背所有理性和预期，这些年轻人更健康。在像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叙述这样的圣经段落中，批评者有时会荒谬地试图为奇迹故事提供自然主义的解释。例如，有人说以利亚在与巴力的比赛中，通过将凝固汽油偷偷放入并点燃镜子，点燃了耶和華祭坛上的篝火！福音派正确地拒绝了这种处理方式，并肯定了奇迹。然而，奇怪的是，撰写但以理书评注的福音派保守派有时表现得像这些批评者一样，为奇迹和梦境提供自然主义的解释！也许他们想让但以理看起来更可信。但在试图肯定其历史性的过程中，评注者应注意不要错过其信息。这个故事根本没有提到良好饮食或营养的重要性。patbag 是丰盛的食物，好东西；蔬菜并不预期会产生好结果。年轻人尽管吃了劣质食物却更胖。文本讲述的是忠于上帝胜过妥协的优越性，而不是蔬菜的优越性！

这与但以理书中后来的逆转一脉相承，即当上帝的敌人似乎战胜了圣徒之后，上帝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逆转或许是但以理书贯穿所有故事与启示部分的核心信息。

圣徒终将得到平反与奖赏；当邪恶势力达到顶峰时，它将被剪除。²

谁在掌权，是那些强大专制的暴君，还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启示部分将这些故事展现为整个历史的典型，历史演绎着这场斗争，最终在终极冲突中达到高潮。圣徒们将继承国度。振作起来吧，所有的圣徒们！在威胁与反对之中，仍有希望。希望永存！

当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逆转体现在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上。他的敌人以为他们赢了，因为他死了。但伟大的逆转是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驱使敌人的宇宙权势。与耶稣一同，终有一日所有基督徒都将在这伟大的逆转中与他联合。与此同时，圣徒们在遭受反对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世上彰显福音的智慧。

巴比伦的智慧

希伯来青年们接受了巴比伦智慧的培训。这包括熟悉多神教文献、占卜术、占星术、预言和魔法——这些在以色列是被禁止的知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盛筵（patbag），相当于尼布甲尼撒王奢华筵席的教育形式。这些青年成为了通晓巴比伦秘术的专家。他们的教育旨在使他们疏离自己的以色列文化。他们原本带有雅威神名的名字被改为异教神明的名字：亚撒利雅（“雅威是我的帮助”）被更名为亚伯尼歌（“尼波的仆人”）。这一行径如此恶劣，以至于但以理书故意将上帝的名从“尼波”篡改为“尼歌”——让一个忠信的犹太人冠以伪神之名是不可容忍的。哈拿尼雅（“耶和

华是恩慈的”）被改为沙得拉（“阿库的命令”，阿库是苏美尔的月神）。米沙利（“谁像上帝一样？”）被改为米煞（“谁像阿库一样？”）。而但以理（“上帝是我的审判者”）被改为伯提沙撒（“Belitu³ 保护王”）。这与第五章中的伯沙撒王仅有一音之差——“特”。或许这是又一次对名字的刻意篡改，旨在使但以理远离异教神祇与异教君王。⁴ 考古发现的一块古巴比伦泥板记载了一位名为“伯沙撒”的朝廷官员——或许此人正是我们的但以理。除（被修改的）名字外，但以理书中从未提及任何神明的名讳，唯有耶和华之名例外。

这些年轻人被要求食用陌生食物、赋予新名字，并被迫学习巴比伦文化。他们正被系统性地灌输思想，逐渐疏离自己的以色列传统。这一过程结束后，他们将不再是犹太人，而会成为巴比伦人获得全新的身份认同。但以理书 11:26——指出，与君王共进盛宴（patbag）者是其最亲近的谋士。最终尼布甲尼撒王亲自考核这些希伯来青年时，发现他们比巴比伦的智者优秀十倍。他们精通迦勒底人的学问。这或许是与饮食考验相呼应的另一重逆转：正如犹太饮食使青年们更适合侍奉异教君王，犹太信仰同样如此。智慧是但以理书 1:4 显出悟性（s akal）能中这些青年的核心特质，经文描述他们“明白各样学问（hok-mah），知识广博（da’at），领悟力强（bin）”。上帝赐予他们智慧、才能与悟性（但以理书 1:17），而这些智慧最终服务于尼布甲尼撒的宫廷。

但以理与巴比伦智慧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但以理书对外邦人态度较为友善：书中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在 4:1-3 中向全地称颂至高上帝；但以理似乎真心关切国王的境遇（4:19）；大流士（6:14）竭尽全力拯救但以理，甚至因但以理的危局忧心如焚、夜不能寐。这种友善态度与后流放时期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等次经作品中表现出的排外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巴比伦的智慧从未被直接批判或嘲弄，只是被揭示为无能且徒劳——唯有上帝赐予但以理的智慧能解明王的异梦，术士们却束手无策。他们的智慧无法解决时代的难题。但以理并非倚靠所学知识寻求答案，而是凭信心仰望独一真神时，答案便自然显现。使徒保罗虽学识渊博，却坦言他所传的福音在崇尚哲学的希腊人眼中是愚拙的，但这正彰显了超越世俗智慧的神圣智慧——基督已成为我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30）。今日基督徒纵使受教于顶尖学府，唯有将一切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 10:5），方为真智慧。

但以理作为榜样

但以理的诚信与声誉从未因其被纳入巴比伦精英阶层而受到质疑。这里不存在因关联而产生的罪疚。恰恰相反，他与同伴们是犹太历史上这一时期的英雄，是旨在被效仿的楷模。读者被邀请效法忠信的犹太人并与他们认同。他们已看尽巴比伦所能提供的一切，却拒绝了新身份。即使在这异教王国担任要职，他们仍忠于自己的传承。读者被期望去效仿同样的行为。

但以理的三个同伴被投入火中，每个被掳的犹太人都身处巴比伦的“熔炉”，与那三人一同经受试炼。正如他们安然脱险，我们作为一族之民也将如此。因此这三人展现的道德品质与每位被掳的信徒息息相关。

第九章中但以理献上模范式的祷告。这是但以理书中唯一关注典型救赎主题之处。但以理呼求耶和华，代替全体以色列人认罪。读者再次被期望效法——与但以理同祷信心之祷，在狮子坑中坚定不移，抗拒要求放弃信仰身份的强权，得真智慧。将身体献为活祭，毫无瑕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至高上帝的旨意（罗马书 12:1-3）。

同样流亡异乡的约翰·加尔文曾写道：“但以理有着天使般的圣洁，却仍蒙羞被掳至流放之地，在国王的太监中被抚养长大。这样一位自幼便全心敬虔的圣徒尚且遭遇如此，上帝若宽待我们，这岂非莫大的恩典！”⁵但以理是基督徒的榜样。我们可以审视自己为基督之名所受的艰辛与苦难，与同样历经磨难的但以理产生共鸣。“我何必再说呢？若要细说……先知们凭信心……堵住狮子的口，熄灭烈火的愤怒”（希伯来书 11: 32-34）。他们的信心在我们的试炼中坚固我们。

主日学教师鼓励孩子们敢于成为但以理是完全正确的。正是为此，这些故事被写下并保存至今。它们旨在激发人在巨大试炼中的坚定信心，面对强大反对时的伟大盼望，以及当世俗智慧叫人绝望时仍持守的坚定的信心。

深入思考

1. 当今基督徒如何妥协？什么才是真正的妥协？又有哪些做法只是避免给寻求者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2. 对于当今的人来说，会被教育什么样的“智慧”？
3. 追求知识的人会想要去找到关于什么问题或疑问的答案？基督徒是否应该参与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4. 在知识的诸多领域中有哪些方面具有引诱人的特质？基督徒参与这些活动是否必然会受到非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些研究领域的成效如何？
5. 基督徒在当今以哪些方式被证明是对的？
6. 但以理无畏的信心从何而来？相比之下，那官员为何充满惧怕？

第二部分

亚兰文篇章：黄金与白银时代

在但以理书范式性的开篇章节之后，该书语言从希伯来语转为亚兰语。亚兰语部分描述了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和大流士王宫中的生活。这些精心撰写和挑选的故事，描绘了一幅面对邪恶仍持守忠诚、在赝品面前彰显智慧、骄傲君王终被贬低的难忘画卷。第三部分涵盖但以理书中回归希伯来语的篇章，对应尼布甲尼撒梦中青铜时代的时期。

上帝不会让自己没有见证，就连伟大的尼布甲尼撒也亲眼目睹了一位神子般的存在——甘愿且能够拯救他的子民。骄傲君王的虚妄夸耀在但以理书的编年史中被生动刻画，这些记载为后来以更象征性、抽象方式处理此类君王的异象和梦境奠定了锚点。一旦了解伯沙撒与大流士的事迹，人们便容易相信在未来会出现一个持续磨砺圣徒的、狂妄“小角”。

第五章

尼布甲尼撒的头

但以理书章讲述了尼布甲尼撒的可怕噩梦。故事中立即展现了智者的无能，尼布甲尼撒本人也宣称他们是骗子。当但以理通过祷告寻求上帝后，这奥秘（raz）的解释（pesher）便向他显明。但以理在向王解释之前，明确表示这解答与被揭穿的巴比伦术士毫无关联。尼布甲尼撒因此归荣耀给上帝。

预兆之梦

现代解经者再次倾向于用心理治疗理论解释这些梦境，仿佛这能佐证经文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尼布甲尼撒因王国的脆弱性而焦虑，担忧自己的政治持久力，因此梦境揭示了他的潜意识与情绪状态。然而当但以理提出建议时，他并未像这些解经者所言：“天上有一位上帝向我揭示你的梦境是因焦虑而产生的心理困扰症状。”

相比之下，预言性梦境则是对未来的启示；但以理自己的梦曾准确预言了几个世纪后的事件。在创世四十一章中，法老梦见七头肥壮和七头瘦弱的牛——这并非象征他自身的恐惧，而是预示十四年的农业丰歉。约瑟的梦境含义被其家人即刻领悟（创世纪 37:5-11）。尼布甲尼撒的梦与但以理书章墙上字迹同属一类。伯沙撒对周边玛代大军的焦虑显然不会催生那可怕的铭文（尽管乔伊斯·鲍德温甚至对此给出了自然主义解释）。¹

在古代，多数梦境被视为心理状态的映射。但作为神圣启示的“信息梦”则与寻常梦境截然不同。这类梦境会在危机时刻向领袖显现，唯有当神圣领域提供解读时才会被记录。预言性梦境以高度格式化的方式记载，仅保留符合该体裁的元素。这种程式化的呈现方式不适用于心理分析，亦不反映做梦者的情绪状态。

首先，梦境的背景和情境会被记录下来。有时，国王会睡在他神祇的神像脚下，试图从神祇那里获得启示。

（所罗门王在列王纪上 3:4-5 中就这样做过，上帝在梦中与他相遇，应许赐予智慧。）接下来，梦境的内容会被叙述出来。做梦者会突然醒来，对梦境记忆犹新。上帝的领域与人界的接触对人类来说是如此痛苦，以至于梦境这种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冲击。即便如此，做梦者仍然会感到恐惧和内心深处的震撼。最后，梦境及其实现的后果也会被记录下来。纳波尼德在巴比伦语中记录了许多梦，这些铭文的年代接近尼布甲尼撒时期，使用的语言与但以理书 4:19 相似：但以理“一时甚是困惑，他的思绪令他恐惧”。所以王说：

“伯提沙撒啊，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

梦的信息以象征方式传达。一部列举各种梦境意象及其释义的解梦手册在波斯古都苏萨出土。例如：若梦者食用鬣狗肉，将遭遇邪灵附体；若食用河狸肉，将发生叛乱；若坐在任何物品上，则对应不同后果；若收到各类礼物，每件均有特定含义；诸如此类。梦者醒后，会立即向身边人讲述梦境内容。破译梦境变得至关重要，因为未知其意比任何明确判决更令人不安。²

那些预言未来的梦境源自但以理的上帝。它们不仅彰显了上帝对事件的绝对掌控与全知，更表明这些事件将按既定计划展开。既然上帝掌权，圣徒们即便身处敌对抗势力的当下，仍可对未来怀抱希望。历史的进程将持续由傲慢的列强主导，直至上帝的国度建立。这国度是磐石，非人手所凿，故不同于世俗君王统治的国度。它将不断扩展，直至充满全地，取代世上的权柄。因此，圣徒们，当刚强壮胆！但世上的统治者亦当在这位上帝面前谦卑。在尼布甲尼撒的宫廷中，唯有上帝的使者能诠释时代，为混乱赋予意义。即便信息非王所愿，上帝赐予的洞察仍使君王得享平安。上帝的智慧由此显明。

基督徒能够向全世界宣告这同样的信息：君王即将来临；他的国度将遍满全地。即便在今天，明智的统治者也会留意这一洞见，不阻挡他的道路。基督徒还可以从但以理身上得到鼓舞，因为我们参与了不断壮大的教会，成为这梦的应验的一部分。教会起初虽如最小的种子，却会长成参天大树，荫庇全地。

解释 (PESHER)

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解梦。梦中雕像的每一部分都代表未来的一个不同王国。但以理说，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和他辉煌的巴比伦王国。银制的上半身是随后而来的王国，铜制的腹部和铁制的腿也是如此。

请记住，这一启示相当于说美国将作为世界强国衰落，被一个不那么辉煌的王国取代，这一过程将持续到一个更加强硬和恐怖的势力出现，它虽不及美国辉煌，却更加坚韧和残暴。美国文化将成为过去，世界将不再关心今天的生活方式。对这样的宣告会有什么反应呢？起初，尼布甲尼撒很高兴，因为谜团解开了，因而可以掌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但以理书第三章），他的态度改变了，采取了徒劳的措施，试图确保他的王国永存。今天的基督徒可能会自问，是否乐意看到上帝的国度来临，取代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化。文化的哪些方面可能必须放弃？公民会对此感到高兴吗？尼布甲尼撒也不乐意。

但以理描述了四个王国的更迭过程，最终将由上帝的国度取而代之。下文将呈现三种解读方式，各有其优劣之处。金头部分，众人皆认同是指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随后是两个过渡性的银与铜王国，最终演变为复杂的铁器帝国——分裂为两条铁腿，脚部则是铁与泥的混合。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非传统解读，试图通过但以理书后文来解释第二章。第十一章同样描述了两个共享物质文化的争霸王国，即北方王与南方王统治的塞琉古与托勒密王朝——二者皆属亚历山大的希腊王国分裂产物。但以理书

11:14-19 提及这个二分王国，而 2:41 则将铁腿解释为分裂的国度。尤为耐人寻味的是 11:17 提及失败的联姻，这与 2:43 所述 " 与世人结盟 " （ KJV 译 ）或 " 通过联混合 " 版姻 （ RSV 译版 ）却无法稳固如铁泥不融的预言相呼应。可见第十一章所述与第二章铁腿王国 （ 托勒密与塞琉古王朝 ）实为同一实体。两章预言均终结于同一历史时期。在尼布甲尼撒与亚历山大之间确实存在两大帝国 （ 玛代与波斯 ），但以理书其他章节曾直呼其名：伯沙撒 （ 金头王国 ）死后，玛代人大流士继承王权 （ 第六章 ）；大流士之后，波斯人居鲁士夺取国柄 （ 但以理书 6:28 ）。因此四王国分别为：金头 = 巴比伦；银胸 = 玛代；铜腹 = 波斯；铁腿 = 分裂的亚历山大帝国。而磐石 = 上帝之国则通过马加比起义对抗希腊文化和对纯正圣殿崇拜的重建。上帝的国通过驱逐异教徒并重新奉献圣殿得以开启。

这一非传统观点并未被大多数福音派人士所接受。³ 它存在多处缺陷。首先，玛代与波斯并非先后相继的独立政治王国。若按此说，银与铜这两种金属便只能代表种族与文化差异而非政治分野 —— 但这显然不适用于从金到银或从铜到铁的过渡。如此解读会使但以理显得像一位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但以理对此时期的政治格局了如指掌，他在其他经文中将玛代波斯帝国视为统一实体 （ 但以理书 5:28; 6:8-28 ）。此外，基督徒坚信上帝的国度是随着基督而非犹大·马加比而来，而耶稣时代统治巴勒斯坦的正是罗马人。马加比起义未带来任何终极成果；此后罗马帝国主宰了世界 —— 若但以理认为世界历史会终结于亚历山大的帝国，那

他对历史的认知将完全错误。他实际并非如此认为，因在 11:18 中他预见了挑战塞琉古王朝的势力，这显然只能指向罗马。

然而，一位诚实的读者无法轻易忽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希腊诸王国与第二章中铁腿之间所描绘的关联性。即便它们所指涉的不是同一政治实体或历史时期，至少也必须承认它们在性质上相似，外观如出一辙。

传统解读第二章的方式是将银质躯干视为单一的玛代-波斯帝国，青铜腹部代表希腊帝国，而铁腿则象征罗马帝国。那磐石便是由耶稣及其福音宣告引入的上帝的国。图 4 协调了第二、七、八章的异象及其解释。山羊则明确指向希腊，公羊则象征玛代波斯（ 8:20-21 ）。但以理从不同角度重复讲述相同的历史阶段：先是雕像的金属部分，继之以一组兽像，再换另一组；先是天上势力间的属灵争战，再详述列王间的战争。同理，启示录也以不同视角复述相同事件（七碗、七号、七印等）。

图 4

传统观点中的但以理四王国

第二章	第七章	第八章	解释（Peshar）
金头	带翼狮子		巴比伦
银胸膛	熊	公羊	玛代-波斯希
青铜腰腹铁腿	豹子	公山羊	腊
	难以言喻野兽		（罗马）
超自然石头	天庭		上帝的国度

第三种解读第二章的方式指出，非传统观点和传统观点互消。使时隔数千年，福音派信徒对于哪种观点正确仍没有确的共识（ 尽管大多数人倾向于传统观点 ）。或许但理并非在精确预测未来。“ 这个异象旨在传达一些更普遍也更宏大的信息：上帝是至高上的；无论现状如何，他都掌管一切。”⁴

人们花费时间争论这些帝国究竟是谁，却忽视了本书的重点：对读者而言，关键在于这些帝国存在于第四王朝时期；而后世史家将“帝国分期”这一分析框架回溯性地应用于该时期的历史叙事时，本质上是在遵循该异象自身所预设的逻辑。换言之，只要某一时代被当时人或后世共识性地认定为“第四帝国”——无论其具体指涉英国、美国、以色列抑或其他政治实体——该异象即在此历史语境中获得适用性与解释效力。⁵

尽管但以理确实对未来事件有具体预言（ 见第十一章 ）但对梦境的解释并不完全依赖于对诸王国的准确辨认，更取决于十趾、两条腿等细节的身份认定 —— 只要对 “ 磐石 ” 理解正确即可。耶稣通过他的死与复活建立了他的国度。将自己（ 葡萄园主人的儿子 ）与这磐石等同（ 路加福音 20:1-19 ），并将此意象与诗篇 118:22 中被弃的石头相结合，构建一个隐喻：被弃的石头（ 耶稣被拒绝 ）成为最重要的基石。这块石头将粉碎他的敌人（ 宗教领袖 ），正如但以理书中磐石粉碎地上列国，使它们如糠秕被风吹散（ 但以理书 2: 35 ）。最终，地上一切国度 —— 包括铁腿所象征的

——都是挡福音、抗拒上帝的国扩张的势力，而上帝的国必增长充满地（2:35）。

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他就是那金制的头。这头象征君王——也代表国度。从深层次看，君王与组成王国的多民族是合一的。上帝的国也是如此。耶稣因身为君王而成国度本身。君王与国度的这种关联性在但以理书其他地方有体现，例如7:13-22“像人子的那位”看似是个体，却也是众圣徒的化身。基督与上帝的国永远不可分割；若没有君王和他的福音被传讲与信服，这国度就无法在地上建立。

我们如今正生活在但以理所预言的年代——那非人手所造的磐石渐长成大山、充满全地的日子。耶稣是教会的根基。智慧人将房屋建造在他话的磐石上（马太福音7:24-27）。愚昧人忽视这磐石，将生命建立在沙土上，因自己的愚妄注定遭受大毁灭。基督是绊脚石，是以色列人跌倒坠落的磐石（罗马书9:30-33），因他们凭自身行为追求义，而非信靠基督。

同样，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第三章试图通过自己的成就回应上帝的启示，而非顺服上帝的计划。今日人们谨防重蹈覆辙。尼布甲尼撒妄想以丰功伟业立身；祭司和文士以为善行能换取神恩；愚昧人将房屋建在自我的沙土上。尼布甲尼撒的态度癫狂（但以理书4:30-33），祭司长文士被上帝弃绝，愚昧人的房屋必不堪生活风暴。故此，房屋建在磐石上吧！领受上帝的启示，成为他国的子民信靠耶稣的福音得拯救！否则你们的坠落同样惨烈。

巴比伦的智慧

在但以理书中，真正的智者将房屋建立在上帝启示旨意的磐石上；伪智者则将房屋建立在迦勒底人可疑的学识之上。一方面，巴比伦的智者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一个需要解读的神圣信息。但以理与他们并肩而立，对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性质完全认同。然而，术士们却完全无力解决它。异教的专业人士束手无策，而当但以理向王告知解读时，也并未借鉴他们积累的技巧。而他的解读不可能受到巴比伦朝臣们的欢迎。

当今日基督徒面临各类社会问题时——当人们因世界的混乱而困扰时——他们会向谁寻求答案？是转向那些只能提供世俗智慧、最终鼓励受苦者在沙土上建房、或信赖自身成就、或更努力变好的无效的顾问吗？当基督徒受命帮助这样的受苦者时，他们的建议会与世俗之见毫无区别吗？你会仅提供当今专业智者的智慧吗？你会建议沙土吗？抑或你会用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传讲福音，让低垂的头颅仰望上帝正在降临的国度？

深入思考

1. 成为天国子民意味着什么？这会如何影响现代基督徒的民族主义或爱国情怀？谁是我们的君王？
2. 你的智慧源自何处？世俗的智慧对此可有助益？
3. 祷告能成就什么？但以理是独自祷告吗？这有何重要意义？

4. 何事曾以类似尼布甲尼撒之梦困扰他的方式，同样令你深感不安与动摇？
5. 对于来自上帝的启示，但以理作何反应？

第六章

尼布甲尼撒的伟业

但以理书第三章被突兀地置于第二章之后。因为他们之间——读者应将其视为尼布甲尼撒对梦境及存在逻辑关联其解读的回应。尽管他在第二章末尾赞美上帝是奥秘的揭示者，却并未真正接受自己终有一死的事实，反而用纯金打造了一座雕像，公然反抗巴比伦在人类历史中仅作为金头的异象。尼布甲尼撒竖立的金“像”（亚兰语 *tselem*）与但以理书 2:31 他梦中所见的用词相同，凸显了两者的对应关系。

尼布甲尼撒企图通过强制全地民众在乐声响起时向金像统一跪拜来巩固王权。然而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拒绝参与。虔诚的犹太人绝不会甘愿向偶像屈膝。尼布甲尼撒的官员恶意指控这些犹太人不合作，但以理书 3:8 使用的实际习语是官员“啃噬犹太人的肢体”，这个短语阴森地预示了第六章狮子坑的遭遇。暴怒的尼布甲尼撒质问这些违命者，他们坚称绝不俯伏下拜。王的面色骤变，下令将他捆绑投入烈火窑中。但当王望向火焰时，却见三人与第四者同行，状似神子。王召他们出来，颂赞上帝拯救了他仆人。三人随后得到擢升。

普世偶像崇拜

但以理书对偶像崇拜的处理与其他圣经篇章截然不同。书中未提及任何具体神名，并刻意避免为之命名（3:12；4:8；5:4；11:37）。第三章的 tselem 并非代表马尔杜克或贝尔等巴比伦神祇。唯一限定词是反复强调这是尼布甲尼撒所造（3:1, 2, 3, 5, 7, 14, 18）。这是他的功绩；向它跪拜即是对王杰作的崇拜。这是他辉煌的壮举。向尼布甲尼撒的壮举跪拜，等同于向第二章中的金首跪拜。这是剥离了宗教外衣的偶像崇拜。崇拜的核心不再是神性存在，而是人的伟业。

但以理揭示这类偶像崇拜的危险性在于它要求每位公民必须绝对效忠。这使得但以理书第三章与世俗化的社会惊人地相似——可悲的是，这种世俗化正定义着我们这个时代。当然，当今社会不再利用宗教符号或共同宗教观来促进社会统一。事实上，对多元性的包容如今已成为一种社会美德。但当代文化确实会依据是否符合其他规范来作出评判，其中一条规范正是这种包容的美德本身！若有人宣称圣经标准适用于所有人，他可能会被边缘化或丧失公职资格。若有人说“耶稣是唯一道路”，一个人可能会被贴上原教旨主义偏执狂、可疑的狭隘思想或不宽容的标签。

启示录 13:11-18 描述世界被一个兽形政府统治，它强大而可怖，其忠诚度通过一座像（13:14）来考验。人们被标记上数字 666，这被解释为“人的数目”（可能是伪造的 777）。通过一座仅以指向“人”为定义特征的像来崇拜全球性权威，是约翰对历史的诠释。不仅在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圣徒们必须受苦，人类自我崇拜的原则在时间中始终存

在。约翰写道，识别自我崇拜（人的数目）需要智慧（13:18）。在第一章中，那些在巴比伦挺身对抗国王的犹太人被介绍为智者，他们能辨别时代并理解他们认信真神的机会。尽管他们受制于敌对势力，但最终再次蒙恩。压迫为圣徒们开辟了展示上帝智慧的机会。

嘲讽偶像

但以理书第三章不仅展示了圣徒们最终得到平反，还揭示了那些向文化偶像俯首之人的愚昧。为说明这一点，请做以下练习：大声朗读但以理书 3:2-18。

这种体验如何？当这段经文在公开场合被诵读时，常会引发微笑和轻笑，因为人们不得不再次复述那一长串官员名单或乐器名称。那些看似无穷无尽、冗余啰嗦、冗长乏味、多余且不必要的重复列举——官员与乐器的清单（“枚举的反复出现”）——旨在将故事中的事件与无意识的自动行为联系起来。

当人类像自动机器般行动或心不在焉时，他们便成为喜剧的对象……同样地，但以理书第三章中重复的列举之所以具有喜剧效果，是因为它揭露了异教徒——尤其是异教政府官僚——机械且缺乏思考的行为，并在此过程中引发笑声……乐器声一响，异教徒们便集体不假思索地向一尊无生命的雕像跪拜。实际上，重复列举的手法将这些异教徒描绘成巴甫洛夫之狗

的翻版……异教徒们滑稽荒诞的机械行为，与三位虔诚犹太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¹

正如巴甫洛夫著名实验中铃声一响狗便会自动分泌唾液，或更贴切地说，如同电源开关一按机器人就会启动，全世界异教徒们也在音乐响起时毫无意识地机械行事。异教徒们表现得像没有生命、没有思想的自动机器——他们就这样变得与他们所崇拜之物无异。崇拜人类伟业会使崇拜者沦为非人之物。

诗篇 135:14-18 如此记载：

因耶和华必为他的百姓伸冤，
为他的仆人后悔。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制造并信赖它们的人将与它们无异；他们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诸如此类。我正膜拜尼布甲尼撒的伟业，我俯伏跪拜，一再叩首，心思游离，行为机械——我已沦为无意识的傀儡——与我崇拜之物如出一辙。经文中提到，当尼布甲尼撒向犹太人发怒时，他脸上的面相就改变了（第十九节）。他所立的像导致了他脸上的相的变化——他已变得与偶像相似。

当这段文字被大声朗读时，读者与听众会发笑，因为它的写法愚蠢——正如偶像崇拜本身一样荒谬。但以理书正是以这种方式处理偶像崇拜，而非直接批判，只是将其荒诞性赤裸呈现。

异教徒的机械行为被描绘得近乎成瘾。如今有多少人对酒精、毒品或色情制品等事物表现出类似行为？有些人自动向无生命之物屈膝，却牺牲了自身鲜活的部分。成瘾即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成瘾者被偶像掌控，在崇拜行为中变得如同机器人。

与之相对的是向上帝保持鲜活的生命。站在国王面前的犹太人与异教徒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充满生命力，认识自己的上帝，摆脱了异教徒的成瘾性行为。上帝赐予真正的生命，这生命与智慧使圣徒能对抗任何形式的社会偶像崇拜，即便面临严厉报复。因为在现实中，崇拜无生命偶像的异教徒早已死去，而上帝信徒所享有的生命实际上无法被带走。于是他们站在那里，任凭国王处置，准备被扔进火窑。

尼布甲尼撒的自我形象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 3:16-18）

第三章的核心意义在于：以色列所敬拜的上帝才是真神，无论世人当前正跪拜何种偶像。但以理的同伴们，即便他们葬身于人造的烈焰，国王也休想迫使他们社会的偶像崇拜。关键不在于什么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俯伏跪拜确能保命，但他们无从知晓上帝的荣光。真正的焦点在于至高上帝的真实性，这一点连国王也不得不承认（3:28-29）。正因他们认识本章所称位至高神，才能识破虚妄。认识真神能使人免受谎言的蛊惑。一个真正认识永生上帝的人，不会轻易被代人那种盲目而机械的偶像崇拜裹挟。

尼布甲尼撒最终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似乎个故事的主角——正是他发现了火焰中的第四个人影，使他的情绪经历了从满足到愤怒，再到惊叹直至赞美的转变。他领悟、变化并成长。在本章开头，这位国王被描绘成一个需要全世界赞誉才能满足的人。渴求他人的赞美、持续不断的认可，与承认上帝的掌权截然相反。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情感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世上再多的世俗赞誉也无法真正令人满足。以斯帖记中的哈曼就是另一个例证：尽管书珊城所有人都向他跪拜，但末底改拒不屈服，这让哈曼无法忍受，从而萌生杀机。为获得他人的认可、尊重或爱戴而活，本身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崇拜尼布甲尼撒功绩的人沦为了非人的机器，而国王本人则沦为可悲的全民认可成瘾者。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便以暴怒相回应。

你需要多少认可才能快乐？如果某人不喜欢你、不尊重你或不爱你，你会作何感受？你会像尼布甲尼撒那样暴跳如雷吗？或许你的怒气会表现为沉溺于自怜的浪潮，或是

可悲地试图操纵他人。尼布甲尼撒需要将自己的成就作为崇拜对象——但故事结尾时，金像被遗忘，那三人与上帝之子取而代之。认识至高上帝能让人看清赝品的本质。治疗过度愤怒（或任何其他因不顺心而产生的偶像崇拜式反应）的良方，就是为了上帝而放弃偶像。

尼布甲尼撒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讟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之神，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但以理书 3:28-29)

然而，即使在最后的谕令中，我们仍看到尼布甲尼撒掌控全局，再次将事件焦点引向自身。改变从来不易，戒除瘾癖更是艰难。尼布甲尼撒必须先坠入深渊——这将在第四章呈现。

烈火熔炉

这故事对流亡期间及之后遭受敌国压迫的民众有何意义？全体以色列人都能与这三名犹太人共情，因烈火窑炉正他们被掳命运的隐喻。申命记 4:15-20 警戒偶像崇拜，并结道：“但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那铁炉般的地方领出，特要你们作他子民，正如今日一样”。埃及之于以色列族，犹

如火窑之于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以赛亚 43:2 应许：当以色列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圣经中的死亡与消耗的概念相关联。在启示录 19:20-21 中，食腐的、火与都在吞噬。旧约中“被刀剑击打”的习语中，“刀剑”一词源于希伯来语“口”。刀剑吞噬受害者（参见以西结书 21:28-32）。以赛亚书 66:24 将“虫”与“火”描述为永恒咀嚼的双重源泉。以西结书 32 章中的阴间和深渊吞噬世界。

在但以理书中，死亡同样呈现这一特性。在但以理 3:8 和 6:24 中，宫廷官员“吞吃犹太人的肢体”（直译）——他们正在撕裂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如同野兽般被投入火窑。在第六章中，真实的狮子被放任吞噬但以理。而在第三章的故事里，烈焰熊熊的火窑是一个吞噬猎物的深渊。三位英雄并非侥幸逃离死亡——他们跨过了不归点。他们被交付给吞噬的火焰。他们不仅濒临死亡边缘，更跨越了从生到死的界限。他们实际坠入了深渊，成了迷失的灵魂。

但当国王凝视火窑时，却看见他们在其中行走，还有第四位形似“神子”的同在者。死亡无法辖制他们（3:27）。他们走出火窑，宛如从坟墓复活。这是第三章的伟大逆转，是尼布甲尼撒将目光从自己的金像转向这位拯救敬虔者的上帝时，事件出人意料的转折。第六章也记载了类似事件：但以理走出被密封的狮子坑坟墓，虽已踏入吞噬的深渊，上帝仍以超然之力将他带回。从死亡中得救的主题在第十二章达到高潮——这是启示历史进程的终点，所有逝者都将肉身复活，迎来时间尽头的终极逆转。那时人人都将

经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遭遇：即便在死亡中，神子般的他也必不离弃，并引领他们出入死生。三位英雄的衣裳甚至未沾染死亡气息，烈焰未能伤其分毫。凡凭信心对抗社会偶像的神子信徒，都将如此。埃及是以色列的熔炉，现今世界是教会的熔炉。众人都可与这三人认同，因知至高者必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灭亡。第三章和第六章的故事中，当忠信者进入死亡领域时被带回，指向末日时所有人的复活。这最终的复活已然开始。第一个复活的是基督，随后将有许多人跟随。保罗称基督的复活为“睡了之人的初熟果子”（哥林多前书 15:20-23）。耶稣的复活是第一次复活，是众多复活中的首例。因此，随着基督，末日时的普遍复活已经开启。

有一种神秘的方式，圣徒们既分享基督的苦难，也分享他的荣耀（彼得前书 4:12-17）。当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为信仰受苦时，他们正与基督的受难和死亡认同。但生命的新样——洁净的良心和超乎理解的平安——也是基督徒的产业，因为他们提前在今世分享他的荣耀。当我们行过火窑，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受苦，我们得安慰。

深入思考

1. 你以何事为傲？何事令你异常愤怒？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你内心的偶像崇拜。
2. 你此生成就的意义何在？若知它们终将归于虚无，你能否坦然接受？
3. 你对上帝的启示作何回应？是否谦卑顺服于他的主权？还是与他抗争？

4. 你是否需要所有人都欣赏你及你的作为?
5. 王如何称呼火中的第四位形象? 为何那形象与上帝忠仆同在火中?

第七章

尼布甲尼撒的树墩（疯狂）

但以理书四章通过尼布甲尼撒王的疯狂行为，凸显了骄傲和罪恶的疯狂。要求全世界向他臣服的壮举实属癫狂。记载他的疯癫是为了强调傲慢的主题。现代人最不该做的就是试图对尼布甲尼撒进行心理分析！这又是一个预示未来事件的异梦，而非揭示国王潜意识的启示。

尼布甲尼撒梦见一棵为全世界提供荫庇的大树。当他注视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期”或作“年”。本章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

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以理书 4:13-17）

以树墩为象征的尼布甲尼撒，将丧失人类理性，并艰难地领悟到：上帝凌驾于那些自视甚高的君王国度之上。

解析尼布甲尼撒的心理

在其《旧约导论》中，R·K·哈里森写道：

但以理书所描述的病症……属于一种罕见的偏执狂，即患者仅在某一重要领域出现精神错乱的失衡状态。文中描述的特定偏执狂类型被称为牛化妄想症——另一种罕见病症，尼布甲尼撒幻想自己是一头母牛或公牛，并做出相应行为。欧洲的“狼人”传说则基于另一种名为变狼妄想症的罕见偏执狂形式……笔者……认为自己尤为幸运，曾于 1946 年在英国一家精神病院亲眼观察过一例牛化妄想症的临床病例……若缺乏机构照护，该患者会表现出与但以理书 4:33 所述完全相同的生理症状。

1

或许将这位国王的病症归入已知的心理疾病范畴，能让故事显得更为真实且具有历史性。但但以理并未透露国王是否有精神疾病的家族史，是否滥用改变心智的物质，头部

是否遭受过创伤；也未说明“即刻应验”是指他突然恶化还是通过“七期”逐渐恶化；更未提及除放逐外是否对此病症采取过任何治疗。最关键的是，经文对记载内容的选择性使得临床诊断成为不可能。所谓“兽心（被）赋予他”绝非科学描述！或许所记录的症状甚至并非其疾病在心理学上最有趣的特征。我们无从得知哈里森的目击记述（前文）是否真实描绘了尼布甲尼撒的苦难。

尽管如此，评注者们仍提出心理学解释。“尼布甲尼撒显然意识到某种程度的罪疚感，这种感受首先在梦境中显现，继而发展为妄想。”²“他在灵魂深处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如同野兽……或许通过梦境机制，上帝向他揭示了其心知肚明却始终压抑的真相。”³但经文中并不存在从压抑的罪疚感到精神错乱的连续过程，而是从实际罪行到精神错乱的直接关联。这段记述的意图并非洞察尼布甲尼撒被压抑的情感，而是彰显上帝对其的态度。尼布甲尼撒被赋予兽心是上帝对其傲慢与压迫穷人的审判。癫狂的具体形式在经文中次于骄傲的核心主题与野兽的文学母题。这些议题将在下文中探讨。

疯狂与傲慢

从国王傲慢的言辞到对他命运的宣判，其间存在一条无法忽视的连续轨迹。

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

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但以理书 4:30 - 32）

国王的狂妄激怒上帝，使他遭受罕见的精神错乱。这种审判是他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为拯救他免于此劫，但以理曾恳求他停止欺压穷人。

在圣经中，疯狂常常与骄傲和故意悖逆上帝相关联——因而，也必然悖逆现实。浪子在路加福音 15:17 中“醒悟过来”；此前他处于迷失状态。他脱离了自己的真实境况，直到醒悟后怀着谦卑回到曾被自己侮辱轻蔑的父亲身边。罗马书 1 章提到，上帝任凭拜偶像者存邪僻之心，行虚妄之事。愚昧的偶像崇拜导致崩解、扭曲，最终走向死亡。拜偶像者以谎言取代真理，不活在现实中而活在幻觉里，他们放弃了现实去崇拜兽像。

曾有一人被锁链束缚，他挣脱锁链赤身躲在坟场，并非患有一种精神疾病，而是被群魔附体。显然精神失常的他，实则面临着灵性问题——他需要从恶魔附身中得释放（路加福音第八章）。这里直接揭示了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与被黑暗势力掌控之间的圣经关联。约翰福音章将那个生理上失明的人与故意闭眼不看现实、因而迫害耶稣所触碰之人的领袖们进行类比。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

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约翰福音 9:39-41）

一切罪都是疯狂；没有比罪更荒诞的事。为何有人会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或明知是死路仍选择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犯罪的人都与现实脱节，心智并不完全健全。尼布甲尼撒的案例中，他剥削穷人的行为显露出妄想状态（但以理书 4:27）。他视自己为宇宙中心，要求众生崇拜他手造之物，这直接违背了第二章中上帝的启示！圣经明确揭示了堕落心智与病态心智的关联。审判降临前，但以理试图通过呼吁王悔改恶行来避免灾难——他试图在树木被砍伐、审判降临之前，将尼布甲尼撒从道德疯狂中解救出来。悔改才是真正的解药，通往健全心智的道路。

然而，国王的精神状态并未改变——他未听从谋士的谏言——最终超越了理性诉求的界限，陷入一种病态心理。骄傲和罪恶（每个罪人都有）所造成的道德或精神上的疯狂，是通过施加另一种方式来审判的。一个人的心智被转变为野兽的心智（4:16）。此刻，悔改的时机已逝。任何治疗都无济于事。不再有可接纳的人类心灵留存——仅剩兽性的核心。先前，这位君王不愿听从但以理的劝诫；如今他直至“七期”完结都无法回应。

在罗马书章中，上帝任凭拜偶像者存邪僻之心，弃绝他们于堕落的行为中，这正是“他们妄为当得的报应”（罗马书 1:27）。申命记 28:28-29 同样述及上帝对叛逆者施行令

人目盲的癫狂审判。尼布甲尼撒在疯癫时被逐出人类舒适之所，如野兽般生活。至此，回应上帝警告的时机已然消逝。

这本可避免。上帝与但以理早已警告过国王必须改邪归正。早在审判降临前，这位君王已深陷险境——却唯有但以理敢于谏言。尼布甲尼撒伫立王宫之巅时，内心充斥着极度的自我膨胀。他是成功的典范，被一群谄媚者环绕，那些人巴不得跪拜在他的“丰功伟绩”前。他傲然宣称：“这宏伟的巴比伦岂非我凭大能之力所建，作为王家居所，为我威严的荣耀？”彼时哪位心理学家会诊断他患偏执狂？他分明是心理健康的楷模！但但以理却洞察到一个属灵危机：若不制止，终将酿成大祸。

但以理并不乐见国王终遭报应。上帝公义的审判必将实现，但这过程却让他毫无欢欣。他忧心忡忡，试图挽救君王。这情形如同向非基督徒传福音——但以理恳求他摒弃自我倚靠与自我神化，转而承认上帝的主权。尼布甲尼撒当时构想他作为假神所行的作为（第三章）。他需要转离这些，去事奉上帝和那永恒的国度——那非人手所凿、将要增长并充满全地的磐石。基督徒可从中看到一个传扬福音的典范——呼召不信者从错误的观念转向至高神。但尼布甲尼撒必须跌至谷底才改变，像野兽般生活了七年。

何为心理健康？何为正常？这个问题颇为棘手。或许可将心智健全定义为有益而非有害的状态，或以多数人的行为为基准。有人可能将基督徒自我牺牲的爱称为“共依存”；弗洛伊德称宗教为“普遍神经症”；同性恋被视作正常；酗酒则被视为疾病。那么，何为理智？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但以理书 4:34 - 37）

当尼布甲尼撒承认自己的骄傲并将目光从自身转向至高上帝时，“理性得以恢复”。正如他的狂妄与疯狂之间存在强烈关联，将目光举向天堂与理智之间也存在这种联系。乔伊斯·鲍德温评论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信仰的实践与理性的回归之间存在关联。当尼布甲尼撒满心自我重要时，他的世界围绕自己旋转。直到疾病使他卑微，他才意识到这是多么不切实际。理智始于现实的自我评估。”⁴

理智的起点不仅在于“现实的自我评估”，当然也在于对上帝的现实评估。承认唯有至高上帝的国度永恒长存，才是理智之举。将个人王国置于首要地位则是疯狂。正如耶稣对门徒所言：“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6:24-25）

作耶稣的门徒，必须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悔改那些看似最珍贵的事物，放弃做自己人生舵手的念头。这是要举目仰望——十字架——并在那里看见自己的真实身份。成为基督徒即是回归理智，拥抱现实，认识真实永活的上帝。这意味着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反而因上帝那能使人降卑的恩典之道而欢喜——包括使你降卑。你也蒙召离弃自己的罪，

免得激起上帝采取非常手段，使你像尼布甲尼撒那样宣告：
‘他所行的全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梦之树

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啊，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但以理书 4:9-12）

其解释如下：

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但以理书 4:20-22）

正如金头既象征尼布甲尼撒又代表他的王国，这梦中的树同样具有双重象征。它展现了巴比伦的全部荣华、力量、疆域，尤其是其庇佑子民的能力。

耶稣在福音书中多次提及但以理。他将但以理书第二章中那块逐渐长大、充满全地的磐石比作自己（路加福音 20:14-19）。他的话语就是建造生命根基的磐石（马太福音 7:24-27）。保罗称耶稣为磐石（罗马书 9:30-33）。在但以理书 7:13-22 中，人子走近亘古常在者；耶稣宣称这预表了他自己（马太福音 26:63-64）。

类似地，耶稣在一个比喻中借用但以理的意象来描述上帝的国：“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马太福音 13:31-32）。此处树的意象象征上帝的国——逐渐扩展直至充满全地，荫庇万邦（但以理书 4:11）。在这棵梦之树上，天上的飞鸟和田间的走兽象征那些在尼布甲尼撒王国中找到安息的人。类比而言，栖息在王国枝头的飞鸟，代表那些已在基督里得安息、并寻求一棵树——十字架——荫庇的人。这王国不断扩展，直荫庇全地，正如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述的那块充满全地的磐石。⁵

梦中之树被砍伐，沦为树墩。这树墩是失去华美与权的树，是沦为兽性存在的尼布甲尼撒。我们无法从尼布尼撒的疯癫中辨识出已知的精神病症，正如无法通过树墩描述对他进行诊断。但若对其疯癫的描述不适用于心理分析，那为何要记载？记录他偏执狂症状的特殊细节有何意义？

这位骄傲的君王在上帝面前如同野兽。他的统治野蛮如兽，不仅是傲慢与癫狂，更是可怖与残暴。诗篇作者曾忏悔自己在愚昧时如巨兽（比希莫特）般面对上帝（诗

篇73:21-22）。无知的财主与灭亡的畜类无异（诗篇 49:20）。上帝试验人，为显明他们不过如兽，同归灭亡（传道书 3:18-21）。彼得后书 2:9-12 将那些狂妄亵渎天使者（但以理书 4:17）描述为“理性的畜类，生来就是被捉拿、遭毁灭的，必如野兽般灭”。

尼布甲尼撒正是这样的人。他在上帝面前如同一头野兽。上帝考验他，以证明他不过是头野兽。如同野兽般，他的王国终将灭亡。他的头发“增长”——此处使用先前为“伟大”的词汇来形容他。他的发如鹰翅，指甲似鸟爪。像牛一样吃草。在第七章中，巴比伦被描述为一只被赋予心的带翅狮子。尼布甲尼撒的王国与个人生活皆如野鹰——这反映在他精神病态的特质中。这正是本书野兽主题核心部分，高潮以狮子坑为终结，但在后续章节中继续将世间强权描绘为野兽。这是何等深刻的洞察，揭示了上帝如何看待人类社会！伟大的巴比伦，庇护着世界，那黄金头颅，其核心却盘踞着非人的怪物。唯有受压迫的圣徒（以但以理为代表）拥有智慧传讲上帝的真理，却被世人忽视，尽管最终得以昭雪。那位伟大的君王，在传道者解读其经历后，最终承认了至高上帝的主权。这与下一幕的结局截然不同；在那里，留给亵渎之君的唯有审判与死亡。

启示录同样将人类社会描绘成一个庞大的全球性政权，其核心盘踞着怪物，执意要毁灭那些对抗兽并敬拜羔羊的圣徒（启示录 13-14 章）。在那里，一位天使高唱：“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随后，“好像人子”的一位手持镰刀收割最后的庄稼。

但以理书中的巴比伦就是现今的世界和末后的世界。圣徒虽会遭受压迫，但无论发生什么，都将持续为耶稣作见证。最终，他们必得昭雪。

深入思考

1. 何为真实？若疯狂意味着无法按照现实生活，那么谁才是疯狂的？犯罪算得上理智吗？
2. 基督徒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警告罪人？请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举例说明结果如何。
3. 上帝严酷对待那位自满且繁荣的国王。上帝何时曾对你严厉，以唤醒你对他的需要？
4. 耶稣所说的庇护当今世界的参天大树是什么？你正被庇护免受什么？

第八章

墙上的字迹

如前所述，A. Lenglet 对但以理书亚兰语部分的概述显示出交叉配置结构（见图 5）。¹ 根据这一分析，但以理书第五章应与第四章形成对应。在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梦见大树倾倒；随后他被疯狂打击七年，最终恢复神智并赞美上帝。这与第五章有何对应之处？在第五章中，伯沙撒王亵渎上帝圣殿器皿，墙上出现手指写下灭亡预言，最终伯沙撒丧命。

图 5

但以理书二到七章的交错对称结构

A 象征四国的梦像（第二章）

B 敬拜金像或死于火窑（第三章）

C 对尼布甲尼撒的审判（第四章）

C 对伯沙撒的审判（第五章）

B 敬拜大流士或死于狮坑（第六章）

A 象征四国的异兽之梦（第七章）

事实上，这些记载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描绘了骄傲的巴比伦王僭越了唯独属于上帝的权柄——这是但以理书中仅有的两位巴比伦君主。他们都收到了关于自身危境的超自然警示，并都召来但以理解释启示的含义。但以理宣告审判即将降临，王国即将倾覆，而预言最终悉数应验。约翰·加尔文指出第五章中暗含某种癫狂：“酒意上涌时，他们的狂妄愈发炽烈。”君王与臣属醉态百出，在神志昏乱中亵渎圣器。

当但以理向伯沙撒进言时，特意援引第四章的典故；他将伯沙撒与尼布甲尼撒相较，显明其不堪。伯沙撒似乎耻于向但以理求助，拒绝使用尼布甲尼撒赐予他的尊名；但以理入殿时，君王轻蔑地称其为俘虏（5:13）。或许伯沙撒与尼布甲尼撒比肩，刻意回避前朝谋士。他虽以厚礼相诱，却遭但以理断然回绝。二人间的敌意昭然若揭。

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

神秘的手指突然出现，在墙上写下讯息。这类似于上帝通过梦境传达信息，也是为何应避免心理学解释的绝佳例证。³上帝赋予神秘，而后由但以理提供解读。墙上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与乌法珥新。弥尼意为“计算、数算、估量、分配”，可发音为“弥拿”（一种价值六十舍客勒的重量单位），其发音亦近似“玛代”。提客勒意为“称重”，是与亚兰语和希伯来语“shekel”（一单位重量）同源。Parsin 或 Peres 意为“分开”，发音类似“波斯”，对应半单位重量。

文本的意义至少存在于三个层面：作者的意图、文本本身以及读者的反应。可以用电脑打印页面来类比：电脑需向打印机发送准确数据，打印机需理解接收的协议，连接两者的线缆必须完好。若作者能力不足，则无法实现沟通；若读者缺乏接受力或理解力，意义便无法传递；若媒介（即文本本身，类比中的打印线缆）存在缺陷，信息则无法被理解。三者须协同运作才能传递意义——这便是诠释学体系。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与此对应：圣父是发出话语的起源，圣子是话语本身即信息，圣灵则为读者进行解读。

一则寓言讲述了一位农夫在田间耕作时，看见云朵形成了字母“PC”。他将此事告知牧师，牧师断定这两个字母意为“传讲基督！”（Preach Christ）。于是农夫虔诚地进入神学院学习，却成绩不佳，很快面临退学危机。他向院长提及云朵之事，院长则认为信息实为“种玉米！”（Plant Corn）。当人们阅读任何文本时，自然会遇到作者未解答的疑问与叙事空白。面对这些空白，读者必须自行填补。例如但以理在第三章身处何处？第六章中与但以理共度整夜的天使是谁？这些都是故事的留白处。当读者通过推测填补这些空白时，便参与了意义的创造过程。这正是将读者反应视为意义生成场域的一种理解方式。圣灵在读者积极阅读时进行诠释，与作者及文本本身共同参与意义的创造。

有时，人们将自己的解释（peshar）带到奥秘（raz）面前。在我们寓言中的云彩里，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云彩本身，而在于解读者。在第五章中，但以理与其说是在解释墙上四个字所隐藏的秘密含义，不如说是在提供一个

合理的解释。墙上的字迹不过是空白。它如此深奥，以至于其意义几乎完全由神圣且天赋异禀的解读者所赋予。

为何智者无法解读墙上的字迹？⁴ 亚兰语是帝国的通用语言；他们为何需要他人来解读？仿佛他们无法辨认墙上实际的文字。为何 Mene 被重复？在但以理的希腊文旧译本中，Mene 仅出现一次。但以理书 5:5 提到“手指”书写。伸出一根食指在灰泥上描摹文字很容易。但有人能同时用多根手指写出如 Mene 这样的词吗？这不可能做到。然而经文似乎暗示，手指显现并在墙上留下难以辨认的划痕，而但以理将其解读为文字。

古巴比伦采用六十进制（基数为 60）的数字系统。在十进制体系中，单一笔画“1”可表示 1、10、100 等不同数值，其具体数值由笔画所处位置决定，并通过零来标示位数。而在六十进制中，单一笔画 | 同样表示 1，但在下一位时则代 60 表而非 10。因此，两个笔画 || 即表示 61 —— 第一个笔画代表 60，第二个代表 1。

代表数字的单一笔画对应一个单位重量，即 1 提客勒（teqel）。但它也可对应 60 单位重量，即 1 弥拿（mina）。三个笔画 ||| 可能表示三弥拿、三提客勒、两弥拿加一提客勒，或两提客勒加一弥拿。若笔画上加划横线 +，则可表示半单位重量，称为 1 佩雷斯（peresh）。因此这些标记 |||+ 可解读为“弥拿、弥拿、提客勒、佩雷斯”，总值 121 又 1/2。“弥拿”一词发音类似动词 mene（意为“计数”），也与“玛代人”谐音。“提客勒”发音如同动词

taqal（意为“称重”）。“Peresh”听起来像动词 parash（意为“分开”），同时也与“波斯”发音相似。

大卫·布鲁尔提出，一只手显现，四指与拇指张开，随后攥成拳头，在石膏墙上划出一个形似 |||+ 的记号。

（当然，但以理若愿意 [像希伯来或亚兰文那样]，从右向左阅读，它便会呈现为 +|||。这意味着手的主人是右撇子。）众术士皆无法解读划痕，直到但以理被召来。他观察这些痕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peshar）。他将前两笔解读为各 60 弥那（mina），并运用动词 mene（“数算”）——上帝已数算伯沙撒的日子，到此为止！接着的单独一笔他读作 teqel（“称量”）——王被称量，显出亏欠！食指与拇指交叉形成的 + 符号（teqel 一分为二），parash（“分开”）——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换言之，简而言之，但以理望着这位因恐惧而瘫软的国王——他急于知晓划痕的含义——实际上说道：“你想知道它们的意思？你会死，你会死，你还会死！这就是它们的含义，你这恶王！”

在这种解释中，但以理从划痕中读出的数字是 121 又 $1/2$ （两个弥拿各值 60，一个提客勒值 1，再加半个重量）。但布鲁尔指出，这些数字可能有其他解读方式。三个提客勒和一个佩雷斯会得出 3 又 $1/2$ ，即“一载、二载、半载”——7 的一半。三年半等于 42 个月，共计 1,260 天（每月 30 天，每年 360 天）。这些时间段也出现在但以理书其他章节（7:25；12:7）和启示录中（11:2-3；12:6；12:14；13:5）。

另一种解释认为，一个弥拿、两个提客勒和一个佩雷斯合计为 $62 \frac{1}{2}$ 。在但以理书 9:23-27 中，预言末日之前将有七十个七年周期。这些周期被划分为 62 周、7 周和两个半周的周期。将其中一个半周与 62 周相连，便构成了 70 个预言年周中 $62 \frac{1}{2}$ 周。而另一半周则对应 $3 \frac{1}{2}$ 年。因此，墙上手指划出的痕迹衍生出一套支配末日历史进程的数字命理体系。终末事件序列的展开，正是遵循着这些刻痕所控制的历法。数字 $3 \frac{1}{2}$ 、7 和 $62 \frac{1}{2}$ 被用于构建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末世各阶段的时序框架。

这异象有何解释？墙上的文字意味着什么？它预示着在末日历史的进程中，尼布甲尼撒的梦境即将应验——黄金头颅的时代将让位于白银胸膛的时代；但以理梦中的狮子（七章）即将被熊吞噬。它意味着从受膏者居鲁士到受膏的末后君王之间，将隔着 70 个预言年周，划分为 7 周、7 之半数以及 $62 \frac{1}{2}$ 周。它意味着圣徒必须忍耐（但以理书 7:25），妇人需受庇护（启示录 12:14）一载、二载、半载。它昭示外邦人将践踏圣城 42 个月（启示录 11:2）。这末日历史的进程，通过异教王伯沙撒眼前浮现的刻痕显现，又由忠信的伯提沙撒为他解读。

或许这有助于解读启示文学。如同墙上的刻痕，启示性的梦境和异象极其晦涩且充满隐秘象征，以至于人们必须在解读前知晓答案。例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在事件发生前无法用来预言未来，但事后人们却能从中看到历史事件的映照——这是一种 *exeventu*（事后追溯）的解读方式。

伯沙撒墙上的文字是审判的宣告。除了将这些标记与未来历史相联系外，亦可将其视为堕落人类在圣洁上帝面前的状态。金·门罗认为，所有人类或许都有这样的警告写在——被称量且显为不足，数算的日子，失他们自己的王国。⁵ 唯有一人的墙上会写着不同的内容：被称量且去的显为配得无数日子与永恒国度。此人就是耶稣。门罗指出，如今本该写在耶稣墙上的，也写在了基督徒的墙上；而本该写在基督徒墙上的，也在他的墙上显明——他为我们被称量且显为不足，好叫当我们被称量时，因他的配得而显为配得。

嘲笑偶像

但以理书第三章与第五章存在平行叙事。伯沙撒设宴，尼布甲尼撒造像，皆是为了在王国注定倾覆的明显事实面前巩固权力、维系统治。“伯沙撒的宴席纯属虚张声势，是一个恐惧统治者的最后狂欢，徒劳地试图淹没他的恐惧。”⁶ 正如第三章通过“反复枚举”嘲弄偶像，此处伯沙撒与宾客所拜之神亦未被指名，而是多次被称为“金、银、铜、铁、木、石的神”。冗余的建筑材料清单强化了他们所拜所谓神祇的无生命与人造属性。这种无意义的重复手法，再次使那些无面目、无名字、人造的、匿名的、如石头般冰冷死寂的无能神祇显得荒谬可笑。

在第五章中，偶像与偶像崇拜者还以另一种方式被嘲弄。⁷ 当邪恶的国王看见那些手指时，经文描述他腰间的“结”（qetar）“松开了”（shera'）（5:6）。钦定本译为“他腰间的关节都松脱了”。对此有多种译法，例如，

“他的四肢瘫软”（rsv 版）或“他的腿在他身下瘫”（nlt 版）。但经文特别提到他腰间的结松开了，这可软能是失禁的意象——无法控制括约肌。文本以此嘲弄这位亵渎神明的君王：妄图掌控耶和華器皿的人，竟连自己的排泄都控制不住！

太后随即告知国王有人能“解”（shera’）“谜题”（qetar）（5:12）。某种意义上，但以理与耶和華的器皿处境相同——都是巴比伦的俘虏，并与它们一同被分别出来保持洁净（1:2-4）。注意太后话语中的双关——她知道有人能替王解开那些结！当但以理最终出现在王面前时，王说：“我听说你能解（shera’）谜题（qetar）”（5:16）！阿尔·沃尔特斯写道，

我们必须从一个饱受巴比伦人欺凌、说亚兰语的以色列人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巴比伦王先是对以色列的上帝出言不逊，当后者以墙上神秘字迹回应时，他竟吓得“腰间的带子都松开了”。这番丑态足以引发听众的阵阵嘲弄笑声。异教智者未能解开谜题后，太后推荐了以色列先知但以理，她向国王描述此人特别擅长为他“解结”（5:12）。这个无心的双关语又引来更多讥笑。最终国王亲自面见但以理……实际上说了句：“我听说你能替我解结”（5:16）。我们再次想象观众们哄堂大笑的情景，因为这位不幸的异教国王无意中在耶和華的先知面前出丑了。我们看到故事如何运用滑

稽幽默来突显以色列上帝的至高主权，地上伟大的君王在他面前转瞬间就能沦为笑柄，为即将到来的审判铺路。⁸

这些偶像构不成威胁，它们不过是可笑的玩意儿。它们显然也没能拯救国王免于厄运。有时，嘲弄我们时代或个人生活中的偶像，是从中得释放的重要一环。将荒谬之事加以嘲弄，是一种严肃的护教技巧。例如：指出那些试图解释复活事件的论调何等可笑；揭露相信生命源于偶然比相信造物主更需要信心；强调拒绝基督却推崇基督教美德的不合逻辑——这些都是有力的论辩。同样，辅导那些感到不被重视的人时，将其感受推向荒谬的极端（“我要所有人在我进门时鞠躬，高呼‘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我要地球上每个人都爱戴尊敬我”），有时能暴露非理性的内心，将其从不切实际的期待中释放出来。如同圣殿器皿与被掳的犹太人，基督徒亦被上帝分别出来。

他不容许自己的教会永远遭受迫害与凌辱。终有一日，狂妄的权势将被称量而显为不足（5:27）。它们的时日已屈指可数。它们的国度终将被分裂，由圣徒继承（7:18）。在此期间，对世间荒诞偶像的嘲谑能力，能助我们洞穿其虚妄的宣称。

普遍启示

但以理被召来，是因异教谋士无法解读上帝的话语（5:8）。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所有技能都无法帮助惊恐万分

的国王。但这些技能本就是为了让他们在此类情境中展现智慧而设计的。他们理应能解读征兆与预兆，为国王的重大决策提供建议。然而，面对这位面色苍白、双膝发抖的国王，他们所有的智慧都徒劳无功。

普遍启示是上帝通过万物向人揭示关于自身的真理，这种启示每个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保罗指出，上帝清晰地启示了至高者存在的真理，这种认知使人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无可推诿——当他们被衡量并被判定为不足时。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之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 1:18-25）

并非上帝直接揭示诸如物理定律之类的事实，而是物理定律本身揭示了关于上帝的某些带有权威性的特质，每位物理学家都必须以信仰或不信的态度回应。异教徒在某种程度上认识真神，却刻意压制这种认知；这是普遍存在的神经症。他们崇拜兽类，自我贬低。无神论者知晓许多事实——事物运作的规律、支配重力的方程式——却无法透过这些方程式领悟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同理，那些无法理解墙上神谕的人，也无法领悟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但以理指责伯沙撒本应通过家族历史知晓不可轻慢上帝（5:22）。普遍启示的教训未能使他尊崇上帝，反倒使他无可推诿。同样，非基督徒科学家、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才智，最终只会使他们无可推诿，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这具有深远的传福音和护教意义。能够解读上帝话语的基督徒，也能理解上帝在知识各领域的启示。因此，基督徒可以利用一切已发现的事实来传扬基督的福音。但以理不仅从成文的上帝话语中论证——他还从普遍知识中论证，每个基督徒同样可以如此。

深入思考

1. 伯沙撒王当时神志清醒吗？为什么？
2. 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有哪些？请描述如何嘲弄这些偶像——以突显其荒谬性。

3. 伯沙撒亵渎了上帝的圣物 —— 当今的亵渎行为以何种形式呈现？
4. 人们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普遍启示有何作用？如何将这种认知运用于福音传播？
5. 你配得怎样的文字被写在你的墙上？因着耶稣，实际上那里写着什么？

第九章

崇拜人类

但以理书第三章和第六章内容相似。在这两章中，统治者都要求世人敬拜他们，而当犹太人拒绝这样做时，他们就被扔进坑里（remah，“扔”——两章中都是同一个词）。第三章中，三位犹太人被扔进火坑；第六章中，但以理被弃于狮子坑。两起事件中，本应被吞噬的受害者皆因天使干预而获救。

大流士王的臣子嫉妒但以理，却找不到他的过错。他们唯一可利用的就是但以理的宗教信仰，而他宁愿被算计也不愿隐藏对永生上帝的虔诚。但以理书 6:24 称控告但以理的人为“吞吃他肢体的人”。他们与狮子无异——都是企图吞噬圣徒之辈。

当时的背景是，在三十天期限内，所有国民只能向大流士王祈祷。但但以理仍如往常一样公开向他的上帝祷告，因而被捕。大流士王找不到合法途径解救他，但以理便被扔进狮子坑中。在那里，一位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但以理安

然脱险，而那些控告他的人连同他们的家人被扔进坑中，立刻被撕碎与击垮。对大流士的崇拜被遗忘，而大流士本人却赞美起永生的上帝。

偶像崇拜

但以理书对偶像崇拜的探讨与圣经其他篇章截然不同。书中未提及任何异神之名。在第三章中，人们膜拜的是尼布甲尼撒所造的宏伟金像——那甚至算不上宗教器物。这描绘了一个向人类成就屈膝的文化图景。尼布甲尼撒实为真正的偶像；人类被神化并与上帝比肩。当犹太人遭指控时，罪名是‘他们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3:12）。王的诸神反屈居于其金像之下。（指控并非“他们不理睬诸神”）偶像崇拜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制度性，违逆者将面临致命危险。拒绝顺从主流意识形态会招致迅疾而残酷的镇压。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将巴比伦城的荣耀华美据为己有，但最终被迫承认掌权者是上帝而非君王。第五章记载伯沙撒崇拜偶像，却未指明具体神祇——这些偶像本无实质，因真正的崇拜对象并非神明，而是王朝与君王。至第六章，依然未见任何神明的存在。这使前几章的焦点愈发清晰：在三十日内，唯独对人（君王）的崇拜被强制执行，其他神明皆遭禁绝。

人们或许会以为，被万民当作神明崇拜对国王而言是种令人满足且振奋的体验。但事实恰恰相反！玛代人和波斯人那不可更改的神圣律法，将大流士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也恰恰暴露了他这位受人敬仰的人物无力拯救他的朋友。大

流士尽管拥有神圣地位，却只得到焦虑与失眠。如同尼布甲尼撒的疯狂，当大流士的傲慢达到顶峰时，他被揭露为无能之辈。

圣经有时将偶像崇拜视为非宗教行为，不是针对某位神明，而是对世俗之物的盲目信赖。例如，哈巴谷书论及迦勒底人时称他们是“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哈巴谷书 1:11）。迦勒底人“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哈巴谷书 1:16）。此处，巴比伦人真正的神明被指认为他们自身的力量。渔网象征其战争工具——谋生手段——用以俘获他族。这些人信奉的宗教就是自身力量，并隐喻性地向战争工具“烧香”。这个民族的宗教就是自身能力与生产方式。对现代读者而言，这或许像是对当今世界的描述。

以西结向与但以理同时代的人——那些同样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讲话。他指责这些流亡的犹太人犯有偶像崇拜之罪。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華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華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就了先知来的，我一耶和華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好在

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藉着假神与我生疏。’”（以西结书 14:1-5）

上帝告诉以西结，犹太人已在心中设立了偶像。这些并非木石所造的偶像。上帝洞察人心，在那里发现了偶像。拜偶像已内化于心，成为一种傲慢与自恃的态度（撒母耳记上 15:23）。

保罗论及基督的敌人时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立比书 3:18-21）。那些受感官享乐或下一餐饭驱使的人，是在敬拜肚腹之神。保罗将这种拜偶像行为与以基督为念、向往天上国民的身份相对比。与“认识基督为至宝”相比，世上万物——那些被人们当作神的事物——都如粪土（腓立比书 3:7-8）。保罗列举了一系列不合基督徒身份的“属地”恶行，其中包括“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歌罗西书 3:5）。第十诫命是不可贪恋邻舍的一切，包括房屋、配偶和财物。凡此贪恋皆被称为拜偶像。贪恋即是崇拜。知晓一人所贪之物，便知其神明为何。贪婪暴露出不满足的心，它相信获得所贪之物便能得福。人相信某物能赐予幸福、平安或安慰，因而追逐它如同追逐神圣且能赐生命的神明。耶稣将敬拜上帝与金钱对立，说无人能事奉（或崇拜）两个主（马太福音 6:24）。耶稣视金钱为与上帝抗衡之物，是可被当作上帝替代品来事奉的对象。

通常，在旧约中，偶像崇拜是一种外在的宗教行为，表现为向木石偶像俯伏跪拜。而在新约中，这一概念被内化。以任何事物为夸耀、信赖任何事物、服侍、贪恋，皆属心中的偶像崇拜——即追逐别神。在但以理书中，偶像崇拜始

终涉及民族主义与人类骄傲，从未出现能与耶和华抗衡的具名神祇。没有迹象表明流亡者被马杜克、贝尔或其他巴比伦诸神诱惑。但另一种更深层的偶像崇拜例子比比皆是。了解一个人夸耀什么（比如他的功绩），便可知其信奉之神。了解什么会引发过度愤怒（比如当那份功绩遭蔑视时），便可知其信奉之神。了解什么会让人陷入两难境地、产生难以忍受的焦虑与失眠，便可知其信奉之神。

文本质问读者：在你心中，什么在与上帝竞争？你以什么为傲？你的成就？你的成功？拥有正确答案（如巴比伦的智者）？身居高位？但以理书揭示骄傲与虚假崇拜、贪婪与偶像崇拜、渴求珍馐与向木石屈膝之间毫无差别。

人文主义

二十世纪为人类崇拜带来了新的明晰。以下是 1933 年文件 *Humanist Manifesto*（人文主义宣言）中一系列的引述。

广泛认识现代世界宗教信仰根本变革的时刻已然到来。单纯修正传统态度的时代已成过往。科学与经济变革瓦解了旧有信仰。全球宗教必须适应知识与经验极大增长所创造的新环境。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重要趋势正朝着坦率而明确的人文主义方向发展。为使宗教人文主

义得到更好理解，我们以下署名人，希望作出一些我们认为当代生活的事实所证明的断言。

第一：宗教人文主义者认为宇宙是自我存在的，而非被创造的。

第二：人文主义相信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持续演化过程的产物……

第八：宗教人文主义将人格的完全实现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并追求其在此时此地的发展与圆满。这正是人文主义者社会激情的根源。

第九：在取代涉及崇拜与祈祷的旧态度时，人文主义者将其宗教情感寄托于对个人生命的高度觉知，以及为促进社会福祉而开展的协作努力中。

1973 年，*Humanist Manifesto II*（人文主义宣言第二版）问世。以下是其中若干节选：

与 1933 年时相同，人文主义者仍认为传统有神论——尤其是对聆听祷告之神的信仰（假定其存在并关怀世人、聆听理解祈祷并能够施加影响）——是一种未经证实且过时的信仰。仅基于简单断言而得救的救赎论，仍以虚假的死后天堂希望误导世人，显露出其危害性。理

性者寻求其他生存之道。但我们认为，传统教条式或威权式宗教，那些把启示、上帝、仪式或信条置于人类需要与经验之上的立场，是对人类这个物种的一种伤害。任何关于自然的解释，都应当经得起科学证据的检验；在我们看来，传统宗教的教条与神话并不能通过这一检验。即使在当今这个人类历史的晚期阶段，一些基于对科学理性进行批判性运用的基本事实，仍有必要被重新申明。我们认为，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超自然要么毫无意义，要么与人类的生存与实现无关。作为非有神论者，我们以人而非上帝为起点，以自然而非神明为出发点。自然或许确实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加广阔与深邃；然而任何新的发现，都不过是扩展我们对“自然”的认识。

但我们也无法发现任何关于人类物种的神圣目的或天意安排。尽管我们仍有许多未知，但人类必须为自己所是、以及将成为何种存在负责。没有神会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拯救自己。

第二：关于不朽救恩的应许以及对永恒惩罚的恐惧，都是虚幻且有害的。它们使人类偏离当下的关切，远离自我实现，以及对社会不公的纠正。现代科学否定了诸如“机器中的幽灵”与“可分离的灵魂”等历史性观念。相反，科

学确认，人类物种是自然进化力量的产物。就我们所知，完整的人格是生物有机体在社会与文化情境中运作的功能结果。没有可信证据表明生命在身体死亡之后仍然存续。我们通过我们的后代，以及我们在文化中对他人生命所产生的影响而延续存在。

根据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宇宙并非被创造而来。人类是通过自然过程演化形成的。重要的是此生此世——并无来世。与其祈祷，不如培养一种幸福感。在现代世界中，颂扬上帝与耶稣并无立足之地，甚至对人类生活有害。我们必须自行制定道德准则并自我救赎。我们应努力和谐共处。

宣言由西方世界知识精英中的杰出成员起草并签署。有两类人找到了共同立场，即所谓的宗教人文主义者和世俗人文主义者。宗教人文主义者希望在自然主义框架内重塑宗教，而世俗主义者对宗教本身并无兴趣。他们共同试图为人文主义这辆马车踩下刹车——这种哲学在实践中如同滑坡般导致了二十世纪所展现的种种暴行。以无神论之名在二十世纪丧生的人数，超过了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以宗教之名死亡人数的总和。宣言的人文主义者们关注的是，在面对那些秉持相同理念、掌握政治权力的个体实践其哲学所产生的可怕恶果时，如何保持对人性的乐观看法。

赫伯特·施洛斯伯格在其分类“人性偶像”中指出，法律始终以神学为基础。¹ 在人文主义体系中，人类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正因如此，任何行为都无法被绝对判定为善或恶。施洛斯伯格认为，随着平等观念的普及，贫困阶层的不

满情绪反而愈演愈烈。这与人文主义者的预期背道而驰，但若他们崇拜的是永远无法满足人心的财富偶像，这种现象便不难理解。他论证道，人文主义始于将人类捧上神坛——却终将以蔑视人类收场。因此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例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清洗。

弗朗西斯·薛华和 C·埃弗雷特·库普将他们的合著“献给那些被剥夺生命的人——未出生的胎儿、弱者病人、老人，在疯狂、自私、欲望和贪婪的黑暗岁月里，这些正是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留给人们的记忆”。² 他们主张，当文化浸润于基督教价值观时，人们会因身为上帝的形象而受到珍视。然而，一旦对人类特殊本质的信仰丧失，善待人类便失去了哲学根基。人文主义者必然走向滥用基因知识的道路，因为他们寄望于此来摆脱自然的束缚。随着这种哲学渗透社会，许多社会弊病如虐童、堕胎和杀婴现象不减反增。希特勒曾以他武断的‘完全人’标准为由，合理化对数百万人的屠杀。如今，未出生的胎儿在法律上同样不被视为完整人类而失去保护。人文主义宣言的撰写部分是为了反对以人文主义之名施暴，但恰恰是他们自身的体系为这种暴行提供了正当性。他们不仅反对基督教，也反对掌权的人文主义者。

但以理书第六章描绘了一幅人类被崇拜至排斥一切神明的景象。世界对此毫无抵抗且顺从，唯有但以理因认识真实永活的上帝而得蒙保守。人类及其造物受到文化的顶礼膜拜。唯独敬畏上帝必招致迫害。随从世俗文化者，终将成为永不满足的无意识机械羔羊。唯有定睛于永活的上帝，方能抵御这般诱惑。耶稣曾告诫犹太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 22:21）。但以理违抗了玛代和波斯人不可更改的法律，他所实践的，正是历代信徒在面对敌视上帝诫命的政府时必须实践的。当权者命令彼得和约翰停止传讲福音时，他们回答：“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 4:18-21）。彼得前书 4:12-19 告诫基督徒，当不可避免的迫害来临之际不要惊讶，只要是为基督、为正义受苦，而非因作恶受罚。为基督受苦本是常态，并非怪异或意外之事。因此，但以理为所有信徒树立了卓越榜样，其昭示的功课显而易见——“去照样行吧”。当今文化中许多人被人本主义者说服，一旦他们掌握政权，基督徒便被视作敌人。我们当铭记但以理与狮子坑的故事，将凯撒之物归给凯撒，将上帝之物归给上帝。

狮子坑

正如读者通过尼布甲尼撒知晓火窑中发生的事，人们也通过大流士了解到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命运。两位强大的君主都经历了认知转变与成长。“细读但以理书一到六章对人物塑造和视角的描写……会发现但以理故事中的核心角色（除第一章外）并非犹太智者，而是异族君王。”³两位君王出人意料的发现及其信仰回应，构成了两个故事的高潮。这位上帝对他们而言深不可测，却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所熟知。暴君们对意外结局惊诧不已，读者亦当感受到他们的震撼。

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洞口用石头封住并以蜡密封。这仿佛但以理被封闭在坟墓中。对耶稣埋葬的描述，其行文

方式听起来就像但以理的“埋葬”。但以理不仅仅是几乎死去；他已置身于死亡的领域，被遗弃等待吞噬。要从那里毫发无损地出来，就是从湮灭中被带回。

本章的巨大反转，当然在于次日早晨发现但以理毫发无伤。他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这与接下来他的控告者们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6:24）。但以理从坑中喊道：“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书6:21-22）。上帝为一位被遗弃至坟墓的无辜受难者伸冤。

马太对耶稣安葬的记载读起来与但以理被封闭在坑中的记述颇为相似；但以理毫发无损地脱困，正对应着耶稣的复活。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在约翰福音19:36中是一个重要观察，凸显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的身份——羔羊的骨头不可折断（出埃及记12:46）。此外，但以理在但以理书1:4中被介绍为毫无“瑕疵”，这个词在利未记21-24章具有祭祀意义（如利未记22:20：“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在此处，临近但以理书前半部分的结尾，这些故事以祭祀相关的暗示作结，再次将但以理与祭品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看到一位忠信的犹太人从野兽所致的死亡中归来，成为众圣徒的榜样。但这幅图景的意义更为宏大。但以理的命运映射着全体犹太人的命运：“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诗篇14:4）；“他们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

在暗处”（诗篇 17:12）；“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它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利米书 4:7）。野兽的诅咒是对违背圣约的惩罚（申命记 32:24）。但以理所经历的正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共同遭遇——被巴比伦吞噬殆尽。然而随着但以理的复兴，人们看到一线希望：或许全体以色列也将经历复兴。一个人被坑吞噬又从那里归来，象征着所有圣徒——被可怖势力交于死亡，却在绝望中得蒙复兴，亲眼看见仇敌溃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真实地成就但以理所预表的象征。我们需要一位道德完美、毫无瑕疵的人，真正为他的百姓而死，真正从阴间归来，并借此摧毁真正的敌人——那深渊本身。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那些嫉妒的朝臣“吃了犹太人的肉块”（但以理书 3:8）。尼布甲尼撒“吃草如牛”（4:33）。控告但以理的人“被他的肉块所吞吃”（6:24）。在第七章中，四兽互相撕咬并残害圣徒。列国如野兽般企图吞噬犹太人。当但以理身处狮子坑时，这一主题立刻具象化——真实的狮子真的包围了一位圣徒！此后，列国在梦境中被描绘成饥渴相食的野兽。拜偶像者眼中的巴比伦是宏伟壮丽、华美绝伦的城池，而圣徒所见却是贪婪的猛兽。启示录同样将巴比伦刻画为淫妇，沉醉于圣徒之血，骑着七头十角的兽行于众水之上——那水象征万民、列国与邦国（启示录第十七章）。圣徒虽将遭受迫害，但终得昭雪；在此期间，他们把握机会荣耀上帝（如第一章所示）。

但以理书前半部分以故事为主的篇章就此结束，并为随后而来的梦境与异象铺垫了序幕，尤其是那位与兽性尘世国度相对立的人子。

深入思考

1. 你是否计算过作门徒的代价？你为耶稣作见证付出了什么？
2. 基督徒何时应当拒绝顺服在上掌权者？
3. 你文化中的哪些方面受人文主义影响？作为基督徒你如何回应？
4. 谁自由，谁被困？为何如此？
5. 但以理从坑中被活着带上来。这故事与福音有何共通之处？其中为基督徒提供了怎样的盼望？

第十章

驾云者

但以理书第七章开启了本书的后半部分，其特点是梦境和异象。它显然与第八章同属一类，后者也是关于巨兽的异象。然而，该章节是用亚兰文写就的。因此，它归属于但以理书的亚兰文部分，而非希伯来文部分。它与开启亚兰文篇章的第二章形成平行结构——尼布甲尼撒在那里梦见四重雕像被一块不断生长、最终充满世界的巨石击碎；而在第七章中，但以理梦见四头巨兽争夺权柄，最终被一位人子模样的存在、圣徒们及上帝的国度取代。尽管但以理书中的事件已推进到居鲁士时代，第七章却闪回到伯沙撒统治时期，即尼布甲尼撒梦中金头所象征的年代。因此第二章与第七章共享同一时空背景，构成另一组平行对照。第七章起着串联全书两部分的作用：体裁上它属于后半部的异象集合，但实质上是亚兰文篇章不可分割的部分，平衡着交错对称结构。由此可见但以理书具有整体性，后半部无法与前半部割裂。（亚兰文部分始于 2:4 中段，将第一、二章紧密衔接。）

第七章是但以理书的核心，连接前后两部分的枢纽，其本身也有一个中心：“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 7:17-18)。这世上的帝国与列国终将消逝，圣民却要永远承受国度。这很好地概括了但以理书前后两部分的精髓。

在但以理的夜异象中，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此处我们窥见但以理书中的恶魔学——这些兽类源自充满邪灵的黑暗幽冥。第四兽极其凶猛，有铁角铜齿，又生出一角，眼如人目，口说夸大的话。正当但以理观看时，荣耀的亘古常在者坐上审判宝座，末后的兽便在审判之火中灭亡。随后，一位似人子者驾着天云而来，得了荣耀、权柄与永远的国度。

本章后半部分逐步详细解释了异象的含义。四兽代表四个王国，其中第四兽与众不同，贪婪可怖，它的小角象征一位压迫圣徒、企图篡改上帝旨意的君王。但神圣法庭将审判他，最终圣徒们将继承永恒的国度。

野兽和小角

但以理书 7:16-18 节中的解释（pesher）简要概述了异象的寓意：四兽象征四个将统治至圣徒掌权时期的王国。当至高者的永恒国度建立时，这些世俗王国将走向终结。但解释（pesher）并未具体指明这些王国，如同第二章所示，可作三种解读——巴比伦、玛代、波斯，以及希腊；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或“象征邪恶王国相继更替……直至历史高潮时期的四个国度”。¹若第二兽（如熊）

代表玛代波斯，其描述中的任何分歧皆可解释。若第三或第四兽象征希腊，分裂为二或四部分亦有其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讲述希腊世界一分为二；历史上它也曾分裂为四部分）。

第一兽是基路伯，形如狮子却有鹰的翅膀。其鸟类特征被剥离，被迫如人般站立，经历内在蜕变——“它被赐予人的心”（7:4）。这令人联想到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被授予“兽心”（4:16），他的毛发“长得如鹰羽”（4:33）。亚兰文本写作“鹰”，英文译本注为“鹰羽”。耶利米书 4:7 称尼布甲尼撒为狮子，以西结书 17:3-4,11-12 则喻其为鹰。第一兽最终更趋人性而减少兽性。此兽并非自主存在，而是完全臣服于能改造它的力量。上帝对君王与国度拥有绝对主权。圣徒可对此深信不疑并振作信心。

第二只兽形如熊，一侧身躯高举且占据优势。这一分裂特征或许暗示着该生物具有复杂性，既是玛代也是波斯的象征，而波斯拥有更高地位。历史上，波斯逐渐取得了对玛代的支配权。又或者，这兽以后腿直立如人，展现出类似基路伯的人类特征。它正咀嚼着三根不明来源的肋骨。耶利米书 51:27-28 列出了玛代的三个盟国，亦或这些仅是基路伯的残骸？再次强调，这食肉兽并非自主行动，它被命令道：“起来，饱食血肉！”它不凭己意行事，仅遵指令而行。

第三兽形如豹，生有四只鸟翼与四颗头颅，象征一个四分王国。历史上，亚历山大的帝国分裂为四部分，其中两部分为争夺巴勒斯坦而战。波斯并未分裂为四个王国，也未曾征服玛代人。此兽的翅膀与猫科动物般的速度（如

猎豹）突显其疾驰之迅捷。但以理书 8:5 中的公山羊奔跑之快，足不沾地（仿佛也在飞翔）。亚历山大仅用数年便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那只公山羊被称为希腊，它攻击的公绵羊则代表玛代波斯（8:20-21）。这只豹形兽的四重结构可能暗指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另一方面，“四”在象征意义上代表普世性，如同但以理书 7:2 中的“四风”。此处亦有四兽，表明异象讲述的是人类王国的普世性。再者，这豹“被赋予统治权柄”——又一次提醒我们，上帝对其拥有绝对主权。

第四兽是个半铁半铜的怪物，践踏一切。它的十角让人想起尼布甲尼撒梦中雕像那半铁质的十趾。它的十角就是十位君王（7:24）。这兽代表希腊或罗马，是地上与上帝为敌、迫害圣徒的终极势力。一只长着人样的小角拔除了另外三只角，口出狂言。解释（pesher）中未提及上帝的至高旨意与这角的关系——它只是铲除了约三分之一的角后自夸。注意在启示录中，角或号角会毁掉大地的三分之一。

角象征动物的力量；公牛低头冲锋时，尖角直指你的场景何等骇人！象征意义上，角代表国家威能（诗篇 89:17,24；耶利米书 48:25），也象征个人荣耀与力量——或为上帝所用或与上帝为敌（撒母耳记上 2:1；诗篇 75:5）。上帝的力量是他的角，他为拯救子民向敌人高举这角（诗篇 112:9；撒母耳记下 22:3；路加福音 1:67-69）。小角象征着十角之后将统治一个王国的国王。他将压迫圣徒并试图更改律法，创立新的道德准则与宗教节期（7:24-25），为一载、二载、半载。若第四国为希腊，则小角出自希腊王国

或其覆灭后；若为罗马，则小角出自罗马或其衰亡后。或许他是迟来的征服者，在那怪兽般的王国覆灭许久后才崛起。

描绘完世俗王国的狂妄自夸后，场景骤转为天界景象。亘古常在者，身着洁白闪耀衣袍，面容如火焰，乘战车降临施行审判。烈火之河自战车涌出吞噬仇敌，无数侍从环绕左右。案卷展开，审判已定。天庭凌驾万国之上，将权柄交予圣徒。终局并无争战，亘古者仅依律法宣告判决，刑戮立施。申诉无门，那角的狂言终显虚妄。此乃人类历史的终极高潮。

如今，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对至高上帝狂妄之词的时代。大流士曾要求人们只崇拜他，排除其他神明。但基督徒可以放心，世间的傲慢终会如泡沫般突然破灭，显露出其空洞虚无的本质。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历史正不可阻挡地迈向高潮——那时圣徒将被证明为义，显明他们持守耶稣之名的选择终究是正确的。

人子般的一位

在亘古常在者面前，站着一位人子般的形象，与四兽及其十角相对（7:11-14）。他是它们的对立面，是化解它们的解药。他驾云而来，得胜降临。亘古常在者端坐在带轮宝座——一辆火焰战车之上。两位神格皆适于征战，甘愿且能够审判并击败他们的敌人。试想但以理书中冲突的激烈程度：上帝的国度将世上的列国砸得粉碎（2:44）；火焰迸发吞噬了奉命行事的卫兵（3:22）；王威胁要将任何亵渎神的人肢解（3:29）；上帝的仇敌被野兽撕碎（6:24）；

第四兽必践踏碾碎全地（7:23）。列国、君王、民众不断施暴，因而激怒上帝（以及痛悔的君王！）招致报应。上帝始终与迫害圣徒者争战。“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3:17）。但以理书第七章揭示了神圣战士上帝的属性，他将使历史必然终结于所有仇敌的最终溃败。驾云而来的上帝带着荣耀降临——审判已然施行。这位将要征服的人子——驾云者——在第十章由为圣徒征战的天上战士米迦勒呼应显现。

亘古常在者的头发如羊毛，衣裳洁白似雪。那些兽并未被直接描述为“狮子”、“熊”或“豹”，而是如同这些生物——似熊、似狮等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像“人子”的存在，即一位人类而非兽类的代表。这些兽是列国、王朝及人类群体联盟的象征。在此异象语境中，人子同样代表着一个体现人性而非兽性的集体实体。奥秘（raz）在于人子的身份之谜；而解释（pesher）则是他象征着圣徒。这解释（pesher）向但以理揭示：“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7:17-18）。一旦人子以全然的荣耀显现，本章便不再提及他，转而论及圣徒。人子象征着与恶魔般的列国兽类形成对比的圣徒群体。

但圣徒是谁？希伯来语 qaddish 可译为“圣徒”、“圣洁者”、“神圣的”、“圣所”。“加低斯”是一座城的名字（民数记33:37）。但以理书第七章多次出现“圣徒”或“圣者”，他们被称为 qaddishe 'elyonin “至高者的圣徒”

（ 7:18 ） ， 将承受国度 （ 7:22 ） ， 并会被小角折磨 （ 7:25 ） 。这小角曾胜过圣徒 （ 7:21 ） 。但以理书 7:27 用 ‘amqaddishe‘elyonin “至高者圣徒的民” 来指代他们，其他经文则用 ‘amqedoshim “圣徒的民” （ 8:24 ） 及 “从天而降的守望者与圣者 ” （ 4:17, 23 ） ； 在但以理书 4:17 中，圣者发令，守望者宣告 （ 另见但以理书 8:13 - 16 ） 。圣经其他处所称的 “圣者” 指上帝，而 “圣徒” 指天使，如申命记 33:2。有时圣徒也指忠信的以色列人 （ 诗篇 79:2 ； 85:8； 116:15 ） 。

关于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圣徒的身份存在两种观点：他们要么是天使，要么是以色列人。³ 在旧约中，“圣者” 通常指代天使。但以理书 7:13 中 “人子” 是一位驾着天云降临的神圣形象；既然圣者与他认同 （ 7:18 ） ， 他们也必像是神圣的。“像” 人子意味着他并非人子。圣者是天上的万军，其人间对应者是 “至高者的圣民” （ 7:27 ） 。这异象描绘了天上势力对地上王国的攻击，这些王国曾向天挥拳并压迫天上万军的子民。

另一方面，旧约其他经文应许以色列将获得一个国度并拥有一位受膏的君王；而天使从未得到此类应许。圣徒们获得了一个对抗地上权势的国度，而世俗君王无法压迫天使 （ 7:21 - 25 ） ！ “圣民” 这一短语应解读为 “成圣之人” ； 此处几乎不可能指天使 —— 这些圣徒是人，是被压迫的民众。

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耶稣曾预言人子将乘云降临，从四方召集他的选民。此处对解释 （ peshar ） 人子作为神圣形象的诠释中，选民 —— 即圣徒 —— 与他合而为一，并由

他引入天国，实质上成为天使（马太福音 24:30-31）。故事的寓意是保持警醒，因人子将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降临（马太福音 24:42-44）。大祭司质问耶稣是否是弥赛亚、上帝之子时，耶稣答道：“你说的是……但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 26:59-64）。在但以理书中，这位神圣的人子代表受压迫的圣徒——很可能是忠信的以色列人——他们将继承国度，但 qaddish 一词通常指代天上存在。耶稣自视为人子，并预见选民在他降临时与天使一同被提至天堂。但以理书中的人子能否既是独立个体，又是象征全体圣徒的集体形象？

历史中的伟大势力在但以理书中被象征性地视为集体实体。异象中的兽类代表作为整体的人群与社会，具有一两个决定性特征。然而，在第二章中，金头既象征巴比伦王国也单独指代尼布甲尼撒个人。某种意义上，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2:38-39）。第七章中，圣徒们命运与共。他们集体被交付受压迫（7:25），也共同承受国度（7:22）。约雅敬被交给尼布甲尼撒时，整个以色列也一同沦陷（1:2）。第九章里，但以理虽个人在巴比伦享有财富权势，仍披麻蒙灰为同胞向上帝代求。但以理的身份与他的子民和上帝紧密相连。个人通过其所属民族确立自我认同，而民族的君王则与王国的命运休戚与共。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 4:15-16）。耶稣是教会的头。他既是独立的个体，同时也代

表并体现他的子民。他代替他的子民受死，基督徒则与他的复活有份。“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哥罗西书 1:18）。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加福音 22:28-30）。“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 2:11-12）。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在他里面得以建立。亚当犯罪，因此全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有罪。大卫曾作为勇士站立——正如大卫对抗歌利亚的结局，以色列也将如此。基督为他的子民站立，他们与他同享国度；他是代表教会的那一位。同样，那位继承国度的人子异象，不仅是象征圣徒的代表。他是圣徒的勇士；当他继承国度时，圣徒也与他一同承受。人子是圣徒的君王，正如小角是某民族的王，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的王。他的命运如何，他的子民也必如何。“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哥林多前书 6:2）。

但以理所见异象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承受国度的群体——以人子形象为代表——被称为至高者的圣民 ‘elyonin。但 ‘elyonin（“至高者”）这个词本身是复数形式。严格来说，圣民乃是“至高众神”的子民。但以理的异象中呈现了两位神圣形象：亘古常在者，以及驾云而来的人子。圣民就是父与子共同的子民。”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

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约翰福音 5:22-23）。

基督与众圣徒

那小角折磨圣徒，却在人子与亘古常在者面前受审。这或许是但以理书中最核心的意象——耶稣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为他的子民申冤，对抗他们的仇敌。

然而在异象中，受苦的并非人子——而是圣徒们。他们遭受敌人的压迫与摧残，但人子并未参战或受苦。这似乎与福音书相悖，因福音教导人子将为他的子民受苦。耶稣曾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马可福音 9:31）。简·沙伯格在对比但以理书 7:25 时发现三处平行之处：“他们（圣徒）必被交付他（小角）的手，一载、二载、半载”（修订标准版）。⁴ 首先，在古希腊译本中，动词“被交付”，*paradidōmi*，在马可福音中用以描述人子被交出的情景。其次，“交在 ... 手里”这一短语在两处经文中均有使用。最后，耶稣宣称人子得伸冤将发生在“之后三天”，而但以理书中的圣徒则要受苦“一载、二载、半载”。图 6 展示了这些对应关系。

图6

但以理书7:25-27与马可福音9:31 的对应关系

但以理书7:25-27	马可福音9:31
圣徒们	人子

将被交付给 (paradidommi)

褻渎的君王（小角）	恶人
为期一载、二载、半载。	三日之后
法庭将开庭，角之权柄将永远毁灭，	他必兴起
国度必交于圣徒之手。	

但以理书 12:1-2 揭示，圣徒的复活正是但以理最终所见的景象：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是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因此，人子若与圣徒同受苦难（以耶稣的解释为主导），他也必与他们同享平反——通过从死里复活。正如圣徒的经历（7:25 受难；12:2 复活），人子也是如此。

耶稣复活后，向门徒开启圣经的奥秘。他将旧约中关乎自己和福音的一切事都向他们讲解明白。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

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音 24:44-47）

或许耶稣正是从但以理的异象中教导说基督必须受害，并在“一载、二载、半载”之后从死里复活。随后福音将奉他的名传遍万国。

在但以理的异象中，圣徒并未以国籍标识。他们未被明确称为以色列人。如前所述，启示文学与智慧文学存在关联，其中贯穿圣经的救赎主题似乎退居次位。这些主题之一便是以色列作为上帝选民的独特身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圣徒虽未获明确指认，但他们的国度取代了世上的列国。第四兽毁灭后（但以理书 7:12），各大民族群体依然存续。启示录成书时，亚历山大的帝国早已消逝，罗马正称霸于世。约翰记载（启示录十三章）一只从海中上来的兽，有十角，受撒旦驱使。此兽口出亵渎之言并迫害圣徒——此时圣徒已被理解为从各族各方召聚的子民。这一视角如但以理异象般，跨越罗马时代直至世界历史的终极。纵观历史，基督徒总遭妄图与上帝抗衡的世俗强权迫害。在等候审判台设立与人子降临期间，我们蒙召要做智慧人（启示录 17:9）。但以理面对他的梦境令他深感不安。他面色苍白，既惊惧又困惑。基督徒应当为即将到来的迫害做好准备，尤其是当我们看到那日子临近时更应如此。

深入思考

1. 你对迫害的准备有多充分？你是否认为苦难不会临到？为什么？
2. 基督徒若长期被强烈情绪（如悲伤、抑郁或焦虑）压倒，是否意味着对上帝缺乏信靠？列举圣经中曾与这些情绪抗争的信徒。
3. 思考“你的信心终将得证”这一应许带来的安慰。
4. 新约中的“人子”是谁？但以理书如何描述他？与那些长角的兽相比，他选择了怎样的伟大之路？

第三部分

希伯来文篇章：青铜时代

但以理书接下来的部分重新转回希伯来文书写。传统解读认为这部分对应尼布甲尼撒梦中巨像的铜器时代。从亚兰文部分的角度看，这些内容是未来的预言。正如过去的大国曾奴役犹太人，将他们投入火中、交给野兽，未来诸王国中也将兴起君王行同样之事，直到末日来临。

这段历史始于倒数第二的小角——那位在历史上作为末后邪恶君王预表的王。帷幕揭开后，显明天界中争战的灵界势力，随后历史最终启示展开，描绘地上无休止的战争折磨着圣徒，使他们疲惫不堪。

第十一章

次末的小角

但以理书第八章是希伯来文部分的开始，也是但以理书中的第二个大段内容。第八至十一章描述了圣徒在临近历史时期将面临的滔天罪恶，作为末世时代的前兆。但以理之后几个世纪发生的事件与末世时期的状况有某些相似之处，那时圣徒将是来自各族群的基督徒，而迫害势力之强大远超被掳后危机中受外邦统治的忠信犹太人所面对的。玛代波斯和希腊时期在但以理书第八至十一章有详细记载，这些内容应被解读为整个历史的范式，最终将迎来一场终极冲突、普世复活以及圣徒统治的开启。

两大巨兽

这异象再次发生在尼布甲尼撒梦中金头所象征的巴比伦时期。但以理看见一只双角高度不一的公绵羊横冲直撞、自我夸耀，无人能抵挡。它“抵触”的行为——随心所欲行事——与但以理书 11:36，40 中描述南方王的情景相呼应。（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例如 8:7 中的“发烈怒”和 11:11 中的

“发烈怒”，以及 8:8 和 11:4 中的“天的四方（原文是风）”。这突显了这些章节之间的联系。）在注释中，公绵羊象征玛代波斯，每只角代表一个民族群体，波斯后来居上并最终超越玛代。

但以理随后看见一只迅捷的公山羊，长着一只突出的角，蹄不沾地。这公山羊摧毁了公绵羊。在其荣耀巅峰时，山羊的角折断，取而代之的是另外四只角。根据注释，这山羊代表希腊，第一位君王将被四位继任者取代，各自统治原王国的一部分。从这四国之一中，但以理看见一个小角。它逐渐壮大，甚至将天上的星辰摔落。以下是注释的解释：

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但以理书 8:23-25）。

在第八章中，但以理看见两只巨兽；第七章则出现四只。这些异象如何对应？若第七章的四兽代表巴比伦、玛代、波斯和希腊，那么公绵羊就兼具熊与豹的特性，公山羊则是那怪兽。倘若四兽分别象征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与罗马之后，公绵羊代表熊，公山羊代表豹。通过分析公山羊的特征并与第 8 章对比，第 8 章可辅助判断豹或怪兽是否象征希腊。这一关系如 7 图所示。

图 7

但以理书第七章与第八章异兽的诠释体系对照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八章
	巴比伦	狮子	巴比伦	
公绵羊	玛代	熊	玛代波斯	公绵羊
	波斯	豹	希腊	公山羊
公山羊	希腊	巨兽	罗马	

这公山羊有一只显眼的角（亚历山大大帝）。它奔跑如飞，迅疾无比。它击碎了被视为一体的玛代波斯。四只角取代了那单角“向天的四方（原文是风）”，从而赋予公山羊以四重特性。从四角之一中又生出一只小角，起初微小，却在南方和东方逐渐壮大。它将部分星辰抛落，与万君之王抗衡，并使圣所荒凉。

那豹子有四翅四首。它摧毁了熊，是末日前的倒数第二个王国。那怪兽可怖至极，长着铁齿，践踏了豹子。它是最后提到的兽，有十角，还有一小角。

第七章用亚兰文写成，第八章则用希伯来文。即便如此，对怪兽的描述——它可怖、强大且践踏受害者——似乎刻意避免与公山羊用词同源。预期的动词对应关系缺失了，若它们指向同一实体（希腊）则显得奇怪。¹ 豹子与山羊共有四重特性。除了那小角外，怪兽与公山羊并无重要关联。倘若那怪兽之角乃山羊的小角，则怪兽与公山羊（及第二章的铁器时代）皆指希腊。要确认怪兽身份，可对比这两个小角。

历史上的小角

第七章中怪兽的小角拔除了另外三只角。它口出狂言、行事嚣张（虽实际从未壮大）。它与圣徒争战，试图在一载、二载、半载期间更改神圣历法与律法。最终在法庭召开时，它与怪兽一同以惊人方式被毁灭，受迫害的圣徒继承了国度。第八章中山羊的小角起初微小，却逐渐壮大势力指向美地。其卑微起源与体型增长被着重强调。它摔落星辰并践踏之——这可能暗示其自诩神性，或星辰象征世俗君王。它自比“万军之君”（上帝）。它废除日常祭祀，使圣所荒废近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即约三年零两个半月。最终此角折断，历史继续推进，圣徒尚未得赏赐。

这两只小角差异显著，敏感的读者必然会认定它们与但以理异象中其他角一样，并非代表同一个人物。第七章的小角在末世受审判；而第八章的小角仅是历史上一位尤为残暴的君王，其覆灭后历史仍继续推进。由此可见，豹显然象征希腊，怪兽则明确指向希腊之后兴起的王国——即罗马（尽管其小角出现时间要晚得多）。因此，但以理认为历史会一直向前发展，直到基督降世并遭受一载、二载、半载的死亡时所统治的帝国。

山羊头上那根硕大的原始之角代表亚历山大大帝，他以迅雷之势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三十三岁时猝然离世，未留子嗣。其帝国被四位将领瓜分，形成四支显赫的角：托勒密统治埃及；塞琉古掌控叙利亚；利西马科斯管辖色雷斯；卡山德执掌马其顿与希腊。埃及与叙利亚王国在巴勒斯坦地

区疆域重叠，致使该地在随后岁月中成为南北两大势力 —— 南方埃及与北方叙利亚的战场。

异象继而描述从四角之一中崛起的微小之角，即约两百年后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这被略过的两百年历史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有详述。（正如第八章的小角在希腊帝国分裂数世纪后出现，第七章的小角也将在罗马丧失超级大国地位很久之后崛起。）

安条克在其王国境内大力推行希腊（希腊化）文化。他试图将耶路撒冷改造为希腊式城市，因此禁止守安息日、行割礼及研读《托拉》。他竖起希腊诸神的祭坛，强迫犹太人献祭，并以死刑相威胁迫使他们食用猪肉。他盗取圣殿器物，施压犹太人放弃信仰。

部分犹太人随波逐流，通过手术消除割礼印记使自己异教化。他们在耶路撒冷修建体育馆。安条克通过任命非法祭司腐化祭司阶层，将圣殿称为宙斯之殿。然而，大多数民众抵制希腊化文化，坚守其宗教与传统。

最终在公元前 167 年，犹太人开始反抗这种统治。他们意识到自身文化已岌岌可危。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他们洁净了圣殿并废除了安条克的法令，使犹大（短暂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安条克死去，罗马帝国开始将其统治扩展到美丽之地。那小角最终被折断。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圣徒继承王国，而是一个庞大而强大的国家的崛起，这个国家将在十字架上杀害荣耀的主。

解释（pesher）和奥秘（raz）

一旦获得解释（ peshar ）并被告知异象是关于希腊击败玛代波斯，读者是否可以摒弃公羊与山羊的隐晦象征？如果加百列的信息完全诠释了奥秘（ raz ），且若解经的目标是解码奥秘，为何还要保留这奥秘？阅读关于两只野兽的内容，比起直接阅读它们的寓意，能获得什么额外价值？上述冗长的材料说明了判断象征关系的难度。但以理并不直言，也拒绝清晰表达其意！然而一旦读者理解了每只兽的象征意义，为何还要保留异象？奥秘（ raz ）能否简化为解释（ peshar ）？

这符号的意义远不止于将山羊 = 希腊简单地等同化。山羊具有个性，拥有自己的生命。这些符号替代了“事实”，却比事实更为宏大丰富。“一位像人子的”，站在亘古常在者面前（ 7:13 ），以及为圣徒进行宇宙争战的大君米迦勒（ 10:13 ），让读者得以窥见超越信徒悲惨生存状态的幕后实相。这些画面帮助读者构建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些符号超越现实生活，深植人心，传递的意义远非一连串军事行动所能比拟。奥秘（ raz ）是否揭示了解释（ peshar ）所未能揭示的？无非是未来政权那野蛮、疯狂的恐怖。读者应当将亚历山大的帝国等同于一头肆虐的野兽。这有助于在骄傲的帝国宣称与上帝比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时，受苦之人难以理解系统、逻辑的论证。孩童通过插图和图画学习效果最佳。通过意象传达要点有时是最佳的沟通方式。但以理示范了图像化语言。读者或许会忘记解释（ peshar ）的细节；亚历山大与安条克可能无人知晓。

但一连串互相吞噬、践踏圣徒的可怕兽类，在一个长着眼睛和嘴巴的亵渎之角领导下？所有人都会记住那个。

当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死去时，王国并未以任何形式降临。第八章证实了这一点。但第七章的小角指的是某个迫害圣徒直至他们获得王国的世界强权。因此，存在两只小角——历史终局时的终极之角（第七章），以及与之相似的次末之角安条克·伊皮法尼斯（第八章）。安条克如同一位尚未出现的未来君王、国家或政府，是那些迫害圣徒者反上帝冲动的终极体现。观察安条克对犹太人所行之事，便是预先目睹最终那位亵渎之王将对基督徒施加的暴行。

基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的复活是末日将复活之人的初熟果子——因此世界终结时的复活已然开始。那将席卷世界的火之洗礼，如今正倾注在基督徒身上，他们被圣灵浸透并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救赎已经完成，已成定局；世界的终结在基督里已然启动。在世界终结的起始之前，一个近乎终极的小角曾短暂兴起。他的名字是安条克。同样地，在世界终极终结之前，将会出现一个终极的小角，一位尚未显现的君王。

图 8 借用了理查德·帕特森的研究成果。² 请注意这些小角：第八章的小角与第十到十二章的北方王并列对应，第七章的小角则与第十一章的任意妄为之王平行呼应。事实上，在终极小角出现之前，可能还存在许多次终极的小角。

图 8

但以理书中的王国与象征

章节	2	7	8	9（凯尔）	10-12
巴比伦	黄金头颅	有翼狮			
玛代-波斯	银胸	侧卧的熊	公绵羊	重建法令； 七个七；	四王
希腊	铜腹	四翼豹	公山羊	受衡者	强大君王 +继任者
		翅膀与头颅			
安条克			小角		诸王北方
罗马	铁腿，泥足	可怖的野兽		六十二个七	
末代的邪恶君王		小角		一个七	任性的君王
终局	磐石	人子		终结	复活，幸福

情绪反应

但以理感到“惊骇”（8:27）——此处希伯来语与“荒凉的可憎之物”（8:13）中“荒凉”为同一词。他情绪极度低落，以致卧病数日，但这并非因他灵性出了问题，而是因他预见圣徒在未来岁月将承受的恐怖而深受震撼——这是一种敬虔的情感抑郁。³

基督徒有时把预言当作有趣的研究对象、令人愉悦的消遣、或是一种能激发智力的解谜练习。解谜游戏般的智力激荡固然有趣，但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对接收者而言却是情感上的创伤。流亡中的犹太人心中始终笼罩着失落与痛苦的阴霾。“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忧容吗？”（尼希米记 2:3）。当预言中的可怕事件发生时，但以理的异象旨在为受迫害和受苦的圣徒

心中点燃希望之火。预先警告圣徒们，是为了让他们不至惊慌失措，怀疑上帝是否仍在掌权。

基督徒同样知晓未来：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 24:7-14）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福音必先传遍天下。耶稣随即引用但以理所见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异象，并教导门徒当那事再次发生时应如何应对。

深入思考

1. 神学如何被植入受苦者的心灵？
2. 你如何向深陷痛苦之人诉说真理？
3. 你能想象一个伟大的文明，因不公与对上帝圣徒的冷漠无视，从天国视角看却如邪恶兽类吗？你的文化在哪些方面伟大，在哪些方面又似兽类？
4. 你能做些什么来缓解世间圣徒的苦难？
5. 圣徒如何，人子也必如何。这对于人子的使命意味着什么？

第十二章

理智

但以理的祷告（9:1-20）是一个独特的章节。在但以理书的其他部分，文本呈现出类似箴言或传道书的智慧文学特质。但此处却出现了其他章节所没有的特征——上帝的立约之名雅威（Yahweh）在此集中出现（七节经文中出现八次，仿佛是为了弥补其他章节的缺席）。在但以理的祷告中，摩西律法被表述为 mitsvah（“诫命”）、mish-pat（“典章”）和 torah（“律法”）（9:4-5,10）。摩西之约在此成为核心议题，berit（“约”）一词出现在 9:4（及 9:27，形成首尾呼应，将第九章两部分联结）。这位曾向摩西颁布律法的雅威，此刻正要求犹太人对此律法负责——这正是他们被流放的原因。在此境遇下，当以谦卑之心向雅威祈求。本段是但以理书中唯一出现祷告、恳求、禁食、披麻蒙灰等语言之处，也是唯一使用“先知”（nabi'）一词的段落。

但以理书中的一个异常元素

在第一章中，年轻的犹太人毫无瑕疵。他们在礼仪上是洁净的，不会用巴比伦的珍馐玷污自己。他们是智慧超越迦勒底人的英雄。在第三章中，三位犹太人拒绝向偶像跪拜，尽管全世界都这样做了。他们被扔进火窑，最终却得到平反。异教徒被证明是傲慢和褻渎的；犹太人再次成为信仰的英雄。在第四章中，但以理恳求尼布甲尼撒向受压迫者施怜悯（4:27）。上帝证明但以理是对的，压迫弱势者的暴君在上帝面前悔改。在第五章中，邪恶的国王伯沙撒滥用耶和华的器皿，通过正义的但以理被上帝审判。在整个过程中，但以理没有任何罪责。在第六章中，但以理再次无可指责——他的敌人唯一能指控的就是他对上帝的虔诚！上帝再次为但以理平反，异教徒被定罪为作恶者。在第七章中，以色列人被称为“圣徒”或“圣者”。他们没有任何恶行，正是因为持守对上帝的信仰而受迫害。在第八章中，小角践踏圣所，圣徒受苦；邪恶不归咎于他们，而完全在于邪恶的安条克。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记述了无神君王的阴谋和战争，第十二章中智者将如星闪耀。在整卷但以理书中，以色列人被描绘为忠信之人，而异教徒则被组织成可怕、怪兽般的国家，虐待并迫害上帝的圣徒。犹太人是好的，异教徒是坏的。

然而，这一切在但以理的祷告中被彻底颠覆。但以理承认以色列人确实得罪了耶和華，因此正当地承受流亡的惩罚。他看出列国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犹太人真正需要面对的并非它们。本章开篇于但以理诵读耶利米书时——他沉浸在救赎历史中，这种历史观特别以以色列人的视角理

解事件在公义、至高上帝掌控下的流动。事实上，但以理在祷告中借用了耶利米的话语。但以理书 9:17 使用了一个仅见于耶利米书 12:11、被注释为“荒凉”的词语。但以理似乎正在通读耶利米书，追随先知的思想轨迹，让耶利米塑造他对上帝的思考与亲近方式。但以理复述以色列的历史，援引摩西、士师、圣约、耶路撒冷等。

与但以理书其他部分不同，这段内容不属于智慧文学。它呈现了一种几乎完全不同于智慧书卷的亲近上帝之道。其气质更接近以赛亚书 58:5 或尼希米记 9 章中关于第二圣殿的奉献，抑或列王纪上 8 章所罗门圣殿的奉献。此处，但以理与全体以色列人一样，与列祖的上帝立约。他的祷告与书卷其他部分的张力如此自然，几不可察。这祷告近乎潜意识地将但以理与整本圣经相连：始于与耶利米预言及七十年奥秘的呼应，而但以理本人正活在这预言的应验中。耶利米的视角为读者确立——上帝的律法为以色列掌管历史。

由于但以理的祷告将本书与耶利米及以色列历史相关联，书中许多术语可被明确辨识。圣徒即在此历史进程直至其高潮结局中始终信靠耶和华的人。圣所是敬拜耶和华之处。不可更改的时序与律法，乃是上帝在西奈山所启示的敬拜秩序。即将到来的君王——人子，是为其子民统治世界的那位。这本书与预言（耶利米书）联系起来之后，紧接着第九章的其余部分揭示了一个时间框架，最终以结束罪恶、赎清罪孽和带来永恒的正义而告终，这绝非偶然（9:24）。

但以理书描绘了一系列末世事件的高潮——耶稣降临为罪赎罪、应验预言、受死三日后复活，并永远统治至高

者的国度。唯有在基督里，但以理的预言才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空想。正因为圣徒本身也需要被洁净、赎罪、赦免和恢复，但以理才如此祷告。若无这番祷告，人们可能误以为但以理暗示圣徒是完美的。他的祷告凸显了黑暗背景——圣徒本身也是需要赎罪的受审判之民——这一主题在书中其他部分几乎隐没。这正是耶稣如此必要的原因。他是真正的圣徒——完全纯洁、确实毫无瑕疵的以色列圣者——能为子民受苦，使他们成圣，从而印证但以理书其余部分对圣徒的描述：他们是无辜受难的圣民。

但以理的理智

但以理书第四章揭示了在至高上帝面前，狂妄自大导致的疯狂。尼布甲尼撒是自我膨胀的典型，沉醉于自己的成就中。然而，这正是他癫狂的本质体现。癫狂的反面并非他遭受苦难前的态度，而是其后的转变。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 4:34 - 37 ）

理智始于对自我与上帝的现实评估。但以理的祷告正是典范。他首先承认上帝的公义，以及自己（与同胞）的罪恶。这是清醒的，理性的，也是现实的。但以理继而追忆

上帝过往救赎的伟大作为（9:15），并基于上帝与子民所立的约祈求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9:18-19）

但以理将自己与上帝及子民认同。尽管他敬虔、位高权重且富有，却身披麻衣、头蒙灰尘在上帝面前恳求，为要明白耶利米预言的含义、上帝子民的命运及其圣名的荣耀。他的身份认同根植于同胞与上帝。虽个人权财兼备，内心却无安宁平静。他正是饥渴慕义、渴慕上帝之人的写照。这种身份认同带给他巨大痛苦，却是伴随理智与敬虔的痛楚。

每位基督徒的福祉都与教会的福祉紧密相连。或许对人类人格最深刻的洞见，正是在信徒与信仰共同体认同的层面上发现的。心理学诊断范畴往往只是信仰与群体认同领域更深层根源的表征。忠实的讲道挑战会众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倾向（即灵性失常），并将其与基督门徒以基督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的健康状态形成对比。但以理向成熟却受苦的基督徒传达的信息是：复活、拯救与辩白的应许，才是盼望与坚忍的真正根基。

亚撒利雅的祷告

但以理书的希腊文补篇包含亚撒利雅的祷告，这是但以理的朋友在火窑中的祈祷，以及三童歌，由犹太人唱诵，形式类似于诗篇第136篇。

他们就在火焰当中行走，向神唱赞美诗，并称颂主。于是亚撒利雅站立，献上这祷告；在火中他开口说道：

“你是应当称颂的，主啊，我们列祖的神；

你配得赞美；你的名得荣耀，直到永远。

因为你在一切向我们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
你一切的作为都是真实的，你的道路是正直的，
你一切判断都是真理。

你在一切你所加在我们身上的事上，
并在加在耶路撒冷，我们列祖的圣城，
身上的事上，都施行了真实的判断；
因为你实在是按真理和公义把这一切临到我们，
都是因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以犯罪和不法离开了你；
我们在一切事上都犯了罪，
并且没有顺从你的诫命；我们没有遵守它们，
也没有照它们去行，正如你吩咐我们，
为要使我们得福。所以你所使临到我们的一切，
以及你向我们所行的一切，
你都是按真实的审判而行。

你把我们交在无法之人、仇敌、
最可恨的叛逆者的手中，
并交在一位不义的王的手中，
他是全世界最邪恶的。如今我们不能开口；
羞耻与凌辱临到你的仆人和敬拜你的人。

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不要把我们完全交出去，
不要废弃你的约，不要从我们收回你的怜悯。
为了你所爱之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为了你仆人以撒的缘故，
也为了你圣者以色列的缘故，
就是你曾向他们应许要使他们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
又如海边的沙。
因为我们，主啊，已比任何国都更少；
今日在全世界都被降卑，这是因为我们的罪。
而在这个时候，没有王子，也没有先知，
也没有领袖；没有燔祭，也没有祭牲，
也没有供物，也没有香；
也没有地方能在你面前献供物或得着怜悯。
然而愿我们带着痛悔的心和谦卑的灵得蒙悦纳，
就好像我们带着公绵羊和公牛的燔祭，
并带着成千上万肥羊羔一样；
愿这样的祭今日在你眼前成为我们的祭，
愿我们全然跟随你；
因为凡信靠你的人必不至羞愧。
如今我们全心跟随你，我们敬畏你，
寻求你的面。
求你不要使我们蒙羞，
却要以你的宽容和丰盛的慈爱待我们。
按你奇妙的作为拯救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的名，
主啊！愿一切苦待你仆人的都蒙羞抱愧，

愿他们被羞辱、丧失一切权势与统治，
愿他们的力量被粉碎。
使他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
是普世荣耀的主。”

当时，国王的仆役们将三人投入火窑后，仍不断往窑中添加石油、沥青、麻屑与柴薪，使火焰窜升达四十九肘之高，甚至冲出窑口，烧死了那些在窑边围观的迦勒底人。但主的使者降临窑中，与亚撒利雅及其同伴同在，将烈焰驱出窑外，使窑中仿佛吹过一阵湿润的微风，火焰全然无法触及他们，更不曾造成任何伤害或困扰。

这与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但以理的祷告惊人地相似。两者似乎如出一辙，亚撒利雅的措辞也仿佛借用了但以理的风格。鉴于亚撒利雅的祷告与但以理的如此相近，它也与但以理书其他部分形成张力，提供了几乎完全不同于但以理书其他篇章的视角。这段祷告反映出填补空白的需要——正如在但以理书第五章讨论中所提及的那样。在亚撒利雅的祷告中可见的另一个读者反应式解读范例是对修饰的倾向。读者会了解到火中使用了何种燃料，火焰从熔炉延伸了多远，以及它听起来如何等等。

这段祈祷文还表现出对尼布甲尼撒的不友好态度：“你将我们交在无法无天的敌人手中，那些最可恨的叛徒，以及一个不公正的君王，世上最邪恶的人。”这种对外国君主的态度在后来的流放后世纪中很常见，比如在马加比书中，

但并非但以理书的特征。支持但以理书早期日期的论点之一是其友好的态度——而但以理的这一方面与亚撒利雅的祈祷不同。

但以理书的增补部分展示了信仰群体如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接纳并珍视这本书，从公羊到山羊的时代及以后。亚撒利雅的祈祷，如同但以理的，邀请读者参与这段痛苦的经历。迫害将会来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申命记 4:20）。埃及是一个火炉。“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以赛亚书 43:2）。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 4:12-14）

当基督徒经历烈火般的试炼时，但以理书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并非独自受苦，你完全可以全心信靠耶和华度过难关。——耶稣也曾忍受苦难并死去，但最终通过复活得证清白。若你为他并与他同受苦难，你也将被证明为义并获得奖赏——那就是永生。

深入思考

1. 你如何祷告？你能承认自己族群的罪吗？
2. 你如何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
3. 什么会激起你强烈的情感？世界各地圣徒的苦难是否让你深感痛心？为什么？

第十三章

卷轴上的字迹

但以理书第九章以但以理的祷告开始，这是圣经中唯一明确提出救赎主题的地方。但此祷告后，本章以截然不同的笔调继续，隐晦地谈及未来事件。与但以理的祷告形成对比，加百列重新运用智慧术语如 bin （“理解”）和 sakal （“智慧”）。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但以理书 9:21-23)

加百列正要向但以理解释异象或启示的含义。但什么异象呢？但以理刚刚只是在祷告和阅读耶利米书，并没有得到新的启示。若随后的异象确有所指，那么他便是同时领受了奥秘与解释。但加百列似乎提及但以理先前已得的异象——而本书的惯例是：先揭示奥秘（raz），后给予解释（peshar）。

第九章开头写道，

玛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迦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一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華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 神祈祷恳求。（9:1-3）

但以理祷告后，加百列前来解释奥秘（raz）——那竟是耶利米书！这奥秘正是但以理从耶利米预言中读到的内容：耶路撒冷将荒凉七十年。但以理虽已部分理解这预言（9:2），但加百列的到来让他得以更透彻领悟！伯提沙撒（但以理）需要帮助来理解卷轴上的字迹，正如伯沙撒需要帮助解读墙上的文字。

卷轴上的奥秘（Raz）

这是耶利米的预言：

所以万军之耶和華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

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尽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迦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 25:8-12）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 29:10-14）

根据耶利米的预言，尼布甲尼撒将使犹太人被掳七十年。他们将全心全意寻求耶和华，而他必复兴他们。这一启示正是但以理所求解释的奥秘。加百列被差遣来阐明此事。

如果没有上天的帮助，耶利米的话就会像墙上的字迹一样晦涩难懂。

这是加百里的解释（ peshar ）：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
（或作“彰显”）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
膏至圣者（“者”或作“所”）。（但以理书
9:24）

所定的年是七十个安息年周期，即 490 年。加百列似乎只计算安息年，因此七十变为七乘七十年。此后，耶利米预言被掳者将归回。加百列宣称这意味着 490 年结束时，过犯将止住，罪恶除尽，罪孽赎清，永义降临，预言封存，至圣者受膏。一如但以理书的惯例，解释（ peshar ）引发的疑问比奥秘（ raz ）更多。

关于加百列对耶利米预言的解释，主要有三种观点。批判性观点认为这是指安条克的过犯与罪恶将被终结，其恶行将得赎罪，真正敬拜雅威的国度将建立，但以理的异象将因此封存（完成），被安条克亵渎的圣殿将重新受膏。这正是犹大·马加比所成就的，最终形成哈斯蒙尼王朝，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似乎也支持此说。此观点还推论但以理书这部分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这些事件发生期间。第二种观点认为，加百列（曾向马利亚宣告这些事的应验）在此预言了基督将要成就的事——他牺牲性的死亡以及最终导致圣殿被毁的一系列事件。耶稣是上帝最终的话语；过去上帝藉着众先

知说话，如今却藉着他的儿子说话。他实现了圣所所代表的一切。他为一切罪孽作了赎罪祭——从此不再需要其他祭物。上帝的一切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阿们”。因此加百列所言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之工及其后续影响。

第三种观点认为，加百列所述涵盖上帝在历史中所有的旨意——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到他第二次再来达到高潮。因此加百列预言之事尚未完全实现。

加百列从耶利米的预言中提取了 490 年的象征数字，并补充了这些细节：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须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或作“有”）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但以理书 9:2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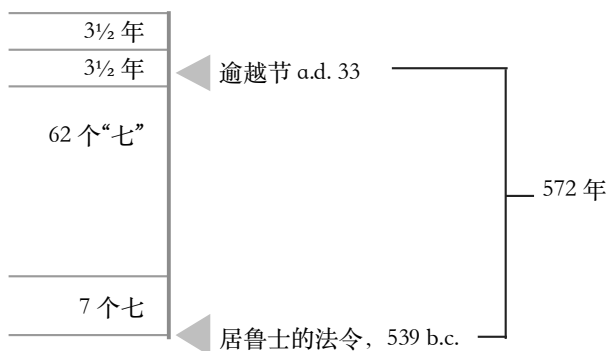
从居鲁士的诏令到受膏者降临，先是七个七，再是六十二个七，共计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之后，受膏者将被剪除，一无所有；那统治者的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最后一个七期间，他将坚定盟约，但在这末七之半时，他必止息祭祀与供献，并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之物。到那七个七年结束时，也就是所有 70 个七年结束时，罪孽和过犯将被终

结，赎罪将被完成，预言将被印证，圣所将被膏抹，永恒的公义将被建立。但谁是“那君王的民”的统治者？谁“必与多人坚定盟约”？而那位受膏者又是谁？

算一算

耶利米于公元前 605 年写下预言。耶路撒冷于公元前 586 年被毁。居鲁士于公元前 539 年颁布重建耶路撒冷的谕令。马加比家族于公元前 165 年扭转局势。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发生在公元 30 或 33 年。第二圣殿于公元 70 年被毁。从居鲁士谕令到公元 33 年共 573 年（见图 9）。但 69 个七等于 483 年。加百列的计算有误吗？存在多种计算方式，我们将探讨其中七种。

图 9
计算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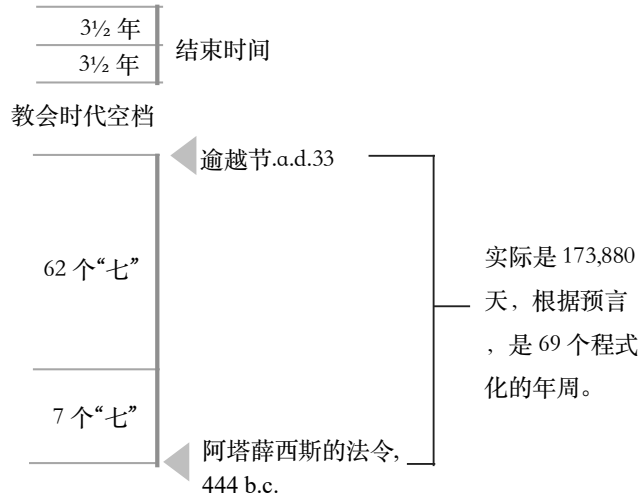


哈罗德·赫纳详细描述了第一种计算方式¹；可称之为时代论观点。居鲁士下令重建圣殿是在公元前 539 年，但

重建耶路撒冷城的诏令是亚达薛西王于公元前 444 年颁布的。从尼散月一日算起，从公元前 444 年到公元 33 年尼散月一日，共 476 个 365 天的年份，即 173,740 天。从三月四日（尼散月一日）到三月二十九日（逾越节），又多了 24 天。再加上闰年的 116 天，从重建耶路撒冷的谕令到基督受难之间实际总天数为 173,880 天。此后是一段未明确的时间间隔，预言暂时中断，直到最后的末后一周，这在启示录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加百列提到 69 个年周，即 483 年。采用象征性的预言年360天计算，483 乘以 360 = 173,880 天，与亚达薛西王谕令颁布至基督赎罪之死实际发生的天数完全吻合。因此，加百列精准到天——预言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此观点认为，强行立约（圣约）的君王就是敌基督者。这一计算过程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时代论观点



这种分析存在一些缺陷。最后七个数字之间的时间间隔很长——但加百利并没有暗示在第 69 周期与第 70 周期之间会存在这样的时间间隔。居鲁士确实曾颁布重建耶路撒冷的诏令（以赛亚书 44:28；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以斯拉记一章；5:17），因此时代论的时间表不必要地等到但以理之后一百年才开始！天数若不从每年 365 天转换为 360 天就无法匹配——但以理会这样理解吗？基督真的在公元三十三年受难吗？亚达薛西究竟在哪一天颁布了诏令？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起点和终点被随意调整以使数字吻合。以下是该分析的意译：

从亚达薛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将是 69 个 360 天的七年周期。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市将被重建。此后耶稣将被门徒离弃并钉十字架。公元 70 年提多将军的军队将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和圣殿。战争将持续到末世，那时敌基督者会与信基督的犹太人立约，但三年后他将背信弃义；而那时已重建的圣殿将再次被毁。基督随后将再来并开启千禧年统治。

第二种计算方式可称为关键视角（见图 11）。倒计时始于第一圣殿被毁。约 49 年后，居鲁士颁布诏令。奥尼亚斯三世于公元前 171 年被废黜大祭司之位（受膏者被剪除），安条克则是强行立约的君王。七年后，圣殿崇拜恢复。然而，62 个七周期共 434 年，远超所需的 370 年。

修正后的计算方式如图 12 所示，倒计时始于耶利米书写预言之时。从耶利米写下预言到居鲁士登基之间相隔 47 年。或许起始点是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将得复兴的前一年，终点是 49 年后约书亚受膏成为大祭司之时。从耶利米写下预言到奥尼亚斯去世之间相隔 434 年，即 62×7 年。要么是但以理有些混淆于他的日期，或者存在个七与 62 个七的重叠期，或者两种情况都存在。

图 11
批判性观点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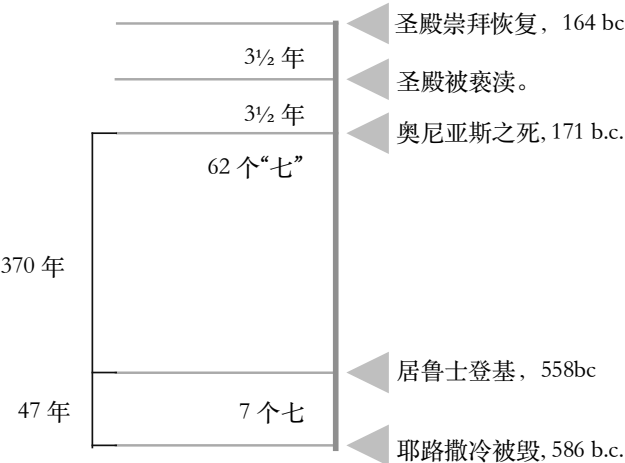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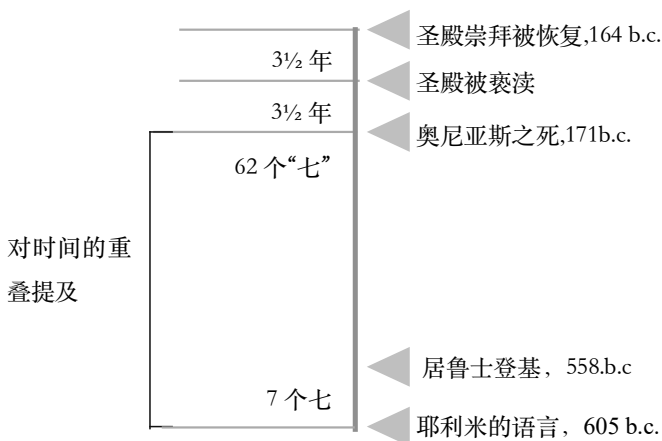


图 12
批判性观点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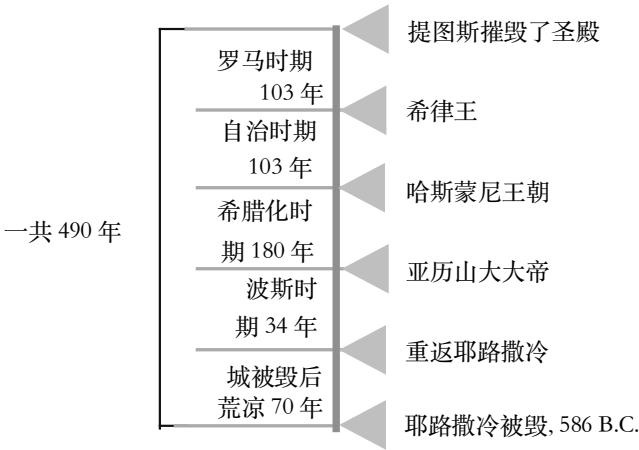


以下是两种关键分析的意译版本：

从耶路撒冷被毁之时起至居鲁士统治将有 49 年，再经 434 年直至受膏的大祭司奥尼亚斯遇害。安条克克的军队将屠杀众多民众并洗劫圣殿。他将与希腊化的犹太人达成协议，后者会与他合作。他将废除犹太人的祭祀并禁止割礼。他会在宙斯祭坛上献祭猪只。最终他将死去，圣殿崇拜将得以恢复。

第四种计算方式来自约瑟夫斯，总计正好 490 年，包括最初被流放的 70 年（见图 13）。² 约瑟夫斯的计算终止于公元 70 年圣殿被毁。他从圣殿第一次被毁到第二次

图 13
约瑟夫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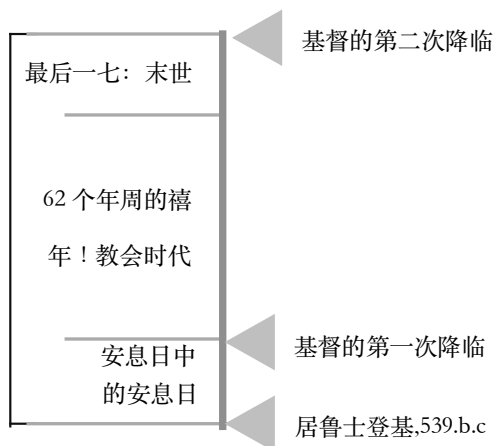
被毁期间推算政治阶段，跨越了梦像雕像的四个时代。然而，他的历史记载极不准确。从公元前 586 年到公元 70 年实际间隔 656 年。据此推算，但以理的预言存在明显谬误。

这四种分析都将加百列的预言解读为具体年份数。因此，时代论派与批判学派在处理启示文学时，与约瑟夫斯一样采用了字面主义释经法。但但以理书本身并不支持这种解读——尤其是参照墙上字迹的典故，以及耶利米看似直白的预言中隐含的深意。此外，这四种推算都从假设的终点倒推，得出诸如耶利米写作年代或亚达薛西诏书等牵强的起点。与这种倒推法不同，下文提出的观点将从起点顺推——且不执着于字面意义。加百出宣告耶利米预言结束后还将有七十个七；这个周期始于公元前 539 年居鲁士的诏书。

C·F·凯尔将加百列的时间框架解读为象征性表述。³ 49 年过后便是禧年（利未记 25:8-12），这年构成了安息年中的安息（见图 14）。加百列所说的“七个七”是一个象征性指向禧年的不确定时段。前 49 年代表从居鲁士救赎谕旨到基督降临的时期，随后的 62 个“年周”则是教会时代的不确定周期——一个延展的禧年。第七十个周期会出现立约口遭剪除的邪恶君王——即敌基督者。末世在第七十个周期达到高潮，随后迎来第十个禧年——基督再临。因此，部分预期事件（止住罪过、引进永义等）需待末世实现。凯尔观点的意译如下：

图 14

C. F. 基尔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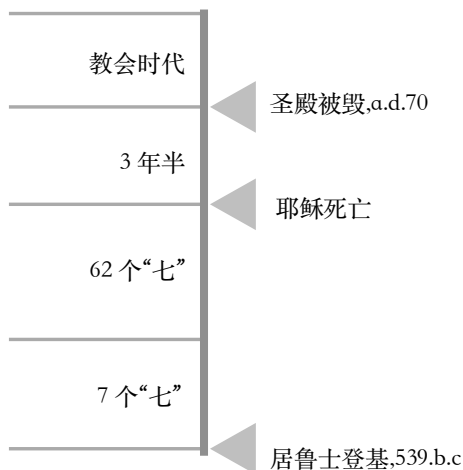
从公元前 539 年居鲁士颁布诏令到耶稣降临，将是一段不确定的时期，随后便是禧年。耶路撒冷将被重建，象征性地扩展至广阔地域（9:25 中的“壕沟”并非准确译法），意味着

福音的传播将在全世界持续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即象征性的六十二个七年周期。直至终结之时，战争仍将不断，因为上帝已不可逆转地定下了荒凉之灾。在最后一个象征性的七年周期中，弥赛亚将失去其作为受膏者的地位与职能（“受膏者必被剪除”）。一位不敬虔的君王将强加于众民一项严苛的盟约，迫使他们追随他、将他奉为神明。他乘着可憎之物而来，施行毁灭，直到上帝所定的毁灭如洪水般倾注于其身，迎来第十个也是最终的禧年，即万物的终极。

梅雷迪思·克莱因和 E·J·杨提出了第六种计算方法的两种变体。与凯尔类似，克莱因同样认为第一个年之后是禧年，但第十个禧年则是作为预表性禧年的终极永恒状态，他主张该预言关乎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尤其是其最终实现。毕竟加百列的预言紧随但以理援引此约的祷告之后。七十个七周期实为十个禧年的循环，最终宣告救赎、赎罪、审判的来临，并确立上帝与其子民的永恒之约。那位降临的君王正是——复活且高升的历史主宰，他以主权与护理之姿基督监督背道圣殿的毁灭。⁴ 图 15 对此进行了直观呈现。

图 15

梅雷迪思·克莱恩与 E·J·杨的观点



以下是克莱恩分析框架下对加百列预言的意译：

加百列之言关乎但以理在耶利米书中看见并为之祈祷的立约命运。弥赛亚将降临受死，以血立新约并终结旧约。圣殿虽得重建却终遭玷污。弥赛亚将以他的主权和预谋，最终将其毁灭，因为在他为世人的罪孽赎罪之后，它就不再需要了。

因此教会如今正处于七十个七最后一周的后半段，末日已近在咫尺。启示录同样描绘了教会在旷野中的经历——遭受迫害、作见证、被践踏，在一个寓意性称为所多玛（亦即耶路撒冷）的城中，时间跨度为三年半（启示录 11:1-12；12:1-6, 13-14）。

该计算方式的变体见于杨氏理论，其主张七十年始于古列诏令，终于提图斯王到来时圣殿被毁。⁵ 基督本人即是立约之君——与民立新约。救赎历史的最后一幕便是圣殿的毁灭，这可见于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 24:1-30 与路加福音 21:5-24 中的解释。正如末日时义人与不义者的普遍复活以基督作为初熟的果为开端，末日最终审判亦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为起始。此观点的意译版本可表述如下：

从居鲁士诏令颁布到主耶稣基督受难共 69 个七期。将军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先将摧毁圣殿，而耶稣将立新约。正如辛克莱·弗格森所总结：“在弥赛亚遭拒后的四十年内，但以理深爱的圣殿地基将再次被异教徒玷污。耶路撒冷将再度荒凉。”⁶

或许这正是末世的征兆——学者们竟对经文中论及的是基督还是敌基督者各执一词！据克莱恩所言，加百列所指的圣殿被毁是件好事（耶稣以此为契机建立新约）——但但以理或任何犹太人会这样理解吗？提图斯摧毁了它；或许这是救赎历史的最后阶段。但如果基督是最初提到的那位君王，那么加百列所说的两位君王就是基督和提图斯。而自公元 70 年以来，基督徒一直生活在最后七年中的后半段。但这种计算忽略了时代论者所精确推算的基督受难日期。批评者认为但以理错了；如果他没错，他们就不得不牵强解释经文（将几个七年重叠）。敌对的政府可以扰乱教会活动，但这等同于基督被剪除吗？当凯尔将耶路撒冷等同于教会时，

他是在寓意解读吗？那些非字面解经者与时代论者一样，认为末后的七年将是七在末世应验，他们是否也主张圣殿将被重建？图 16 是七种观点的概要，最初由已故的雷·迪拉德整理，后经作者润色。

图 16
七十个七的七种计算方式

七十个七			起始				结束		那位前来的王子				那位实施圣约的王子			
	字面意义	比喻意义	605 b.c.	586 b.c.	539 b.c.	444 b.c.	165 b.c.	a.d. 70	末世论	安条克	提多	基督	敌基督	安条克	基督	敌基督
时代论	✓				✓		✓		✓				✓			✓
批判性视角 1	✓			✓			✓		✓				✓			
批判性视角 2	✓	✓					✓			✓				✓		
约瑟夫	✓			✓				✓			✓					
基尔	✓				✓				✓				✓			✓
克莱恩	✓				✓		✓					✓			✓	
杨 ¹	✓				✓			✓			✓				✓	

1. 最后七个的后半部分终结于末世

有时人们会将自己的解释（ pesher ）带入文本 —— 上述计算便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意义是由读者生成，而非真正存在于加百列的话语中。特伦珀·朗曼提出了一种“计算”，考虑了将七十个七与历史事件具体联系来的各种尝试的失败。⁷ 他无法确认那位王子、受膏者身份。加百列只是证实了但以理书其余部分所导 —— 上帝的圣徒将受苦直到末了，唯有上帝知道末了的时间。在上帝面前忠实地生活将带复兴 —— 并最获得永生 —— 而压迫者必将按照上帝未启示的时间表来受审判。这段文字特意写得晦涩难解，

以挫败任何试图更直接解释的尝试。本文作者最认同这种方式，尽管他喜欢想象自己活在第七十个七的后半段！

耶稣和他的福音

加百列对耶利米的诠释远不止于犹太人被掳后的复兴，而是着眼于基督的降临与上帝公义的满足（ 这将终结过犯、止息罪恶、赎尽罪孽、引入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立至圣者 ）。加百列阐明，耶利米的预言全然关乎耶稣 —— 预言延伸并渴望着基督与万物的终极成全。这一点在第九章中尤为明显。图 17 是对帕特森先前所示图表的复现。请注意凯尔对第九章分析的总结部分。

这有助于界定但以理书的范围及其核心 —— 基督。那渐长充满全地的伟大磐石，人子承受国度的景象，历史终

图 17

但以理书中的王国与象征

章节	2	7	8	9（基尔）	10 - 12
巴比伦	金头	带翼的狮子			
玛代波斯	银胸	侧卧的熊	公绵羊	重建法令	四王
希腊	青铜腹	四足豹，翼与首	公山羊	七个七；受膏者	威猛之王 + 继任者
安条克			小角		北方之王
罗马	铁腿、泥足	可怖的野兽		六十二个七	
末代恶王		小角		一个七	
终局国度	磐石	人子		终结	复活，福乐

结时的复活，一切都发生在罪恶和过犯终结之时，罪恶得到赎罪，永恒的正义得以实现，至圣者受膏之时。第九章中，

有人看见敌基督；第十一章有一位任意妄为的君王，第七章则提到小角。但这一切事件的展开始于基督，也终于基督。

深入思考

1. 当你感到困扰或困惑时，会去哪里寻求建议？
2. 耶稣将带来世界的终结与圣徒的平反。这一事实如何改变你应对压力与失望的方式？
3. 我们现在处于上帝时间表的哪个位置？距离耶稣再临还有多久？

第十四章

天界之战

但以理书第10章揭示了下一异象中所描述的地球事件背后的天界现实，从而成为本书其余部分的序言。事实上，’emet（“真实，真理”）一词在本章开篇（10:1）与结尾（10:21）形成首尾呼应，这种诗学手法称为包容结构。这进而与但以理书 11:2 及后续章节形成桥梁，后者揭示了天上事件在尘世的对应。

谁为强者，谁为弱者，谁能比肩上帝

第十章反复呈现但以理身体虚弱的主题。他哀恸了三个“七日”（10:2），这与第九章的“年周”形成对比。他拒绝美食与日常梳洗。当答案降临时，同伴们战栗逃离但以理书 10:8 记载“毫无气力（koh [力量]）”。（该词在但以理书 1:4 中指站立王前的“能力”）。9-11 节中，他昏厥、颤抖、瘫软：“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但以理书

10:15)；“我大大愁苦，毫无气 (koh)”力 (10:16)；“浑身无力，毫无气息” (10:17)。但以理成了可悲的弱者。当然，在接下来的异象中，软弱匮乏的正是圣徒们。

在但以理书 10:4-6 中，这与异象中那位光辉灿烂、荣耀满溢的存在形成鲜明对比。这位天界战士浑身散发着力量，仅凭触碰就让但以理重获力量。他与但以理截然相反。虽未具名，但书中其他处 (8:16；9:21) 提到侍奉但以理的天使名为加百列，意为“上帝的战士”。这个名字本身就彰显着力量。他安抚但以理，并保证其祷告自开始时就已被垂听——但加百列因超乎人类认知的宇宙维度中爆发的争战而受阻未能及时到来。加百列向但以理显现，但其形象无法用言语描述。他折射出上帝的荣光，令人类战栗奔逃。这段描述令人联想到以西结书 1:26-28 的记载：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像，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像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以西结书 1:26-28）

另见启录 1:12-16: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前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如同众

水的声。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貌如同烈日放光。

这最后的描述指向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荣耀。以西结所描绘的神圣荣光令先知感官过载、震慑不已，这让人想起西奈山脚下战兢恐惧、不敢近前唯恐死亡的以色列人。加百列虽非上帝，但他反射出的神性光辉使全人类在他前都显得软弱无助。若加百列尚且无法战胜集结的敌对势力，但以理乃至整个以色列口怎能指望站立得住？

当但以理祷告、谦卑己心并哀伤二十一日时，波斯国的王子抵挡加百列，直到米迦勒到来。米迦勒留下对付那位王子后，加百列终于得以抵达但以理那里，就这些事安慰他并给予启示。

尽管加尔文将这位王子与历史上已知的世俗人物（冈比西斯）联系起来，但现今他被认定为属灵的敌人。乔伊斯·鲍德温称其为“在天界代表波斯的存在”；特伦普·朗曼描述为“为那个人类王国征战的超自然存在”；詹姆斯·蒙哥马利则称此为“天上的争战”。圣经其他经文中也有零星记载关于与人类文明（如波斯）认同的恶魔力量的神学理论。其中一处是申命记 32:8-9，七十士译本与死海古卷在此处一致地记载道，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我们的希伯来圣经写道：“按以色列子孙的数目”。在此情境下，想象一位文士将“上帝”改为“以色列”比反向修改更为合理。若《七十士译本》与《死海古卷》保留了更“上帝的众子”——即天使般的存有——被分配至不同族群。这体现了神圣拣选的范例——耶和華為自己选定一族之民，其余人类则被委派给各类超自然存在，直至那日强者的家被洗劫、列国不再受迷惑（路加福音 11:19-22；启示录 20:1-3）。申命记 4:19 提及天象众星被分配给万民。以赛亚书 24:21-23 或许正论及这些天象与众君王——地上的对应者——一同受罚。

这场争战并非针对血肉之躯，乃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真正的敌人并非罗马——尽管他们拒绝看清这一点。犹太人与罗马都同样被撒旦、罪恶和死亡所奴役。耶稣与这些执政掌权者争战，将他的子民从捆绑中释放出来。但这场冲突早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已激烈展开。人子耶稣在福音书中是得胜者；在但以理书中，米迦勒是得胜者。

加百列曾对但以理说，除了米迦勒无人与他同样刚强。米迦勒被称为“保护你民的大君”（12:1）。他的名字意为“谁似上帝”。在犹大书第九节，米迦勒被称为与魔鬼争辩的“天使长”。他还出现在启示录 12:7-11 中：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它们的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口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

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
 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
 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
 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
 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们藉着羔羊的血击败撒旦。米迦勒在天上的决定性胜利是由耶稣所流的血所确保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天使长"意为“首席天使”，即主之军队的统帅。这位米迦勒或许正是耶和华的使者，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其名意为“谁似上帝”；亦可能指“似人子者”——待天地之战得胜后前来承接国度。无论如何，米迦勒是为以色列争战的勇士；他是以色列的王子，正如波斯与希腊各有其对应的天使。

什么是真正的奥秘（RAZ）；

什么是真正的解释（PESHER）？

但以理书中（或任何别处）的伟大奥秘并非异象与梦境的含义；真正需要解读的伟大奥秘是现实生活本身。那些梦境与异象正是对生活的诠释。它们提供了超越生活尺度的现实图景，以此解释现实。描述一只嗜血成性、凶残至极的怪兽山羊，仅凭野蛮暴力就将可怖公羊碾入尘土，远比详述亚历山大大帝对抗波斯帝国的功绩更具情感冲击力。帝国

兴衰被赋予重塑信徒认知的意象。历史是奥秘（raz）；而梦境中的意象则是解释（pesher）。

在第二章中，伟大帝国如雕像般死气沉沉，其崇拜者也如同被编程般麻木不仁。第七章描绘列国是狂乱的野兽与非人的畸形存在。尽管它们自诩崇高，却非自主实体，仅行使着被赋予的派生权柄——终将接受亘古长存者的审判。启示文学强调，真正的现实是幕后运作的无形力量，在梦境与异象中比史册更清晰可辨。第十章同样在诠释历史事件，为下一章勾勒的史实赋予意义与洞见。

第十章着重描述了但以理个人的软弱与无力。以色列在列强面前同样显得无能且无助。波斯统治着犹太人，而第十一章中即将到来的希腊王国将更为可怖。这些势力冲击并消磨着圣徒们。它们的力量源自其天上的管理体系——那支配并定义每个国家的灵界军团。波斯强大的君王抵挡加百列，此后希腊的君王也将兴起。公羊暴怒；山羊因权柄而癫狂。

那些统治渺小以色列的强大国家背后，有着赋予其超自然力量、目标与胜利的强大灵界势力。但弱小的以色列拥有什么？一个不堪一击的侏儒仆从吗？不！以色列拥有大天使米迦勒——耶和华万军的统帅，将来将把巨龙从天界击落的那位。天界景象与尘世截然不同。尽管以色列弱小，他的天使却伟大而有力。列国的灵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因此，以色列必得胜！这正是犹太人获准回归故土重建——因加百列确认并坚固了大流士（11:1）圣殿的原因。在属灵层面，以色列已征服波斯，也必将征服希腊。

这确实“重塑”了他们的处境。加百列坚固了但以理——以及全体以色列人。但以理病了三个七日，呼应以色列末世论中按七年周期划分的时间。以色列将面临可怕而艰难的年周（正如但以理为三个七日哀伤），但在看不见的领域里，他们正赢得重大胜利。

基督徒同样在与执政的、掌权的争战。米迦勒仍在为教会征战。撒但已被那些不爱惜性命、不退缩于死亡之人击败——正如上帝的羔羊为圣徒流血（启示录第十二章）。在我们等待耶稣带着天使长的召唤回来，接我们上云与他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们专心祷告，忠实地遵守他的话语，向全世界宣扬他的福音，从而将迷失的人从罪恶和撒旦的无形束缚中解救出来。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深入思考

1. 你何时会感到无力或无助？那时你会做什么？你能做些什么？
2. 你正在与之抗争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些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吗？
3. 生命中真正的宇宙级争战是什么？
4. 基督徒被教导要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以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 6:10-18）。你如何参与这场宇宙级的争战？
5. 耶稣在这场属灵争战中是如何击败仇敌的（歌罗西书 2:15）？

第十五章

地上的战争

但以理书 11:1-12:4 展示了与第十章属灵现实相对应的世俗事物。从波斯时期（第八章的公绵羊）到希腊时期（公山羊），预言了地上将发生的事件。希腊时期的描绘足够详细，使人们能在事后确认——上帝的日程表正按计划推进。当这些事件发生时，犹太人尽管会遭遇狂妄的角兴起并亵渎上天，仍可保持信心。然而，未来并未以犹太人能预知后续人事的方式揭示，唯有在事后每节经文的意义才变得清晰。

已知历史¹

亚历山大大帝迅速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他死后，帝国被分封给四位将军（11:4）。这对应第七章飞豹的四重特征，以及第八章公山羊头上的四角。这四位将军中，有两位与以色列的命运密切相关：北部的塞琉古王国（叙利亚）和南部的托勒密王国（埃及）。这两个王国为争夺巴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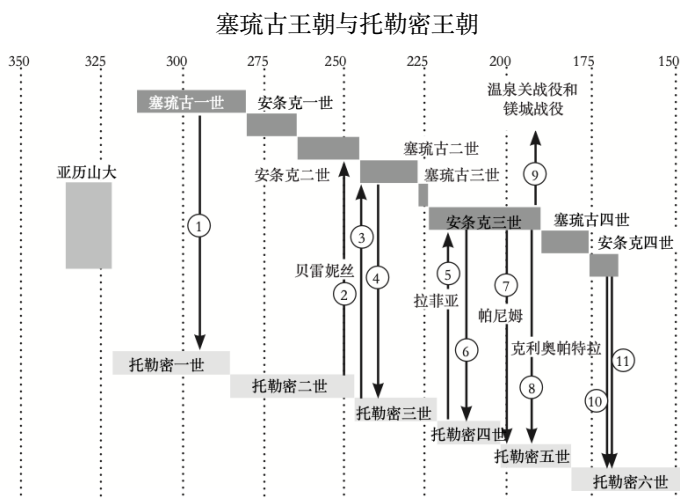
斯坦征战了数个世纪。图 18 展示了两个国王朝的更迭情况，其中标号记载了 11 个已知的关键历史事件。

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连合，南方王的女儿必就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她来的，并生她的，以及当时扶助她的，都必交与死地。

(11:5-6)

埃及的托勒密一世（南方王）最初掌控着巴勒斯坦，但塞琉古一世很快夺取了控制权。(1) 后来托勒密王朝重新吞并巴勒斯坦。(2) 公元前 250 年，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福斯的女儿贝勒尼基嫁给了安条克二世提奥斯。他们的儿子本

图 18



可同时统治叙利亚与埃及，但安条克的第一任妻子毒杀了这三人。这场联姻尝试就此失败。

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11:7-9）

(3)贝勒尼基之兄托勒密三世·欧厄尔葛忒斯攻打塞琉古二世并洗劫叙利亚。(4)塞琉古反击取得部分胜利，但托勒密仍掌控埃及。塞琉古二世的儿子是塞琉古三世与安条克三世（大帝）。

“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争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争战，摆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仆倒，却不得常胜。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11:10-13）

(5)公元前 217 年，托勒密四世与安条克三世在拉菲亚战役中交锋，安条克被迫撤退。

(6) 公元前 212 至 205 年间，安条克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11:14-16）

(7)公元前 198 年，安条克大帝赢得帕尼翁战役，使埃及统治约百年后，巴勒斯坦再度落入叙利亚掌控。历史不可阻挡地朝着第八章所述的小角——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的崛起推进。犹太人首次被记载参与其中。

他必定意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11:17）

(8)又一次试图通过政治联姻整合埃及与叙利亚。安条克大帝将其女克娄巴特拉许配给托勒密五世·伊庇法尼斯，企图操控埃及政局。然克娄巴特拉反助埃及。公元前 182 年托勒密五世去世后，克娄巴特拉摄政八年，直至其子托勒密六世继位。

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

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绊跌仆倒，归于无有。（11:18-19）

（9）公元前 196 年，安条克大帝将势力扩张至色雷斯时，引起了新兴强国罗马的注意。他无视罗马的威胁，直至公元前 191 年在温泉关战败；次年于马格尼西亚，卢基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再次羞辱性地击败了他。他于公元前 187 年去世。但以理预言中提及的外部势力暗示希腊王国并非终极王国（铁腿），另有势力在历史舞台的侧翼等候登场时机。

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忿怒，也不因争战。（11:20）

塞琉古四世菲洛帕托于公元前 175 年被首相赫利奥多罗斯领导的阴谋集团暗杀。其弟自马格尼西亚战役后一直被罗马扣为人质，此时归来。此人便是安条克四世埃庇法尼斯。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11:21）

安条克四世虽非王位继承人，却篡夺了政权。北方王与南方王的角逐最终因这个叙利亚人酿成圣徒们的巨大的苦难与迫害。这位安条克成为了人类权力对抗上帝的典型象征。

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君也必如此。与那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11:22-24）

篡位者安条克四世在政治上自我擢升，暴力镇压一切反对势力，甚至公元前 171 年处决了合法的大祭司奥尼亚斯三世。有人认为这位奥尼亚斯就是被剪除的受膏者（9:26）。

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争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11:25 - 28）

(10) 安条克于公元前 170-169 年入侵埃及。他洗劫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禁止日常献祭，并在那里设立偶像，即“那行毁坏可憎之物”。《马加比一书》的以下经文详细记载了这些行径：

安条克见自己的王位稳固，便决意要作埃及的王，好统治这两国。于是他率领大军入侵埃及，有战车、象队、马兵和大批舰队。他与埃及王托勒密交战，托勒密转身在他面前逃跑，许多人受伤倒地。他们攻取了埃及地的坚固城，安条克就掠夺了埃及地。

安条克征服埃及后，于一百四十三年班师回朝。他率重兵攻打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傲慢地闯入圣所，夺走金祭坛、灯台及其一切器具，又掠走陈设饼的桌子、奠祭的杯、碗、金香炉、幔子、冠冕和殿前装饰的黄金，剥尽一切宝物。他掳去金银和贵重器皿，又搜出所藏的财宝，满载而归。他行杀戮之事，口出狂言。以色列全地陷入深重哀恸，官长长老叹息，少女少男衰弱，妇女容颜憔悴。新郎悲歌而起，洞房中的新娘哀哭。连大地也为居民震动，雅各家都披上了羞辱。（马加比一书 1:16-28）

《马加比一书》与《马加比二书》的基调与精神对外邦君主充满敌意与贬抑。倘若但以理书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它几乎不可能如此简略且冷静地记述安条克的暴行。但以理似乎并未对该时期倾注情感。尽管细节准确无误，但以理书读来全然不似深受苦难的公元前二世纪犹太教产物。

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

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
联络背弃圣约的人。（11:29-30）

(11)两年后，安条克再度入侵埃及。罗马舰队介入干预，罗马执政官该犹·波彼留·莱纳斯向安条克发出最后通牒。安条克遂将矛头转向巴勒斯坦，致使部分犹太人背弃他们的上帝与传统。

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11:31-32）

政权总有力量施行迫害——这种力量常将麦子与糠秕分开——使全心敬拜上帝之人与趋炎附势之徒泾渭分明。

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仆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谄媚的话亲近他们。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静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11:33-35）

智慧的主题在但以理书中再次凸显。压迫正是彰显智慧的契机。但以理如此描述这一时期的动荡——这让人想起本书奠定范式第一章。到耶稣时代，那些继承“智者”

衣钵及武装反抗者的，便是在罗马和希律王朝统治下的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

末日时代

自但以理书 11:36 起，书中描述了历史未载却与安条克四世伊皮法纽（“神显者”）性格相符的事件。这与第十章中“似神者”米迦勒的形象形成对比。这两位究竟谁才是真神显现？谁才真正像神子（但以理书 3:25）？凡见过真正米迦勒的，伪饰者便无所遁形。

但以理书 11:40-45 所描述的事件明显不符合已知历史。安条克并未再次入侵埃及，也没有发生经文所述的战役，他最终死于叙利亚而非巴勒斯坦。但以理书 11:40 以 ‘etqets（“末时”）开篇，显然是在描述更晚时期的场景。该短语在但以理书中共出现四次（11:35；12:4,9）。或许从这里开始，本章的展望已经远远超出了安提阿古时期。但以理书 12:1-4 再次提到米迦勒的复活，死人也将随之复活。当米迦勒崛起时，最后的邪恶之王将突然终结，殉道的圣徒们将重获生命，终极的逆转，终极的平反，将会实现。

在路加福音 21:20-33 中，耶稣将公元 70 年圣殿的毁灭与世界末日联系起来；审判的第一击落在圣殿上。一位一世纪的基督徒可能曾预期，在这事件之后，末日将在那一代来临。但圣殿的倾覆仅仅是末日的开始——而迄今为止，从那一事件到末日的终结，已经过去了大约两千年。同样，君王们的敌对与战争将持续到末后的日子。这末日将以所有先前君王的终极对立面为特征，即终极的邪恶统治者；那些

如尼布甲尼撒、大流士和安条克四世等次终极的小角所预表的那一位。

安条克并非第七章中受天庭审判的小角。在第十一章中，他亦非终极势力，而是屡遭挫败、功亏一篑。第十一章崛起的强权是罗马。紧随第十一章的，是米迦勒的显现、死者的复活与历史的终结——这些都发生在终极势力而非受辱的安条克时代。但以理书 11:40-45 以 " 末期的时候 " 开篇，可能标志着预言中新的动向——但所描述的君王似乎延续了安条克的轨迹，与南方王争战。安条克与世界末日之间存在模糊地带，但这并不意味着但以理书将安条克视为末代君王。第十一章中，" 北方王 " 的称号至少指代四位不同人物（11:40 除外），" 南方王 " 则至少对应六位君王（见图 19）。所以，如果北方之王不是安条克，也就不足为奇了——叙利亚和埃及的所有国王在命名上都同属一系。但人们或许会问，为何未来的王要与南方王相争——这种敌对关系自罗马帝国时代起就已不复存在。

图 19

但以理书第章中的南方王与北方

经文	南方王	北方之王
5	托勒密一世	
6	托勒密二世	安条克二世
7		塞琉古三世
9	托勒密三世	
11	托勒密四世	安条克三世
14	托勒密五世	
25	托勒密六世	安条克四世

关于如何理解末后任意妄为之王，存在三种观点。批评者认为作者所指的安条克有误。第二种观点认为，北方与南方为争夺巴勒斯坦而进行的古老对抗将字面意义上重演。第三种观点将安条克视为历史上不断涌现的野心统治者与政府的原型——他们利用宗教与意识形态自我鼓吹。安条克是此类统治者恶意的例证，也是对未来的一种窥视——当模式重演，统治者强加其意志并支配教会时。因此，北方与南方的古老争斗具有典型性与象征性，预示着未来君王将展现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上帝的子民，即教会，将陷入交火之中。帕特森的表格再次有助于厘清这些问题（见图 20）。

那两只小角看似相似，实则并非完全相同。末七年的后半段表面上与七十个七年的其余部分浑然一体，但实际上却截然不同。铁腿看似象征罗马，但显然会持续存在直至

图 20

但以理书中的王国象征

章节	2	7	8	9（基尔）	10-12
巴比伦	金头	带翼的狮			
玛代波斯		侧卧的熊	公绵羊	重建法令	四王
希腊	青铜腹	四足豹，翼与首	公山羊	七个七：受膏者	威猛之王+继任者
安条克			小角		北方之王
罗马	铁腿，泥足	可怖的野兽		六十二个七	
末代恶王		小角		一个七	
终局国度	磐石	人子		终结	复活，福乐

终结之时，被上帝的国度碾碎。因此有两位重要的北方君王——安条克这小角像任何君王一样死去，而最后一位君王，即当圣徒承受国度时受审判的小角。

偶像崇拜与智者之争

但以理揭示，像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和安条克这类君王的傲慢将持续下去，直到最后一位与他们相似的君王兴起，将他们对上帝的蔑视态度推向极端。这将在智者教导众人、却仍有少数人跌倒之时发生。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但以理书 11:36-37）

未来的邪恶君王将自诩高于神明。然而人类始终需要崇拜对象，无法摆脱其崇拜的本性。

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但以理书 11:38-39）

这位未来的君王“不尊重任何神明，却要自我膨胀”。他将摒弃传统神明，转而尊崇“堡垒之神”。但这位君王实际上不敬奉任何神明。但以理不太可能通过承认伪神真能帮助君王来抬举它。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所谓的神明根本并非

超然存在，更像是尼布甲尼撒的金像，或是那道禁止向大流士以外任何对象祈祷的禁令。

“堡垒之神”实为战争的拟人化，其核心思想在于：他将无视其他神明，唯独尊崇战争；攻占城池将成为他的信仰；他将把这种信仰奉为至高无上的神明，视作夺取世界霸权的手段。关于这位被神化的战争之神，可以说他的列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从未有君王将战争当作宗教般供奉，将其奉为需要献祭一切——黄金、白银、宝石、珠玉……的神明。凭借这位先祖们闻所未闻的神明之力，他将如此横扫坚固要塞，以致那些承认其神威者，都将获得尊荣、权势与财富的赏赐。²

最终，世界征服者的傲慢将催生出一个拥有铁角铜爪的恐怖王国。其唯一信仰便是制造战争，与那些敬拜至高上帝及其圣子——为他们争战并在末世使其复活者的人们发生冲突。

但以理书 12:3 见证，那时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圣经其他经文中，希伯来语的“发光”一词含有劝诫、警告之意（传道书 4:13：“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光辉”一词仅在以西结书 8:2 出现过：“我观看，见有形像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精金”。智

慧人将发光/劝诫，并以此映照上帝的荣耀 —— 宛如繁星密布的璀璨天军。

这是但以理书的总结。上帝的子民将遭受敌对强权的压迫。这种压迫为圣徒智慧的彰显提供了契机，而其他人如尼布甲尼撒宫廷中的迦勒底人般寻求却不得要领，直到大逆转来临 —— 圣徒将从死里复活，承受永恒的国度。他们将如星辰般闪耀，反射上帝的荣耀，在智慧、统治与审判中成为他的形象。米迦勒守护上帝的子民直至复活之日。因此，人子（承受国度的那位）与至高者圣徒（受迫害、死亡又复活）的命运实为一体：他们如何，他也如何；他如何，他们又如何。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做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 5:24 - 29）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

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启示录 20:11-21:5)

深入思考

1. 面对逆境，你的智慧如何闪耀？
2. 世界大事是否让你心生疑虑？你如何应对这种疑虑？
3. 如果但以理书 11:40-45 描述的是基督再来之前的事件，那么基督徒届时将会经历什么（路加福音 21:25-28）？

第四部分

结语

但以理书还剩最后一章待研读。这部分展现了但以理所揭示的恢弘历史画卷的终章，以死者震撼性的复活与终极审判作为高潮收尾。

第十六章

离终结还有多久？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为全书作结。但以理在第六节中呼应了历史上所有殉道者的呼喊：“还要多久？”耶稣谈及但以理书及其关于耶路撒冷城的预言应验后，门徒们追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马太福音 24:3）。我们何时能见到人子驾云降临？如何知晓那时刻临近？那些为见证而受苦殉道者也从祭坛底下呼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申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启示录 6:10）。连天使也曾发此疑问（但以理书 8:13）。答案自然只能如人所料。

一载，二载，半载

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

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12:7）

圣徒必须忍耐一时、多时、半时。七十个七年的后半段正是人类历史当前的节点。如今，除了基督降临施行审判外，再无其他末世论意义上的重大事件有待应验。

然而但以理对此答案并不满意。他并未“明白”——bin，这是个智慧词汇。那位身着明亮细麻衣、映耀上帝荣耀、立于水上的存在，提供了更多计算时日的线索。他将两个事件间的历法定为 1,290 日，约合三年半外加半个月。随后他又祝福那些等候 1,335 日的人——即再多等约一个半月。

但以理在书卷末尾埋下这些“谜题”。当读者自以为领会了但以理的信息，选定第九章七种解读之一，准备合上书卷时，1,290 日和 1,335 日的出现又让我们陷入困惑。批评者认为作者原预期末日将在 1,290 日后降临；但这个预言过早，于是日期被延至 1,335 日。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基督徒团体推算末日，在山顶等候主来。但耶稣明言他将如贼般不期而至。公元前二世纪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现象？这就是数字不断上调的原因吗？非也。若此说成立，则但以理书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几乎与其希腊文译本同时问世。该书不可能如此迅速获得昆兰社团的正典地位——尤其当预言明显落空时！

更清晰的解释尚未出现——但这正是有意为之。这些晦涩的数字令读者困惑不已。这些突如其来的震撼让但以理的听众陷入混乱的状态。未来的神秘特性已被确立。但以

理书以一未解的奥秘（raz）作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传个达主旨：“别以为你已明白，其实你并不懂！只需保持忠诚与坚忍，上帝自会引领你渡过难关！”

智者

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但以理书首章所立的典范原则始终适用。外邦人将陷于混乱，依赖其文化中的智慧，“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12:4）。但智者会如星辰闪耀。“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静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惟独智慧人能明白”（12:10）。但以理书近乎最后的启示，正是智慧的超然地位与深远意义。历经一切，智者终将被识别、得安慰、悟透足够坚持的真理，并在末后得辩白与荣耀。

当耶稣用比喻讲完了道（马太福音 13:54），众人就希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呢？”这些比喻显明了他的智慧，他所行的神迹也是如此（马可福音 6:2）。它们是耶稣的奥秘（raz），他也提供了解释（pesher）。在智慧上，耶稣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位（马太福音 12:42）。“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驳不倒的”（路加福音 21:15）。他是基督徒所追随和效法的智慧者。对基督徒而言，基督是智慧的化身。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歌罗西书 2:3）。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

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哥林多前书 1:30 – 2:2）

既然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当有智慧。保罗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 5:15-17）

事实上，对于沉溺于无知与罪恶的世界而言，基督是上帝的 Raz —— 那伟大的奥秘（歌罗西书 2:2）—— 他的死与复活是需要解释的终极启示事件，需要一个解释（pesher）来宣告。这伟大的解释（pesher）就是福音 —— 而基督徒的使命是将这智慧之言带给全世界。福音的愚拙比世上的智慧更有智慧，上帝用它来羞辱这世上的哲人（哥林多前书 1:20 – 27；2:4；3:18 – 20；4:10）。世人跪拜自己制造的偶像，无论是金钱、享乐、权力还是东方博士的智慧。异教徒连续一个月专向大流士祈祷。他们亵渎上帝视为神圣的事物。他们以自造之物为荣夸口。他们发动军事征战 —— 一国要攻打国。他们组建社会并撰写新的“智慧”著作 —— 例如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而自始至终，上帝的智慧唯独显明在圣徒身上，那些属于驾云降临的人子的人。

基督徒啊，莫要畏惧向世界宣讲这智慧之言。他们能奈你何？若将你投入烈火，他必与你同在。若将你抛入猛

兽之群，他亦在那里。如果政府让你疲惫不堪，你还有比他们更强大的米迦勒。你们终将得证清白。所以要如星辰般闪耀——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 5:14）——让他们听见上帝的智慧。

深入思考

1. 不理解所有内容也没关系。圣经中哪些部分让你感到困惑和神秘？但你能清楚理解的圣经“大图景”是什么？
2. 世上有什么对你来说是神秘的？
3. 当解经者声称知道世界末日的日程时，你会怎么做？

结束语

我们对但以理书的研究现在已经结束了，但回顾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内容是有意义的。故事始于一场巨大的悲剧——耶路撒冷与圣殿的毁灭，永生之上帝的子民被掳至异国他乡。在那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以上帝赐的智慧震慑了暴君，获赐政府高层要职。

上帝用一个可怕的梦震撼了暴君——术士们的智慧却无法解释。唯有忠信的但以理能解答困扰国王的谜题。虽受压迫，圣徒们再次蒙恩；上帝的智慧彰显，使世上的智慧显得愚拙。

国王拒绝接受这来自上帝的启示，并强迫全天下效仿。最终上帝再次为圣徒伸冤，差遣神子从烈焰中施行拯救。

上帝不会容忍这位顽抗的君王，并预先警告他将面临可怕的审判。唯一能劝诫国王的，是那位信奉真实永生上帝的虔信者——最终再次得到印证。

随后出现了一位亵渎神明的君王，圣徒们再次在审判降临前预先发出警告。

此后，最后一个故事被讲述，以强调暴君与王国试图取代上帝并僭越神权的核心观点。再一次

地，但以理对上帝忠心的侍奉最终得到了昭雪。这个反复强调的真理显而易见 —— 终生虔诚侍奉主，你必将获得平反！

随后是关于未来的异象，带领圣徒历经战争与巨大苦难，直至最终的逆转 —— 死人复活，这正是从火窑与狮子坑中得救所预表的。

因此每位基督徒都可确信：尽管将会有战争与战争的风声、恐怖分子与迫害、列国的狂妄宣言、空洞承诺、虚假智慧，以及人类妄称神性，但最终基督徒的信仰必得彰显。所以务要坚定，忍耐到底，就必得救。

阿们，诚心所愿。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注释

第一章：如何阅读但以理书

1. This chiasm is from A. Lenglet, “La Structure Littéraire de Daniel 2 – 7,” *Biblica* 53 (1972): 169 – 90.
2. There are also two instances of quoted correspondence in Ezra and a single verse in Jeremiah.

第二章：为何选择叙事体和末世启示风格？

1. James A. Montgomery,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7), 66 – 76.
2. Tremper Longman III, Fictional Akkadian Autobiography (Winona Fictional Akkadian Autobiography Lake, Ind.: Eisenbrauns, 1991), 189.
3. John J. Collins, “Inspiration or Illusion: 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Book of Daniel,” *Ex Auditu* 6 (1990): 36.
4. Stephen Miller, Dani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1994), 318.

第三章：作为智慧书的但以理书

1. John Day, “The Daniel of Ugarit and Ezekiel and the Hero of the Book of Daniel,” *Vetus Testamentum* 30 (1980): 182.
2. And its cognate, patar.
3. Gerhard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trans. D. M. G. Stalk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2:302.
4. Ibid.
5. John J. Collins, “The Sage in the Apocalyptic and Pseudepigraphic Literature,” in *The Sage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John G. Gammie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90), 347.

第四章：范式

1.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53: “Their robust appearance, usually attained by a rich fare of meats and wine, is miraculously achieved through a diet of vegetables. Only God could have done it.” Longman argues that this proves their success is not attributable to the Babylonians.
2. Zdravko Stefanovic, “Daniel: A Book of Significant Reversals,”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30 (1992): 139–50.
3. Or, “the divine lady.”
4. William Shea, “Bel(te)shazzar Meets Belshazzar,”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26 (1988): 67–81.
5. John Calvin, *Daniel*,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20, trans. by T. H. L. Park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21.

第五章：尼布甲尼撒的头

1. Joyce G. Baldwin, *Daniel*,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75), 123.
2. A. Leo Oppenheim,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s., 46, (1956): 219.
3. See John H. Walton, “The Four Kingdoms of Daniel,”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29 (1986): 25–36. Walton presents an evangelical argument for the four kingdoms of Assyria, Media, Medo-Persia, and Greece.
4.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82.
5. John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30 (Waco, Tex.: Word, 1989), 58.

第六章：尼布甲尼撒的伟业

1. Hector I. Avalos, “The Comedic Function of the Enumerations of Officials and Instruments in Daniel 3,”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53 (1991): 581.

第七章：尼布甲尼撒的树墩（疯狂）

1. R. K.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1116. Despite Harrison’s firsthand account,

“monomania,” “boanthropy,” and “lycanthropy” are not clinical diagnostic categories in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R*,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2. Joyce G. Baldwin, *Daniel*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75), 110.
3. Sinclair B. Ferguson, *Daniel* (Waco, Tex.: Word, 1988), 102.
4. Baldwin, *Daniel*, 116.
5. It is probably a mistake to interpret the imagery here on the basis of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which might suggest that the birds represent Satan and the tree might be the bloated institutional church harboring reprobates and heretics. That reading ignores the imagery in Daniel.

第八章：墙上的字迹

1. A. Lenglet, “La Structure Littéraire de Daniel 2–7,” *Biblica* 53 (1972): 169–90.
2. John Calvin, *Daniel*, trans. T. H. L. Parker,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20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208–9.
3. See Joyce G. Baldwin, *Daniel*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75), 123. Baldwin argues that the event does have such an explanation: the king’s fear of Cyrus, and a drunken fantasy of human fingers pathologically transformed an ordinary steward’s note into an object of terror.
4. The following analysis is taken substantially from David Brewer, “Mene, Mene, Teqel, Uparsin: Daniel 5:25 in Cuneiform,” *Tyndale Bulletin* 42 (1991): 310–16.
5. The following material is taken from Kim Monroe, *Daniel 5*, cassette WBS 6/26, New Life Cassettes, 2003.
6. Baldwin, *Daniel*, 120.
7. The following is taken substantially from Al Wolters, “Untying the King’s Knots: Physiology and Wordplay in Daniel 5,”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0 (1991): 117–22.
8. *Ibid.*, 121.

第九章：崇拜人类

1. Herbert Schlossberg, *Idols for Destruction* (Nashville: Nelson, 1983), 47.

注释

2. Francis Schaeffer and C. Everett Koop,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Wheaton, Ill.: Crossway, 1983).
3. Dana Nolan Fewell, *Circle of Sovereignty* (Nashville: Abingdon, 1991), 10.

第十章：驾云者

1.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190.
2.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is theme, see Tremper Longman III and Daniel Reid, *God Is a Warrior*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3. Much in this discussion is taken from Vern Poythress, “The Holy Ones of the Most High in Daniel VII,” *Vetus Testamentum* 26 (1976): 208–13.
4. Jane Schaberg, “Daniel 7, 12 and the New Testament Passion-Resurrection Predictions,” *New Testament Studies* 31 (1985): 208–22.

第十一章：次末的小角

1. Daniel 7:8 reads *qeren 'ahari ze'erah*, “another small horn,” while 8:9 reads *qeren 'ahat mitse'irah*, “another horn from littleness,” seemingly a purposeful distinction. It would have been a simple matter to word these alike if the reader were meant to equate the two. Some scholars emend the text to forge just such an equation.
2. Richard Patterson, “The Key Role of Daniel 7,” *Grace Theological Journal* 12 (1991): 245–61.
3. Interestingly, commentators who explain Nebuchadnezzar’s dreams on psychological grounds do not diagnose Daniel here, although he exhibits symptoms of mental illness!

第十三章：卷轴上的字迹

1. Harold W. Hoehner, *Bibliotheca Sacra* 132 (1975): 47–65.
2. James A. Montgomery,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7), 397.
3. C. F. Keil,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Daniel* (Edinburgh: T. & T. Clark, 1877), 389.

4. Meredith Kline, "The Covenant of the Seventieth Week." In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ed. John Skilton (Nutley,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4), 452-69.
5. E. J. Young, *The Messianic Prophecies of Dani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4), 66-78.
6. Sinclair B. Ferguson, *Daniel* (Waco: Word, 1988), 203.
7.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225-30.

第十五章：地上的战争

1. See also Joyce G. Baldwin, *Daniel*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75); and Tremper Longman III, *Daniel*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2. C. F. Keil,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Daniel* (Edinburgh: T. & T. Clark, 1877), 466.

第十六章：离终结还有多久？

1. John J. Collins, "Inspiration or Illusion: 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Book of Daniel," *Ex Auditu* 6 (1990): 34: "The most plausible explanation . . . is that the date was recalculated when the first number expired."

拓展阅读

- Adams, Jay E. *The Time Is at Hand*.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66.
- Avalos, Hector I. "The Comedic Function of the Enumerations of Officials and Instruments in Daniel 3."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53 (1991): 580–88.
- Baldwin, Joyce G. *Daniel*.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75.
- Brewer, David. "Mene, Mene, Teqel, Uparsin: Daniel 5:25 in Cuneiform." *Tyndale Bulletin* 42 (1991): 310–16.
- Calvin, John. *Daniel*.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20. Translated by T. H. L. Park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 Camping, Harold. 1994. New York: Vantage, 1992.
- Day, John. "The Daniel of Ugarit and Ezekiel and the Hero of the Book of Daniel." *Vetus Testamentum* 30 (1980): 174–84.
-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II-R*.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 Driver, S. R. *Dani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 Ferguson, Sinclair B. *Daniel*. Waco, Tex.: Word, 1988.
- Fewell, Danna Nolan. *Circle of Sovereignty*. Nashville: Abingdon, 1991.
- Goldingay, John.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30. Dallas: Word Books, 1989.
- . " 'Holy Ones on High' in Daniel 7:18."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107 (1988): 495–501.

- Harrison, R. K.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 Keil, C. F.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Daniel*.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M. G. East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877.
- Lenglet, A. "La Structure Littéraire de Daniel 2-7." *Biblica* 53 (1972): 169-90.
- Longman, Tremper, III. *Dani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 . *Fictional Akkadian Autobiography*.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91.
- , and Daniel Reid. *God Is a Warrior*.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 Miller, Stephen. *Dani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1994.
- Montgomery, James A.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7.
- Newsom, Carol A. "The Past as Revelation: History in Apocalyptic Literature." *Quarterly Review* 4 (1984): 40-53.
- Oppenheim, A. Leo.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s., 46 (1956): 179-373.
- Patterson, Richard. "The Key Role of Daniel 7." *Grace Theological Journal* 12 (1991): 245-61.
- Poythress, Vern S. "The Holy Ones of the Most High in Daniel VII." *Vetus Testamentum* 26 (1976): 208-13.
- Pritchard, James B.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 Raabe, Paul R. "Daniel 7: Its Structure and Role in the Book." *Hebrew Annual Review* 9 (1985): 267-75.
- Rowley, H. H. "Meaning of Daniel for Today." *Interpretation* 15 (1961): 387-97.

- Schaberg, Jane. "Daniel 7, 12 and the New Testament Passion-Resurrection Predictions." *New Testament Studies* 31 (1985): 208–22.
- Schaeffer, Francis, and C. Everett Koop.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Wheaton, Ill.: Crossway, 1983.
- Schlossberg, Herbert. *Idols for Destruction*. Nashville: Nelson, 1983.
- Shea, William. "Bel(te)shazzar Meets Belshazzar."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26 (1988): 67–81.
- Stefanovic, Zdravko. "Daniel: A Book of Significant Reversals." *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 30 (1992): 139–50.
- Wolters, Al. "Untying the King's Knots: Physiology and Word-play in Daniel 5."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0 (1991): 117–22.
- Young, E. J. *The Prophecy of Dani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INDEX OF SCRIPTURE

Genesis

37:5-11-38
41-38

Exodus

12:46-91

Leviticus—28

21-24-91
22:20-91
25:8-12-141

Numbers—28

33:37-101

Deuteronomy—28

4:15-20-54
4:19-152
4:20-129
28:28-29-62
32:8-9-152
32:24-92
33:2-101

1 Samuel

2:1-98
15:23-84

2 Samuel

22:3-98

1 Kings

3:4-5-38
8-123

2 Chronicles

36-138

Ezra

1-138
5:17-138

Nehemiah

2:3-119
9-123

Esther—53

Job—19, 21, 22-23

Psalms

14:4-91
17:12-91
49:20-66
73:21-22-66
75:5-98
79:2-101
85:8-101
89:17-98
89:24-98
112:9-98
116:15-101
118:22-44
135:14-18-50
136-126

Proverbs—19, 21-22, 121

1:8-22

3:1-22

4:2-22

Ecclesiastes—19, 21, 121

3:18-21-66
4:13-170
8:1-19

Isaiah

24:21-23-152
43:2-54, 129
44:28-138
58:5-123
66:24-54

Jeremiah—123

4:7-92, 97
12:11-123
25:8-12-133
29:10-14-133
48:25-98
51:27-28-97

Ezekiel

1:26-28-150
8:2-170
14:1-5-84
14:12-20-7
17:3-4-97
17:11-12-97
21:28-32-54
28:1-3-7
28:3-19
32-54

INDEX OF SCRIPTURE

- Daniel—xiii, 1, 3,**
5, 14, 17–18, 19,
22–24, 25, 26,
30, 85, 95, 96,
103, 109, 117,
121, 122, 125,
128, 129, 141,
146, 154, 165,
170, 181, 185n5
(chap. 7)
1—1, 4, 25, 26, 35,
49, 90, 95, 122
1:6—90
1:2—102
1:2–4—76
1:4—28, 30, 91, 149
1:17—19, 30
1:20—26
2—3, 4, 7, 8, 20, 37,
41–43, 47, 48, 61,
65, 66, 69, 95,
96, 102, 114, 118,
147, 154, 168
2:7—4–5
2:4—95
2:19—25
2:31—47
2:35—44
2:38–39—102
2:41—41
2:43—41
2:44—100
3—4, 12, 26, 40, 45,
47–50, 52, 55, 63,
69, 71, 75, 81, 82,
122
3:1—48
3:2—48
3:2–18—49
3:3—48
3:5—48
3:7—48
3:8—47, 54, 92
3:12—48, 82
3:14—48
3:16–18—52
3:18—48
3:19—51
3:22—100
3:25—165
3:27—55
3:28–29—52, 54
3:29—100
4—4, 7, 20, 54, 57,
69, 70, 82, 97,
122, 124
4:1–3—31
4:8—48
4:9–12—65
4:11—65
4:13–17—58
4:16—62, 97
4:17—66, 101
4:19—31, 39
4:20–22—65
4:23—101
4:27—61, 122
4:30–32—60
4:30–33—45
4:33—58, 92,
97
4:34—63
4:34–37—125
4:36—25
4:37—63
5—4, 20, 30, 38, 69,
70, 72, 75, 82,
122, 128
5:4—48
5:5—72
5:6—75
5:8—77
5:11—19
5:12—76
5:13—70
5:16—76
5:22—79
5:28—42
5:31—25
6—4, 7, 26, 41, 47,
55, 69, 71, 81, 82,
89, 122
6:8—42
6:14—31
6:21–22—91
6:24—54, 81, 91, 92,
100
6:28—41, 42
7—4, 7, 8, 42, 43,
66, 69, 74, 92, 95,
96, 100–102, 106,
112–15, 117, 118,
122, 147, 154,
157, 166, 168
7:2—98
7:4—97
7:8—186n1 (chap.
11)
7:11–14—99
7:12—106
7:13—101, 115
7:13–22—44, 65
7:16–18—96
7:17–18—96, 101
7:18—77, 101
7:21—101
7:21–25—101
7:22—101–2
7:23—100
7:24—98
7:24–25—99
7:25—73, 74, 101–2,
104–5
7:25–27—105
7:27—101
7:28—107
8—42, 43, 95,
111–15, 117, 118,
122, 147, 157,
160, 168
8–11—111
8–12—4
8:5—98
8:7—112
8:8—112

- 8:9—186n1 (chap. 11)
8:13—118, 175
8:13—16—101
8:16—150
8:20—21—43, 98
8:23—25—112
8:24—101
8:27—118
9—22, 32, 102, 118, 121, 123, 128, 131—32, 146, 147, 149, 168, 176
9:1—3—132
9:1—20—121
9:2—132
9:4—121
9:4—5—121
9:10—121
9:15—125
9:17—123
9:18—19—125
9:21—150
9:21—23—131
9:23—27—73
9:24—124, 134
9:25—142
9:25—27—135
9:26—162
9:27—121
10—100, 122, 149, 154—55, 157, 165
10—12—118, 147, 168
10:1—25, 149
10:2—149
10:4—6—150
10:8—149
10:9—11—149
10:13—116
10:15—149
10:16—150
10:17—150
10:21—149
11—6, 41—42, 44, 74, 97, 115, 118, 122, 134, 147, 155, 166, 167
11:1—155
11:1—12:4—157
11:2—149
11:4—112, 157
11:5—167
11:5—6—158
11:6—167
11:7—167
11:7—9—159
11:9—167
11:10—13—159
11:11—112, 167
11:14—167
11:14—16—160
11:14—19—41
11:17—41, 160
11:18—42
11:18—19—161
11:20—161
11:21—161
11:22—24—162
11:25—167
11:25—28—162
11:26—30
11:29—30—164
11:31—32—164
11:33—35—165
11:35—165
11:36—112, 165
11:36—37—168
11:37—48
11:38—39—169
11:40—112, 165, 166
11:40—45—165, 166, 172
12—55, 122, 175
12:1—153
12:1—2—105
12:1—4—165
12:2—105
12:3—19, 170
12:3—4—21
12:4—165, 177
12:6—175
12:7—73, 176
12:9—165
12:9—10—21
12:10—177
- Habakkuk**
1:11—83
1:16—83
- Matthew**
5:14—179
6:24—84
7:24—27—45, 65
12:42—177
13:31—32—65
13:54—177
16:24—25—64
22:21—89
24:1—30—144
24:3—175
24:7—14—119
24:30—31—102
24:42—44—102
26:59—64—102
26:63—64—65
- Mark—104**
6:2—177
9:31—104, 105
- Luke**
1:67—69—98
8—61
11:19—22—152
15:17—60
20:14—19—44, 65
21:5—24—144
21:15—177
21:20—33—166
21:25—28—172
22:28—30—103
24:22—27—ix
24:44—47—106

INDEX OF SCRIPTURE

John

5:22–23—104
5:24–29—171
9—61
9:39–41—61
19:36—91

Acts

4:18–21—90

Romans

1—60, 62
1:18–25—78
1:27—62
6:5—27
9:30–33—45, 65
12:1–3—32

1 Corinthians

1:20–27—178
1:20–30—31
1:30–2:2—178
2:4—178
3:17—100
3:18–20—178
4:10—178
6:2—103
15:20–23—56

2 Corinthians

10:5—31

Ephesians

4:15–16—103
5:15–17—178
6:10–18—156

Philippians

3:7–8—84
3:18–21—84

Colossians

1:18—103
2:2—178
2:3—177
2:15—156
3:5—84

1 Thessalonians

4:13–18—171
4:16—153

1 Timothy

3:16—26

2 Timothy

2:11–12—103

Hebrews

11:32–34—33

1 Peter

1:10–12—ix
4:12–14—129
4:12–17—56
4:12–19—90

2 Peter

2:9–12—66

Jude

9—153

Revelation—14, 17, 18, 23, 67, 98, 106, 144

1:9—24
1:12–16—151
1:20—17
2:19—24
3:10—24
5:8—17
6:10—175
7:3–9—17
11:1–12—144
11:2—74
11:2–3—73
12—155
12:1–6—144
12:6—73
12:7–11—153
12:13–14—144
12:14—73, 74
13—106
13–14—67
13:1–10—24
13:5—73
13:11–18—49
13:14—49
13:18—17, 49
14:12—24
17—92
17:9—106
17:10–11—17
19:8—17
19:20–21—54
20:1–3—152
20:1–6—17
20:4–6—18
20:11–21:5—172
21:1–7—14

“终于有一套关于旧约的丛书，旨在提供可靠的解经、圣经神学，并聚焦于基督。这些书对牧师、传道人、教师以及许多努力理解如何阅读旧约的基督徒来说，应如沙漠中的吗哪。”——*Sinclair B. Ferguson*

“教会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是理解圣经众多部分如何共同构成一条以耶稣基督为高潮的‘故事线’……这套丛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其写作兼具深度与通俗性，值得广泛传播。”——*D. A. Carson*

四面受敌却满怀盼望

但以理书中的福音

“上帝揭示未来是为了影响当下。预言荣耀那位掌权者，激发信徒的信心，强化对上帝旨意成就的盼望，并推动人们悔改与成圣。这项对但以理书的研究突出了预言的这些核心要素。鉴于但以理书中充满神秘象征，并非所有读者都会认同施瓦布对某些细节的解读。但他的焦点清晰明确：上帝绝对的掌控力及实现他在基督里救赎目的的不懈决心，应当给予每个时代的上帝子民‘在敌对世界中的盼望’。”——*Michael P. V. Barrett*, 日内瓦改革宗神学院

乔治-M-施瓦布（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神学硕士、博士）是厄斯金神学院的旧约副教授。他还是一名教导长老和受过训练的圣经辅导师。Schwab 博士在旧约研究领域撰写了大量文章，并为《释经者圣经注释》系列供稿。